

周易守正

张吉华 著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北京·

前言

《周易》形成于先秦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典籍，如何解读《周易》经传文辞是易学研究的入门问题和首要问题。由于先秦时期没有直接遗留下说易解卦方法的文字资料，后人只能从其经传文辞中去窥探古人作易的思维方法，而秦汉以后的易家们由于一直对“象数理占”的多层关系看法不一，一直未厘清易卦的说易方式与易辞的解读方法，故而两千年以来的各种释易解卦方法，始终不能清楚地说明《周易》卦爻文辞的真实涵义。

《周易》未解，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从表面看是读不懂《周易》的卦爻辞，其实质是不知卦爻象与卦爻辞之间的逻辑关系，不明卦爻文辞解读卦爻符号的释易方法。笔者不才，但天赐良缘，真真切切地解开了《周易》内含的“先秦易理”，理顺了“象数理占”的各方关系。于是，笔者“十年磨一剑”，运用《周易》内含的原本说易解卦方法，释解《周易》经传文辞，从而形成本书的基本内容，于此名之以《周易守正》。

一、内容与特点

（一）一个内容，两个成果

读懂《周易》经传文辞需要两大学术研究上的突破，一是揭开《周易》千古象数谜底，系统地阐述原本的说易解卦的方法，完整地破解卦爻象与卦爻辞之间的逻辑关系；二是揭示古人“推天道以论人事”的思维方式，准确地阐述先秦义理依据的象数方法，彻底破解诸子百家由“形下象数”而至“形上义理”的逻辑思维。

本书不仅实实在在地解开了《周易》原本的象数原理，从《周易》经传文辞中挖掘整理出一整套古人原本的说易解卦方法，而且在释解《周易》经传文辞过程中，通过象数与义理的演绎机制，从象数易理的阴阳道德观念中，进一步寻找出“诸子百家”由“形下象数”而至“形上义理”的演绎路径，从而说明《周易》内含的象数思维方式是演绎我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思维脉络，说明易理思维是我国传统文化内涵的一个“思维密码”。

或许在读者看来，能实实在在地解开《周易》内含的象数易理，顺理成章地解读《周易》经传文辞，使《周易》不再是读不懂的“天书”，就已经是千年难求了，但在笔者看来，能运用《周易》内含的象数易理，继续探研传统文化蕴含的人文义理，厘清传统文化传承的思维脉络，才是写作此书的最终目的。

（二）主要内容，解卦释易

《周易守正》第一本，详细阐述了中华易理。全文包括三章内容，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先秦易理内容，挖掘整理了《周易》经传文辞内含的原本“说易解卦方法体系”，证明了是先秦易理演绎了《周易》的经传文辞，亦论亦证主要源自于《周易》文辞本身。通过对先秦易理源起与发展的探讨，说明了易理思维是中华文明的文化源头，是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思维方式，是中国人成其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通过对易理思维演绎阴阳道德文化观念的探讨，说明了象数易理酝酿了百家学说、发展了以“儒道互补”为基本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说明了“阴阳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和谐易理”是易学的理论精髓，为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

易卦及易传的详细文辞释解，将在《周易守正》其后两本中详细阐述。

（三）先秦易理，以图示之

本书附录3《六十四卦爻动数进易理演示图》，是笔者根据《周易》卦爻文辞之说易理念、解卦方法而作，是易理思维之原始代码，主要展示易卦阳动爻在二进制数理进退轨迹中的“动进回蓄”运行状态，按图解卦可对爻动数进一目了然。此图既是笔者依据自然数理卦序演示易道变化的工具，也是笔者道破“先秦易理”的基本依据。此图

解读的基本方法是“阳动入阴，阴静纳阳，阳进阴退，动进回蓄”。

以图演卦，化繁为简；正本清源，返朴归真。

二、创意与成书

（一）传统解卦，不明易理

《周易》卦爻文辞看似“文不在词，辞不在意”，实际上每一个字都是在借助着易卦的阴阳类象，叙述着易卦的爻动数进，蕴含着始终如一的爻动数理；《周易》经传文辞表面上是在述说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暗地里却是在以二进制数理的“进退之道”述说着客观世界的阴阳变化规律和人类社会的人文道德义理。

《周易》形成于先秦时期，有其自身一整套的说易解卦易理，后世读易之人由于不知先秦易理，或曲解先秦易理，也就不知卦爻辞为何要东拉西扯地说事，不知“吉凶悔吝”占卜断语之由来，更不知“传文”如何借助易卦的自然之理演绎出人类社会的人事之义。

先秦以后的读易之法，主要有“承乘比应”说、“易象互卦”说、“错综之卦”说。“承乘比应”说是着眼于阴阳爻位的关系，以相邻两爻“比”其相互之间的“承乘”关系，或以上体卦与下体卦“比”其对“应”关系，是以阴阳爻位关系释其卦义。“易象互卦”说是着眼于三

爻卦象的变化，是将其卦体六爻分解，以相邻三爻为一个新的卦象，使一卦变为几卦，一卦之象带出若干个卦象，这样便于以众多三爻卦象之义释其一卦之义。“错综之卦”说是着眼于卦体的错综变化，将一卦六爻的阴阳属性相反变化，由阳变阴，由阴变阳，形成“错卦”，或将一卦六爻全盘颠倒，由上而下，由下而上，形成“综卦”，这样一个六爻卦体可变为两个或四个六爻卦体，以便于以几卦之义释其一卦之义。

这些解易说法，有从卦爻中总结出来的，因为卦爻辞中有某些词，于是从这些词的爻位关系中引申出“法”；有从《说卦传》中衍生出来的，于是以象喻义，以义适卦，卦象不足便错综凑数。这些解易说法，由于长期以来对人们的解易理念影响至深，故也可称之为传统解易法。但传统解易法远不止这些，因为释不明《周易》文辞原义，于是所创颇多，各家解卦之法又各有特色，故此述而不尽。

（二）序卦释文，返朴归真

本书所使用的《周易》文本，主要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十大古典哲学名著丛书》之《周易》（1995年12月第1版），由宋朝朱熹注，并参以其他文本。所用、所参文本的卦序均是按《周易·序卦传》之序排定的，即“乾（䷀）、坤（䷁）、屯（䷂）、蒙（䷃）、需（䷄）、讼（䷅）、师（䷆）、比（䷇）……”；其一卦之内的爻位排列是初爻在前，上爻在后，即按“初、二、三、四、

五、上”序爻，亦即从下往上看卦体。这个卦序排列与爻位序次也就是所谓“世传本”的排卦序爻，是先秦以后两千余年《周易》文辞传世的“基本排序”，但遗憾的是这个“基本排序”不符合《周易》卦爻辞原本排卦、序爻、系辞的顺序。

考古显示，《序卦传》所依之卦序应该在西周时的数字卦时代便已产生（参见李学勤《周易溯源》，巴蜀书社2006年1月第1版），那时的卦序相应地也应该是筮卦之人在筮卦活动中按一定的筮卦方法产生出的筮卦之序，而《序卦传》作者从这筮卦之序中运用“非覆即变”的方式创制出一篇释易传文，演绎出一番儒家的人文义理，本是儒家传其解易理念的一个方式方法，无可厚非，但后世研易之人误认为这是《周易》卦爻文辞的说易之序，并将其作为《周易》文辞的“解卦之序”而长期误导读易之人。

《周易》经传文辞是按二进制数理的进退之道来叙述的，六十四卦之卦序也就是按二进制序数来排列的，即由坤（䷁）而剥（䷖），经小过（䷽）而大过（䷛），至姤（䷫）而复（䷗），再经颐（䷚）而履（䷉），履而泰（䷊）然后安，最后才由夬（䷪）而至乾（䷀）大卦。这个卦序表示卦中阳爻“自强不息”、“周流六虚”，从上爻位往下爻位动行，经过一进一退、曲折前行的方式，逐渐占领全部卦体爻位的爻动数进过程。这个卦序也是二进制自然数理的先天卦序，它既反映了卦爻辞的述辞原则，也是易卦取名、断卦释义的重要依据。《周易》卦爻文辞

是着眼于阳爻动行而言的，“阳动爻”是按二进制序数从上往下动进的，因此，《周易》原本爻位的排列是上爻在前，初爻在后，即按“上、五、四、三、二、初”序爻，亦即从上往下看卦体。其底爻谓之“初”，也是着眼于阳爻动行结果而言的。

《周易》按二进制数理解卦系辞，必然是按二进制序数排列卦序爻次。但世传本《周易》文辞按《序卦传》的“非覆即变”方式排卦序爻，这就使“传统解卦方法”一开始便搞乱了卦爻辞所依据的阴阳关系、爻位次序，找错了解卦的角度，失去了解易的方向，这是后世读易之人乐于以象解易的一个重要原因。本书按《周易》二进制序数排卦序爻，正本清源，首先在形式上就还《周易》以本来面目，保证能正确解读出《周易》经传文辞的象数依据。

本书使用的主要工具书是《说文解字》与《辞海》。《说文解字》是东汉许慎著的我国古代第一部流传至今的系统性字书，是研究中国文字学的基本文献。本书所用《说文解字》版本系天津市古籍书店影印，1991年6月第1版。

《说文解字》沿袭“伏羲文画八卦”之说，所释字义往往从先秦易理角度着眼，在这个问题上，后世研易的训诂人士似乎都有所忽略。如《说文》释“六，易之数，阴变于六（三），正于八（䷋）”，释“七（三），阳之正也”。“易之数”当指二进制序数，非人们通常理解的十进制数，否则就没有必要特别说明所释字义是从易之数角度而言的。所谓“阴变于六”，是言“六”变而为“七”，

而“七”乃纯阳之卦、无阴之爻，故也释“七”为“阳之正也”。所谓阴“正于八”，是以序数八为地山谦（䷎）卦言之，从上体卦看，序数八恰是“八卦”的一个轮回，又回到了序数〇的“地”（䷁）卦位，三爻皆阴，也可谓之“阴之正”。换言之，“先天八卦”之“地”卦，其数为〇，三爻皆阴，谓之“阴之正卦”，而“先天八卦”之“天”卦，其数为七，三爻皆阳，谓之“阳之正卦”。此番释义符合《周易》卦爻文辞的爻动数进原理，这为后人解读《周易》卦爻文辞在方法上提供了一定的指导性。

《辞海》是现代汉语运用的基本辞书，综其古今之字义，序其本义与引申义，可拓展对字词义的理解。本书所用版本系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1977年11月第1版。

释解《周易》经传文辞，免不了要识文断字，但查其字书、识其字义还远远不够。一般而言，分清字词的原始义与引申义，以便断其卦爻文字的确切含义，这是最起码的识字释义工作。但在易辞中，尤其是在卦爻辞中，文中之义往往不在字义本身，需要结合一定卦体爻位的阴阳属性和一定卦时的爻动数进情况来判断文辞所述意义，往往是以其引喻之义来释解易文。所谓引喻之义，是指从卦爻文辞对客观世界的描述中，引申出易卦各爻的阴阳属性，再以其爻动数理比喻出人文义理。对客观世界的描述是卦爻文辞的字词之义问题，而引申出的阴阳爻动以及由此比喻出的人文义理是卦爻文辞的易辞之义问题。

如一卦中言其“石”与“木”，则“石”喻阳、

“木”喻阴，是以物体硬度分其阴阳；若一卦中言其“石”与“金”，则“石”为阴“金”为阳，仍是以物体硬度分其阴阳。“石”与“木”、“石”与“金”既指自然之客观实象，也含有易卦之阴阳易象，释辞解义不可沉迷于“实象”而忘了“易象”。“文词”是描述其自然实象、客观对象，“易辞”是叙述其易卦中的阴阳变动情况，二者不可混淆。因此，解读“易辞”，既要“识文断字”，也要“喻义识辞”，并以文辞之阴阳属性辨其易卦之阴阳关系，否则即使堆积起一大堆字词文义，也不知“易辞”所云。

传统解易方法之所以不能解读《周易》文辞，与所用的象数解读方法自然有关，也与识字断文方法有很大关系。关于经文卦爻辞的解读，由于先秦易文是解读对象，人们多以两汉及其以后的易家说易为依据，由于这些易家之说多半限于字词训诂之义，未及文辞的阴阳爻动关系，或不能正确地解读易卦的阴阳爻动关系，故而以他们之说为说，虽然能搞懂字词本身文义和演变文义，却读不懂《周易》卦爻文辞的含义。因此，本书不以他们之说为说，而是紧紧抓住字词文义与卦体象数之间的逻辑关系释解易义，这也是本书释易方法与传统解易方法的一个重大区别。

（三）解卦识易，把握角度

《周易》经传文辞内含着二进制数理，只要把握好解读角度，就会迎刃而解。这个“解读角度”就是沿着二进

制序数的进退轨迹去“倚数类象”地解经读传。人们的难点不在于“类象”，而在于“倚数”；“倚数”之难不在于深奥，而在于巧妙。尽管早在一千年前的宋朝就有易家排出了易卦中的二进制数理，但人们多从静态角度用二进制“数序”去排名序卦，没从动态角度去认识二进制“序数”的进退方式。而这个“序数”运行的进退方式，正是《周易》卦爻文辞的核心理念，因而也是说易解卦的基本方法，搞懂就可入门，仅此一层窗户纸。

1997年，笔者就是凭借着对这“倚数”问题的一丝猜想，捅破了这层窗户纸，撞开了《周易》难开的大门。但为谨慎起见，笔者随后花了几年功夫去说文解字，才把全部经传文辞中一字一词的“象数依据”释解出来，并由此形成了几十万字的释易文稿。尔后，笔者又陆续解读了先秦文献的一些相关文辞，弄清楚了“诸子百家”言辞与《周易》经传文辞如出一辙，都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运用同一种象数思维方式演绎着各自的人文义理。因此，笔者有充足的理由和依据确言：已完全解开了古人作易的千古象数谜底。

《周易》的象数原理于解易方法可谓之“倚数类象法”，或曰之以“爻动数进说”。远古先民由结绳记事而生“易理”，经伏羲画卦、文王演易而得“易卦”，自始至终都源于同一个象数原理。笔者从“先天卦序”中的阳爻动进轨迹入手，搞清楚了易卦中“阳动入阴，阴静纳阳，阳进阴退，动进回蓄”的二进制数理进退规律，于是

严格按照“象数相因”与数理逻辑相结合的方法解读《周易》的全部经传文辞，终于比较圆满地完成了《周易》原本说易解卦方法的挖掘整理工作，并以此整套说易理论、解卦方法释读《周易》、《归藏》、《道德经》、《论语》、《春秋筮案》等先秦文辞，证明这一说易解卦方法的正确性，证明凡属先秦之“易文”皆可释解。

为了向世人公布对《周易》原本象数原理的发现，笔者自2001年起先后完成了一系列专题性论文，如《〈周易〉内含的象数理论体系》、《〈周易〉象数思维方式演绎中国传统文化》、《象数解读：“坤一剥一复一乾”卦爻辞》、《象数解读：太极一八卦一序卦》、《象数解读：三十六计》等，在一些专业网站上以《〈周易〉再也不是读不懂的“天书”》为题发表了所作系列论文和诸多相关文章，同时在互联网上建立了多个“读懂周易”博客。笔者既公布了《周易》原本说易解卦方法，也公布了《周易》卦爻辞的原本序文，以及部分卦爻、小象文辞的释解例文，为读者提供了读懂《周易》经传文辞的充分条件。

《周易》原本的说易解卦方法，源于先秦的大众性思维方式，但秦汉以后逐渐形成的另类说易解卦方法，尽管不能正确地解读《周易》经传文辞，却以“传统”自居，长期以来对人们的易理思维、易学思想束缚严重，影响极深。笔者深切地感受到要让人们重新接受这原本理论有一个过程，于是将多年来的手写释易文稿整理成书，以其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周易》原本说易解卦方法的正确性，

以其完整的释易专著阐述《周易》全部经传文辞的象数原理、易理依据。

三、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一）《周易》的失传与承传

《周易》“倚数类象”的说易解卦方法在秦汉以后逐渐失传，以致人们后来无法确切地读懂《周易》经传文辞，相应地也不知其他先秦文献中的义理思想也来自象数思维的演绎。究其基本原因，自然是社会的发展促使思维方式的变化，人们已然不知古人的思维方法，无法用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去认知古人创造的精神文化。

《周易》卦爻文辞虽是象数思维的产物，却主要限于占卜断语。“倚数类象”的思维形式并非神秘，本是民族性的大众思维，但作为占卜文化需要人们在心理上虔诚以待，故而在操作形式上尽可能地“神其术”。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实生活日益丰富多彩，对于占卜活动，人们需要更加复杂、更能“神其术”的占筮方法。于是，随着“百家争鸣”引发的由象数逻辑思维形式向现代逻辑思维形式的逐渐转型，人们便逐渐背离了《周易》的二进制进退数理，舍弃“倚数类象”的断卦方式，改“类象为象”，以象喻义，随意解卦。随之而起的汉易繁象便自然成了新一轮占筮方法的主要特色，久而久之，人们便不知《周易》

卦爻辞从何而来了。

人们后来虽然也努力寻求《周易》卦爻辞的原本说易解卦方法，但由于脱离了象数思维方式，始终南辕北辙、无济于事。在《周易》象数原理失传后，对于象数思维演绎的先秦文献（含《易传》）义理思想，人们便只好用现代逻辑语义去解读，这虽然也有可能较好地解读其文义，但毕竟不能准确地把握其意蕴，容易望文生义。

然而，作为人类启蒙意识的童年文化，《周易》有着人类本能性的理想和追求，人类社会虽然不断向前发展，但总是留着最初的文化烙印。象数思维作为思维方式的形式失传了、丢失了，但作为思维方式的内容部分却在人们的概念、范畴等意识观念以及风俗、习惯等行为方式中遗传下来。如果说《周易》失传了，那也仅仅是《周易》倚数类象的解卦系辞方法的失传。所谓《周易》天机之说，也主要是指《周易》的象数思维形式而已，作为《周易》义理的象数思维内容，却从来没有失传过。因为象数思维方式孕育的儒道思想、“百家学说”所形成的文化概念、思维范畴，始终在中国文化传统的承传中绵延不绝。因此，《周易》既失传了，又没有失传。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才能重新认识它。

改革开放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逐渐复苏，时下以儒道为首的诸子学说备受人们关注，各种解经、读经活动也热闹非凡，这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无疑是有益的，但在解读的方法上似也成了一个争鸣的话题。于此，

我们应该牢记的是，人们在经历了语录热潮与“两个凡是”之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英明论断，对于今天的解经、读经活动而言，仍然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理论主要以经学形式传承下来，人们热衷于解读经文中的“微言大义”，既与以象数思维演绎人文义理的治易方式有关，也与长期不解《周易》象数原理有关。其实，《论语》所言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并非是指孔子仅在“微言”中述其大义，在学术上或实践上无新的作为，而是指孔子在依据象数思维演绎人文义理时，从中引“述”出符合自己价值取向的思想观点，而又不偏离古易思维方式去另搞一套做法，因为孔子相信与喜好古人流传下来的象数思维方式。换言之，孔子是遵循古易的思维方式而“述”其自己的思想观点，是借其“微言”中的思维方式以抒发现实生活中的人生大志，这事实上也是在讲述孔子对待传统文化的方式与态度，涉及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问题。因此，解读先秦文献，不能囿于只言片语的圣人语录，也不能搞“凡古必真，凡汉皆是”的“两个凡是”，而应该搞清楚古人之所以这样说话的思维方式及其理论体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先哲圣人学说，科学地把握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而易理思维便是开启这扇大门的原配钥匙。

当然，对于易学的易理思维本身而言，同样需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其科学理论及其理论体系。眼下，

这一问题尤显突出、急迫、重要。

（二）《周易》的文化性质

《周易》起源于远古先民结绳记事的文化初创活动，承接于伏羲画八卦与文王演易理之事，形成于“百家争鸣”的思想创造与义理发展之需。故而《周易》之“易理”于缘起之时并非为占卜所创，也非为占卜之物。伏羲始画八卦是否因于筮占，而今很难考证，但作为一种“书契”的文化创造与发展却是实实在在的。龟卜先于筮占，以及上千年的“龟卜文化”统治，足以说明筮数文化从源头上、本质上讲并非为占卜文化。

自文王演易始，筮数文化正式为占卜文化所运用，在其后西周以后的近千年历史中，筮数文化逐渐扮演着占卜文化的主角，演绎出占卜史上更加绚丽的舞剧。随着筮数文化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普及，筮数文化的本质属性和内在的思维方式也大放异彩，推动着人们的思想创造活动。一份义理弥足珍贵，促成了“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思想传统。

从文化传统看，《周易》所内含的思维方式，是中国人成其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虽在一定时期内为占卜文化所用，但也是一种文化的发展性、先进性的表现。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筮数文化被应用于占卜活动，而又最终取代“龟卜文化”，是先进文化战胜落后文化的表现。

就《周易》典籍而论，从形式上看，《周易》经文确

是一部筮占之书，深深地打上了占卜文化的时代烙印；但从本质上讲，无论是《周易》经文内含的思维方式，还是《周易》传文叙述的人文义理，都不愧为一部人类社会的哲学文化书籍。

因此，《周易》的文化性质具有二重性，既是一本在形式上讲占卜的书，也是一本在思想上讲哲理的书，故而本质上是哲学性质。

（三）解开《周易》奥秘的重大意义

《周易》由“易理”而至“文辞”的发展过程，说明今日之《周易》是几千年前远古先民文化创造活动的一个真实记录，是中国人文化创造中的一份辉煌的财产，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化的一份特殊贡献。同时，也说明《周易》是一份实实在在的文化发展产物，既非为“上轮人类文明遗产”，也非为“外星人所赐的礼物”。

《周易》由“易理”而至“文辞”的发展过程，说明只有弄懂易理，才能读懂《周易》；说明两千年来的象数与义理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纷争，是因为没有弄懂《周易》易理的结果；说明过去传统解易方法由于读不懂《周易》，给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说明《周易》用于占卜是当时那个时代的局限性，而义理才是《周易》本质之所在、生命力之所在。

《周易》由“易理”而至“文辞”的发展过程，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触摸性和可继承性；说明继承传统文

化、发扬传统文化精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周易》象数原理的解密，开启了明明白白解读《周易》经传文辞的道路，为易学研究扫除了关键性的解读障碍，是学界期待已久的彻底性突破，易学研究也将由此迈上一个新台阶，有着划时代的学术意义。这项“考古”发现，有利于驱散《周易》身上的迷雾，正确地识易，科学地用易；有利于重新领会古人“善为易者不占”的真言，走出“易占”以卦代卜、以象喻义的误区，回归人类的逻辑思维大道，有理有据地预测未来。

中国的和平崛起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复兴，当下的国学兴起迫切要求读懂《周易》，《周易》的和谐易理精神有利于今天的“和谐社会”建设。毋庸置疑，“好易者”们已经感受到了这时代的呼唤。笔者相信，但凡易学爱好者，一旦读懂本书所述说易解卦方法，定会相信《周易》已解，定会与笔者同庆这“盛世出易”而欢欣鼓舞。当然，兹事体大，对《周易》原本说易解卦方法的归纳总结，笔者只是先行一步而已，至于“精准”，还有待广大易学爱好者完善，尤其是《周易》内含的象数思维方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生发展、演绎路径问题的探讨，更有待于大家共同研究。本书于释解《周易》经传文辞中的谬误在所难免，作者也为此诚惶诚恐，敬望广大读者斧正。

本书所述全部的内容，均为笔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出版社的观点。

目 录

《周易·经文》原文	01
《周易·传文》原文	59
第一章 先秦易理与解读方法	83
第一节 易理与运用——易学研究的基本内容	84
第二节 爻动与数进——易理演绎的基本法则	96
第三节 倚数与类象——易卦解读的操作方法	105
第四节 占卜与义理——说易解卦的价值取向	116
第五节 卦情与爻情——周易文辞的语词概念	128
第六节 太极与八卦——说易解卦的热点话题	141
第二章 易理源起与易学发展	161

第一节	结绳造就了伏羲文王	162
第二节	中文数符的象数易理	169
第三节	经传文辞的渐次形成	176
第四节	后世易学的继承发展	184
第三章	中华易理与文化传统	193
第一节	阴阳道德种下文化内核	194
第二节	儒道互补构建文化格局	206
第三节	百家争鸣演绎文化传统	215
附录		229
附录1	新编《先天序卦传》	229
附录2	易理解读《三十六计》	236
附录3	六十四卦爻动数进易理演示图	264



《周易·经文》原文

《周易》是以象表数、以数言理、以理演义，二进制数理为其理论核心。卦爻辞表面上是在描述大千世界，实际上是在运用阴阳类象叙述着二进制数理的进退运行规则。其卦间次序是由坤（䷁）而剥（䷖），至姤（䷫）转复（䷗），再由复（䷗）而颐（䷚），至泰（䷊）而乾（䷀）；其卦内爻序是由上而下，上爻起始，初爻归终。本书以“二进制数序”排卦，将“世传本”《周易》的卦爻辞重新排列，还其本来面目，以便解读。

《经文》目录

第一卦	坤为地	000 000 = 0
第二卦	山地剥	000 011 = 1
第三卦	水地比	000 010 = 2
第四卦	风地观	000 011 = 3
第五卦	雷地豫	000 100 = 4
第六卦	火地晋	000 101 = 5
第七卦	泽地萃	000 110 = 6
第八卦	天地否	000 111 = 7
第九卦	地山谦	001 000 = 8
第十卦	艮为山	001 001 = 9
第十一卦	水山蹇	001 010 = 10
第十二卦	风山渐	001 011 = 11

第十三卦	雷山小过	001 100 = 12
第十四卦	火山旅	001 101 = 13
第十五卦	泽山咸	001 110 = 14
第十六卦	天山遁	001 111 = 15
第十七卦	地水师	010 000 = 16
第十八卦	山水蒙	010 001 = 17
第十九卦	坎为水	010 010 = 18
第二十卦	风水涣	010 011 = 19
第二十一卦	雷水解	010 100 = 20
第二十二卦	火水未济	010 101 = 21
第二十三卦	泽水困	010 110 = 22
第二十四卦	天水讼	010 111 = 23
第二十五卦	地风升	011 000 = 24
第二十六卦	山风蛊	011 001 = 25
第二十七卦	水风井	011 010 = 26
第二十八卦	巽为风	011 011 = 27
第二十九卦	雷风恒	011 100 = 28
第三十卦	火风鼎	011 101 = 29
第三十一卦	泽风大过	011 110 = 30
第三十二卦	天风姤	011 111 = 31
第三十三卦	地雷复	100 000 = 32
第三十四卦	山雷颐	100 001 = 33
第三十五卦	水雷屯	100 010 = 34
第三十六卦	风雷益	100 011 = 35

第三十七卦	震为雷	100 100 = 36
第三十八卦	火雷噬嗑	100 101 = 37
第三十九卦	泽雷随	100 110 = 38
第四十卦	天雷无妄	100 111 = 39
第四十一卦	地火明夷	101 000 = 40
第四十二卦	山火贲	101 001 = 41
第四十三卦	水火既济	101 010 = 42
第四十四卦	风火家人	101 011 = 43
第四十五卦	雷火丰	101 100 = 44
第四十六卦	离为火	101 101 = 45
第四十七卦	泽火革	101 110 = 46
第四十八卦	天火同人	101 111 = 47
第四十九卦	地泽临	110 000 = 48
第五十卦	山泽损	110 001 = 49
第五十一卦	水泽节	110 010 = 50
第五十二卦	风泽中孚	110 011 = 51
第五十三卦	雷泽归妹	110 100 = 52
第五十四卦	火泽睽	110 101 = 53
第五十五卦	兑为泽	110 110 = 54
第五十六卦	天泽履	110 111 = 55
第五十七卦	地天泰	111 000 = 56
第五十八卦	山天大畜	111 001 = 57
第五十九卦	水天需	111 010 = 58
第六十卦	风天小畜	111 011 = 59

第六十一卦	雷天大壮	111 100 = 60
第六十二卦	火天大有	111 101 = 61
第六十三卦	泽天夬	111 110 = 62
第六十四卦	乾为天	111 111 = 63

第一卦 坤为地 000 000 = 0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象》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后顺得常。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安贞之吉，应地无疆。

《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象》曰：龙战于野，其道穷也。

六五：黄裳元吉。

《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誉。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

《象》曰：含章可贞，以时发也。或从王事，知光大也。

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象》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不习无不利，地道

光也。

初六：履霜，坚冰至。

《象》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

用六：利永贞。

《象》曰：用六永贞，以大终也。

第二卦 山地剥 000 001 = 1

剥：不利有攸往。

《象》曰：剥，剥也，柔变刚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长也。顺而止之，观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

《象》曰：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上九：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

《象》曰：君子得舆，民所载也。小人剥庐，终不可用也。

六五：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

《象》曰：以宫人宠，终无尤也。

六四：剥床以肤，凶。

《象》曰：剥床以肤，切近灾也。

六三：剥之，无咎。

《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六二：剥床以辨，蔑贞凶。

《象》曰：剥床以辨，未有与也。

初六：剥床以足，蔑贞凶。

《象》曰：剥床以足，以灭下也。

第三卦 水地比 000 010 = 2

比：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

《象》曰：比，吉也；比，辅也，下顺从也。原筮元永贞，无咎，以刚中也。不宁方来，上下应也。后夫凶，其道穷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

上六：比之无首，凶。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终也。

九五：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

《象》曰：显比之吉，位中正也。舍逆取顺，失前禽也。邑人不诫，上使中也。

六四：外比之，贞吉。

《象》曰：外比于贤，以从上也。

六三：比之匪人。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伤乎。

六二：比之自内，贞吉。

《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

《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第四卦 风地观 000 011 = 3

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

《象》曰：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象》曰：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

上九：观其生，君子无咎。

《象》曰：观其生，志未平也。

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

《象》曰：观我生，观民也。

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象》曰：观国之光，尚宾也。

六三：观我生，进退。

《象》曰：观我生进退，未失道也。

六二：窥观，利女贞。

《象》曰：窥观女贞，亦可丑也。

初六：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

《象》曰：初六童观，小人道也。

第五卦 雷地豫 000 100 = 4

豫：利建侯行师。

《象》曰：豫，刚应而志行，顺以动，豫。豫顺以动，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师乎？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

《象》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

上帝，以配祖考。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长也？

六五：贞疾，恒不死。

《象》曰：六五贞疾，乘刚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六三：盱豫悔，迟有悔。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当也。

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

《象》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

初六：鸣豫，凶。

《象》曰：初六鸣豫，志穷凶也。

第六卦 火地晋 000 101 = 5

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

《象》曰：晋，进也。明出地上，顺而丽乎大明，柔进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也。

《象》曰：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

上九：晋其角，维用伐邑。厉吉无咎，贞吝。

《象》曰：维用伐邑，道未光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庆也。

九四：晋如鼫鼠，贞厉。

《象》曰：鼫鼠贞厉，位不当也。

六三：众允，悔亡。

《象》曰：众允之志，上行也。

六二：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

《象》曰：受兹介福，以中正也。

初六：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

《象》曰：晋如摧如，独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第七卦 泽地萃 000 110 = 6

萃：亨，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象》曰：萃，聚也。顺以说，刚中而应，故聚也。王假有庙，致孝享也。利见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顺天命也。观其所聚，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象》曰：泽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上六：赍咨涕洟，无咎。

《象》曰：赍咨涕洟，未安上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九四：大吉，无咎。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当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变也。

初六：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为笑；勿恤，往无咎。

《象》曰：乃乱乃萃，其志乱也。

第八卦 天地否 000 111 = 7

否：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

上九：倾否，先否后喜。

《象》曰：否终则倾，何可长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当也。

九四：有命无咎，畴离祉。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六三：包羞。

《象》曰：包羞，位不当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象》曰：大人否亨，不乱群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

《象》曰：拔茅贞吉，志在君也。

第九卦 地山谦 001 000 = 8

谦：亨，君子有终。

《象》曰：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

《象》曰：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

上六：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

《象》曰：鸣谦，志未得也。可用行师，征邑国也。

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六四：无不利，撝谦。

《象》曰：无不利，撝谦，不违则也。

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

《象》曰：劳谦君子，万民服也。

六二：鸣谦，贞吉。

《象》曰：鸣谦贞吉，中心得也。

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

第十卦 艮为山 001 001 = 9

艮：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相背故

也。无咎。

《象》曰：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敌应，不相与也。是以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上九：敦艮，吉。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终也。

六五：艮其辅，言有序，悔亡。

《象》曰：艮其辅，以中正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象》曰：艮其身，止诸躬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厉薰心。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

《象》曰：不拯其随，未退听也。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贞。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第十一卦 水山蹇 001 010 = 10

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

《象》曰：蹇，难也，险在前也；见险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利见大人，往有功也；当位贞吉，以正邦也。蹇之时用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上六：往蹇来硕，吉，利见大人。

《象》曰：往蹇来硕，志在内也。利见大人，以从贵也。

九五：大蹇朋来。

《象》曰：大蹇朋来，以中节也。

六四：往蹇来连。

《象》曰：往蹇来连，当位实也。

九三：往蹇来反。

《象》曰：往蹇来反，内喜之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象》曰：王臣蹇蹇，终无尤也。

初六：往蹇来誉。

《象》曰：往蹇来誉，宜待也。

第十二卦 风山渐 001 011 = 11

渐：女归吉，利贞。

《象》曰：渐之进也，女归吉也。进得位，往有功也。进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刚得中也。止而巽，动不穷也。

《象》曰：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

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

《象》曰：其羽可用为仪，吉，不可乱也。

九五：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

《象》曰：终莫之胜，吉，得所愿也。

六四：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象》曰：或得其桷，顺以巽也。

九三：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

《象》曰：夫征不复，离群丑也。妇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御寇，顺相保也。

六二：鸿渐于磐，饮食衎衎，吉。

《象》曰：饮食衎衎，不素饱也。

初六：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

《象》曰：小子之厉，义无咎也。

第十三卦 雷山小过 001 100 =12

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象》曰：小过，小者过而亨也。过以利贞，与时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刚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飞鸟之象焉。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顺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过。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

上六：弗遇过之，飞鸟离之，凶。是谓灾眚。

《象》曰：弗遇过之，已亢也。

六五：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象》曰：密云不雨，已上也。

九四：无咎，弗过遇之，往厉必戒，勿用永贞。

《象》曰：弗过遇之，位不当也。往厉必戒，终不可长也。

九三：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

《象》曰：从或戕之，凶如何也。

六二：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过也。

初六：飞鸟以凶。

《象》曰：飞鸟以凶，不可如何也。

第十四卦 火山旅 001 101 =13

旅：小亨，旅贞吉。

《象》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止而丽乎明，是以“小亨，旅贞吉”也。旅之时义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留狱。

上九：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

《象》曰：以旅在上，其义焚也。丧牛于易，终莫之闻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

《象》曰：终以誉命，上逮也。

九四：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

《象》曰：旅于处，未得位也。得其资斧，心未快也。

九三：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伤矣。以旅与下，其义

丧也。

六二：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

《象》曰：得童仆贞，终无尤也。

初六：旅琐琐，斯其所取灾。

《象》曰：旅琐琐，志穷灾也。

第十五卦 泽山咸 001 110 =14

咸：亨利贞，取女吉。

《象》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象》曰：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

上六：咸其辅颊舌。

《象》曰：咸其辅颊舌，滕口说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

《象》曰：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来，未光大也。

九三：咸其股，执其随，往吝。

《象》曰：咸其股，亦不处也。志在随人，所执下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象》曰：虽凶居吉，顺不害也。

初六：咸其拇。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第十六卦 天山遁 001 111 =15

遁：亨，小利贞。

《象》曰：遁亨，遁而亨也。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小利贞，浸而长也。遁之时义大矣哉！

《象》曰：天下有山，遁。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

上九：肥遁，无不利。

《象》曰：肥遁，无不利，无所疑也。

九五：嘉遁，贞吉。

《象》曰：嘉遁，贞吉，以正志也。

九四：好遁，君子吉，小人否。

《象》曰：君子好遁，小人否也。

九三：系遁，有疾厉；畜臣妾，吉。

《象》曰：系遁之厉，有疾惫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

《象》曰：执用黄牛，固志也。

初六：遁尾厉，勿用有攸往。

《象》曰：遁尾之厉，不往何灾也？

第十七卦 地水师 010 000 =16

师：贞，丈人吉，无咎。

《象》曰：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

矣。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

《象》曰：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

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乱邦也。

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

《象》曰：长子帅师，以中行也。弟子舆尸，使不当也。

六四：师左次，无咎。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六三：师或舆尸，凶。

《象》曰：师或舆尸，大无功也。

九二：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

《象》曰：在师中吉，承天宠也。王三锡命，怀万邦也。

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

《象》曰：师出以律，失律凶也。

第十八卦 山水蒙 010 001 = 17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

《象》曰：蒙，山下有险，险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时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应也。初筮

告，以刚中也。再三渎，渎则不告，渎，蒙也。蒙以养正，圣功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

《象》曰：利用御寇，上下顺也。

六五：童蒙吉。

《象》曰：童蒙之吉，顺以巽也。

六四：困蒙，吝。

《象》曰：困蒙之吝，独远实也。

六三：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顺也。

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

《象》曰：子克家，刚柔接也。

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第十九卦 坎为水 010 010 = 18

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

《象》曰：习坎，重险也。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信。维心亨，乃以刚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用大矣哉！

《象》曰：水洊至，习坎。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

上六，系用徽纆，置于丛棘，三岁不得，凶。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岁也。

九五，坎不盈，只既平，无咎。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

《象》曰：樽酒簋贰，刚柔际也。

六三，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象》曰：来之坎坎，终无功也。

九二，坎有险，求小得。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初六，习坎，入于坎窞，凶。

《象》曰：习坎入坎，失道凶也。

第二十卦 风水涣 010 011 = 19

涣：亨，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

《象》曰：涣，亨，刚来而不穷，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庙，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象》曰：风行水上，涣。先王以享于帝，立庙。

上九：涣其血，去逖出，无咎。

《象》曰：涣其血，远害也。

九五：涣汗其大号，涣，王居，无咎。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六四：涣其群，元吉。涣有丘，匪夷所思。

《象》曰：涣其群，元吉，光大也。

六三：涣其躬，无悔。

《象》曰：涣其躬，志在外也。

九二：涣奔其机，悔亡。

《象》曰：涣奔其机，得愿也。

初六：用拯马壮，吉。

《象》曰：初六之吉，顺也。

第二十一卦 雷水解 010 100 = 20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

《彖》曰：解，险以动，动而免乎险，解。解，利西南，往得众也。其来复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时大矣哉！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六五：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象》曰：解而拇，未当位也。

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

《象》曰：负且乘，亦可丑也；自我致戎，又谁咎也。

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

《象》曰：九二贞吉，得中道也。

初六：无咎。

《象》曰：刚柔之际，义无咎也。

第二十二卦 火水未济 010 101 = 21

未济：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

《象》曰：未济，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济，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续终也。虽不当位，刚柔应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济。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上九：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象》曰：饮酒濡首，亦不知节也。

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象》曰：君子之光，其晖吉也。

九四：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

《象》曰：贞吉悔亡，志行也。

六三：未济，征凶，利涉大川。

《象》曰：未济，征凶，位不当也。

九二：曳其轮，贞吉。

《象》曰：九二贞吉，中以行正也。

初六：濡其尾，吝。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极也。

第二十三卦 泽水困 010 110 = 22

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象》曰：困，刚掩也。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贞，大人吉，以刚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

《象》曰：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动悔，有悔，征吉。

《象》曰：困于葛藟，未当也。动悔有悔，吉行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绂，乃徐有说，利用祭祀。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说，以中直也。

利用祭祀，受福也。

九四：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

《象》曰：来徐徐，志在下也。虽不当位，有与也。

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

《象》曰：据于蒺藜，乘刚也。入于其宫，不见其妻，不祥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来，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庆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覿。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第二十四卦 天水讼 010 111 = 23

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

《象》曰：讼，上刚下险，险而健讼。讼有孚窒，惕中吉，刚来而得中也；终凶，讼不可成也。利见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渊也。

《象》曰：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

上九：或锡鞶带，终朝三褫之。

《象》曰：以讼受服，亦不足敬也。

九五：讼，元吉。

《象》曰：讼元吉，以中正也。

九四：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

《象》曰：复即命渝安贞，不失也。

六三：食旧德，贞厉终吉。或从王事，无成。

《象》曰：食旧德，从上古也。

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象》曰：不克讼，归逋窜也。自下讼上，患至掇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

《象》曰：不永所事，讼不可长也。虽小有言，其辩明也。

第二十五卦 地风升 011 000 = 24

升：元亨，用见大人，勿恤，南征吉。

《象》曰：柔以时升，巽而顺，刚中而应，是以大亨。用见大人勿恤，有庆也。南征吉，志行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贞。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六五：贞吉，升阶。

《象》曰：贞吉升阶，大得志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顺事也。

九三：升虚邑。

《象》曰：升虚邑，无所疑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初六：允升，大吉。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第二十六卦 山风蛊 011 001 = 25

蛊：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

《象》曰：蛊，刚上而柔下，巽而止蛊。蛊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天行也。

《象》曰：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则也。

六五：干父之蛊，用誉。

《象》曰：干父用誉，承以德也。

六四：裕父之蛊，往见吝。

《象》曰：裕父之蛊，往未得也。

九三：干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

《象》曰：干父之蛊，终无咎也。

九二：干母之蛊，不可贞。

《象》曰：干母之蛊，得中道也。

初六：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

《象》曰：干父之蛊，意承考也。

第二十七卦 水风井 011 010 = 26

井：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养而不穷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刚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劳民劝相。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九五，井冽，寒泉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六四，井甃，无咎。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九三，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

《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九二，井谷射鲋，瓮敝漏。

《象》曰：井谷射鲋，无与也。

初六，井泥不食，旧井无禽。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旧井无禽，时舍也。

第二十八卦 巽为风 011 011 = 27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象》曰：重巽以申命，刚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顺乎刚，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象》曰：随风，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上九，巽在床下，丧其资斧，贞凶。

《象》曰：巽在床下，上穷也。丧其资斧，正乎凶也。

九五，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六四，悔亡，田获三品。

《象》曰：田获三品，有功也。

九三，频巽，吝。

《象》曰：频巽之吝，志穷也。

九二，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

《象》曰：纷若之吉，得中也。

初六，进退，利武人之贞。

《象》曰：进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贞，志治也。

第二十九卦 雷风恒 011 100 = 28

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

《象》曰：恒，久也。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恒。恒亨无咎利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象》曰：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上六：振恒，凶。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六五：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

《象》曰：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夫子制义，从妇凶也。

九四：田无禽。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九二：悔亡。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初六：浚恒贞凶，无攸利。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第三十卦 火风鼎 011 101 = 29

鼎：元吉，亨。

《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饪也。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巽而耳目聪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元亨。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上九：鼎玉铉，大吉，无不利。

《象》曰：玉铉在上，刚柔节也。

六五：鼎黄耳，金铉利贞。

《象》曰：鼎黄耳，中以为实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

《象》曰：鼎耳革，失其义也。

九二：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象》曰：鼎有实，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终无尤也。

初六：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象》曰：鼎颠趾，未悖也。利出否，以从贵也。

第三十一卦 泽风大过 011 110 = 30

大过：栋桡，利有攸往，亨。

《象》曰：大过，大者过也。栋桡，本末弱也。刚过而中，巽而说行，利有攸往，乃亨。大过之时大矣哉！

《象》曰：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

上六：过涉灭顶，凶，无咎。

《象》曰：过涉之凶，不可咎也。

九五：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

《象》曰：枯杨生华，何可久也。老妇士夫，亦可丑也。

九四：栋隆吉，有它吝。

《象》曰：栋隆之吉，不桡乎下也。

九三：栋桡，凶。

《象》曰：栋桡之凶，不可以有辅也。

九二：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象》曰：老夫女妻，过以相与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第三十二卦 天风姤 011 111 = 31

姤：女壮，勿用取女。

《象》曰：姤，遇也，柔遇刚也。勿用取女，不可与长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时义大矣哉！

《象》曰：天下有风，姤。后以施命诰四方。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象》曰：姤其角，上穷吝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陨自天，志不舍命也。

九四：包无鱼，起凶。

《象》曰：无鱼之凶，远民也。

九三：臀无肤，其行次且，厉无大咎。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牵也。

九二：包有鱼，无咎，不利宾。

《象》曰：包有鱼，义不及宾也。

初六：系于金柅，贞吉。有攸往见凶，羸豕孚蹢躅。

《象》曰：系于金柅，柔道牵也。

第三十三卦 地雷复 100 000 = 32

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

复，利有攸往。

《象》曰：复亨刚反，动而以顺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利有攸往，刚长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象》曰：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上六：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象》曰：迷复之凶，反君道也。

六五：敦复，无悔。

《象》曰：敦复无悔，中以自考也。

六四：中行独复。

《象》曰：中行独复，以从道也。

六三：频复，厉无咎。

《象》曰：频复之厉，义无咎也。

六二：休复，吉。

《象》曰：休复之吉，以下仁也。

初九：不远复，无只悔，元吉。

《象》曰：不远之复，以修身也。

第三十四卦 山雷颐 100 001 =33

颐：贞吉，观颐，自求口实。

《象》曰：颐贞吉，养正则吉也；观颐，观其所养也。自求口实，观其自养也。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

万民，颐之时大矣哉！

《象》曰：山下有雷，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

上九：由颐厉吉，利涉大川。

《象》曰：由颐厉吉，大有庆也。

六五：拂经居贞吉，不可涉大川。

《象》曰：居贞之吉，顺以从上也。

六四：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象》曰：颠颐之吉，上施光也。

六三：拂颐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六二：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类也。

初九：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

《象》曰：观我朵颐，亦不足贵也。

第三十五卦 水雷屯 100 010 = 34

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象》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动乎险中，大亨贞。雷雨之动满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

《象》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

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

《象》曰：泣血涟如，何可长也。

九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六四：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象》曰：求而往明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

《象》曰：即鹿无虞，以从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穷也。

六二：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

《象》曰：六二之难，乘刚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初九：磐桓，利居贞，利建侯。

《象》曰：虽磐桓，志行正也。以贵下贱，大得民也。

第三十六卦 风雷益 100 011 = 35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象》曰：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庆；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动而巽，日进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象》曰：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

上九：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象》曰：莫益之，偏辞也。或击之，自外来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

《象》曰：有孚惠心，勿问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六四：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

《象》曰：告公从，以益志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

《象》曰：或益之，自外来也。

初九：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第三十七卦 震为雷 100 100 = 36

震：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

《象》曰：震亨，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震惊百里，惊远而惧迩也。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

上六：震索索，视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虽凶无咎，畏邻戒也。

六五：震往来厉，亿无丧，有事。

《象》曰：震往来厉，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丧也。

九四：震遂泥。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六三：震苏苏，震行无眚。

《象》曰：震苏苏，位不当也。

六二：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象》曰：震来厉，乘刚也。

初九：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吉。

《象》曰：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

第三十八卦 火雷噬嗑 100 101 = 37

噬嗑：亨，利用狱。

《象》曰：颐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刚柔分动而明，雷电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虽不当位，利用狱也。

《象》曰：雷电，噬嗑。先王以明罚敕法。

上九：何校灭耳，凶。

《象》曰：何校灭耳，聪不明也。

六五：噬干肉，得黄金，贞厉无咎。

《象》曰：贞厉无咎，得当也。

九四：噬干肺，得金矢，利艰贞，吉。

《象》曰：利艰贞吉，未光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象》曰：遇毒，位不当也。

六二：噬肤灭鼻，无咎。

《象》曰：噬肤灭鼻，乘刚也。

初九：履校灭趾，无咎。

《象》曰：履校灭趾，不行也。

第三十九卦 泽雷随 100 110 = 38

随：元亨利贞，无咎。

《象》曰：随，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

《象》曰：泽中有雷，随。君子以向晦入宴息。

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

《象》曰：拘系之，上穷也。

九五：孚于嘉，吉。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九四：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象》曰：随有获，其义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六三：系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利居贞。

《象》曰：系丈夫，志舍下也。

六二：系小子，失丈夫。

《象》曰：系小子，弗兼与也。

初九：官有渝，贞吉，出门交有功。

《象》曰：官有渝，从正吉也。出门交有功，不失也。

第四十卦 天雷无妄 100 111 = 39

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象》曰：无妄，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动而健，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象》曰：天下雷行，物与无妄。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象》曰：无妄之行，穷之灾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药有喜。

《象》曰：无妄之药，不可试也。

九四：可贞，无咎。

《象》曰：可贞无咎，固有之也。

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灾也。

六二：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

《象》曰：不耕获，未富也。

初九：无妄，往吉。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第四十一卦 地火明夷 101 000 = 40

明夷：利艰贞。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国也。后入于地，失则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贞。

《象》曰：箕子之贞，明不可息也。

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

《象》曰：入于左腹，获心意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

《象》曰：六二之吉，顺以则也。

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象》曰：君子于行，义不食也。

第四十二卦 山火贲 101 001 = 41

贲：亨，小利有攸往。

《象》曰：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象》曰：山下有火，贲。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

上九：白贲，无咎。

《象》曰：白贲无咎，上得志也。

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戔戔，吝，终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六四：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

《象》曰：六四当位疑也，匪寇婚媾，终无尤也。

九三：贲如濡如，永贞吉。

《象》曰：永贞之吉，终莫之陵也。

六二：贲其须。

《象》曰：贲其须，与上兴也。

初九：贲其趾，舍车而徒。

《象》曰：舍车而徒，义弗乘也。

第四十三卦 水火既济 101 010 = 42

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

《象》曰：既济亨，小者亨也；利贞，刚柔正而位当也。初吉，柔得中也；终止则乱，其道穷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上六：濡其首，厉。

《象》曰：濡其首厉，何可久也。

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

《象》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时也。实受其福，吉大来也。

六四：繻有衣袽，终日戒。

《象》曰：终日戒，有所疑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象》曰：三年克之，惫也。

六二：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初九：曳其轮，濡其尾，无咎。

《象》曰：曳其轮，义无咎也。

第四十四卦 风火家人 101 011 = 43

家人：利女贞。

《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象》曰：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上九：有孚威如，终吉。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爱也。

六四：富家，大吉。

《象》曰：富家大吉，顺在位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妇子嘻嘻，失家节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馈，贞吉。

《象》曰：六二之吉，顺以巽也。

初九：闲有家，悔亡。

《象》曰：闲有家，志未变也。

第四十五卦 雷火丰 101 100 = 44

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

《象》曰：丰，大也，明以动，故丰。王假之，尚大也。勿忧，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象》曰：雷电皆至，丰。君子以折狱致刑。

上六：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

覲，凶。

《象》曰：丰其屋，天际翔也。窥其户阒其无人，自藏也。

六五：来章有庆，誉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庆也。

九四：丰其蔀，日中见斗，遇其夷主，吉。

《象》曰：丰其蔀，位不当也。日中见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九三：丰其沛，日中见沬；折其右肱，无咎。

《象》曰：丰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终不可用也。

六二：丰其蔀，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

《象》曰：有孚发若，信以发志也。

初九：遇其配主，虽旬无咎，往有尚。

《象》曰：虽旬无咎，过旬灾也。

第四十六卦 离为火 101 101 = 45

离：利贞，亨。畜牝牛，吉。

《象》曰：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柔丽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象》曰：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象》曰：六五之吉，离王公也。

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

《象》曰：突如其来如，无所容也。

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

《象》曰：日昃之离，何可久也。

六二，黄离，元吉。

《象》曰：黄离元吉，得中道也。

初九，履错然，敬之无咎。

《象》曰：履错之敬，以辟咎也。

第四十七卦 泽火革 101 110 = 46

革：己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

《象》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己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象》曰：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

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

《象》曰：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

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

《象》曰：大人虎变，其文炳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九三：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初九：巩用黄牛之革。

《象》曰：巩用黄牛，不可以有为也。

第四十八卦 天火同人 101 111 = 47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

《象》曰：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九五：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师相遇，言相克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象》曰：乘其墉，义弗克也。其吉，则困而反则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

《象》曰：伏戎于莽，敌刚也。三岁不兴，安行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初九：同人于门，无咎。

《象》曰：出门同人，又谁咎也？

第四十九卦 地泽临 110 000 = 48

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

《象》曰：临，刚浸而长，说而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象》曰：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

上六：敦临，吉无咎。

《象》曰：敦临之吉，志在内也。

六五：知临，大君之宜，吉。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

六四：至临，无咎。

《象》曰：至临无咎，位当也。

六三：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

《象》曰：甘临，位不当也。既忧之，咎不长也。

九二：咸临吉，无不利。

《象》曰：咸临吉，无不利，未顺命也。

初九：咸临，贞吉。

《象》曰：咸临，贞吉，志行正也。

第五十卦 山泽损 110 001 = 49

损：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象》曰：损，损下益上，其道上行。损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应有时。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

《象》曰：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

上九：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象》曰：弗损益之，大得志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六四：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象》曰：损其疾，亦可喜也。

六三：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

《象》曰：一人行，三则疑也。

九二：利贞，征凶，弗损益之。

《象》曰：九二利贞，中以为志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损之。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第五十一卦 水泽节 110 010 = 50

节：亨，苦节不可贞。

《象》曰：节亨，刚柔分而刚得中。苦节不可贞，其道穷也。说以行险，当位以节，中正以通。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

《象》曰：泽上有水，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

上六：苦节贞凶，悔亡。

《象》曰：苦节贞凶，其道穷也。

九五：甘节吉，往有尚。

《象》曰：甘节之吉，居位中也。

六四：安节，亨。

《象》曰：安节之亨，承上道也。

六三：不节若，则嗟若，无咎。

《象》曰：不节之嗟，又谁咎也。

九二：不出门庭，凶。

《象》曰：不出门庭，凶，失时极也。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

《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

第五十二卦 风泽中孚 110 011 =51

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

《象》曰：中孚，柔在内而刚得中，说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鱼吉，信及豚鱼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中孚以利贞，乃应乎天也。

《象》曰：泽上有风，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

上九：翰音登于天，贞凶。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长也。

九五：有孚挛如，无咎。

《象》曰：有孚挛如，位正当也。

六四：月几望，马匹亡，无咎。

《象》曰：马匹亡，绝类上也。

六三：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

《象》曰：或鼓或罢，位不当也。

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愿也。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变也。

第五十三卦 雷泽归妹 110 100 = 52

归妹：征凶，无攸利。

《象》曰：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归妹，人之终始也。说以动，所归妹也。征凶，位不当也。无攸利，柔乘刚也。

《象》曰：泽上有雷，归妹。君子以永终知敝。

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象》曰：上六无实，承虚筐也。

六五：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

《象》曰：帝乙归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贵行也。

九四：归妹愆期，迟归有时。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六三：归妹以须，反归以娣。

《象》曰：归妹以须，未当也。

九二：眇能视，利幽人之贞。

《象》曰：利幽人之贞，未变常也。

初九：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象》曰：归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第五十四卦 火泽睽 110 101 = 53

睽：小事吉。

《象》曰：睽，火动而上，泽动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说而丽乎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

《象》曰：上火下泽，睽。君子以同而异。

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

《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

《象》曰：厥宗噬肤，往有庆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六三：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

《象》曰：见舆曳，位不当也。无初有终，遇刚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初九：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

《象》曰：见恶人，以辟咎也。

第五十五卦 兑为泽 110 110 = 54

兑：亨利贞。

《彖》曰：兑，说也，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

《象》曰：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

上六，引兑。

《象》曰：上六引兑，未光也。

九五，孚于剥，有厉。

《象》曰：孚于剥，位正当也。

九四，商兑未宁，介疾有喜。

《象》曰：九四之喜，有庆也。

六三，来兑，凶。

《象》曰：来兑之凶，位不当也。

九二，孚兑吉，悔亡。

《象》曰：孚兑之吉，信志也。

初九，和兑，吉。

《象》曰：和兑之吉，行未疑也。

第五十六卦 夬泽履 110 111 = 55

履：履虎尾，不咥人，亨。

《彖》曰：履，柔履刚也。说而应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象》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

上九：视履考祥，其旋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庆也。

九五：夬履，贞厉。

《象》曰：夬履贞厉，位正当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终吉。

《象》曰：愬愬终吉，志行也。

六三：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

《象》曰：眇能视，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与行也。咥人之凶，位不当也。武人为于大君，志刚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

《象》曰：幽人贞吉，中不自乱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象》曰：素履之往，独行愿也。

第五十七卦 地天泰 111 000 = 56

泰：小往大来，吉；亨。

《象》曰：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上六：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

《象》曰：城复于隍，其命乱也。

六五：帝乙归妹，以祉元吉。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愿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实也。不戒以孚，中心愿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象》曰：无往不复，天地际也。

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第五十八卦 山天大畜 111 001 = 57

大畜：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象》曰：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刚上而尚贤，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养贤也。利涉大川，应乎天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上九：何天之衢，亨。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六五：豮豕之牙，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庆也。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九三：良马逐，利艰贞，曰闲舆卫，利有攸往。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九二：舆说辐。

《象》曰：舆说辐，中无尤也。

初九：有厉，利已。

《象》曰：有厉利已，不犯灾也。

第五十九卦 水天需 111 010 = 58

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

《象》曰：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需，有孚光亨，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象》曰：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

《象》曰：不速之客来，敬之终吉，虽不当位，未大失也。

九五：需于酒食，贞吉。

《象》曰：酒食贞吉，以中正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象》曰：需于血，顺以听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象》曰：需于泥，灾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败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虽小有言，以吉终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象》曰：需于郊，不犯难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第六十卦 风天小畜 111 011 = 59

小畜：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

《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应之，曰小畜。健而巽，刚中而志行，乃亨。密云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象》曰：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上九：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

《象》曰：既雨既处，德积载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九五：有孚挛如，富以其邻。

《象》曰：有孚挛如，不独富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九三：舆说辐，夫妻反目。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九二：牵复，吉。

《象》曰：牵复在中，亦不自失也。

初九：复自道，何其咎，吉。

《象》曰：复自道，其义吉也。

第六十一卦 雷天大壮 111 100 = 60

大壮：利贞。

《象》曰：大壮，大者壮也，刚以动，故壮。大壮利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

《象》曰：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弗履。

上六：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详也。艰则吉，咎不长也。

六五：丧羊于易，无悔。

《象》曰：丧羊于易，位不当也。

九四：贞吉，悔亡。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輹。

《象》曰：藩决不羸，尚往也。

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

《象》曰：小人用壮，君子罔也。

九二：贞吉。

《象》曰：九二贞吉，以中也。

初九：壮于趾，征凶，有孚。

《象》曰：壮于趾，其孚穷也。

第六十二卦 火天大有 111 101 = 61

大有：元亨。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发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辩晰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九二：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

《象》曰：大车以载，积中不败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第六十三卦 泽天夬 111 110 = 62

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象》曰：夬，决也，刚决柔也。健而说，决而和。扬于王庭，柔乘五刚也。孚号有厉，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穷也。利有攸往，刚长乃终也。

《象》曰：泽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

上六：无号，终有凶。

《象》曰：无号之凶，终不可长也。

九五：苋陆夬夬，中行无咎。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九四：臀无肤，其行次且；牵羊悔亡，闻言不信。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当也。闻言不信，聪不明也。

九三：壮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象》曰：“君子夬夬，终无咎也。”

九二：惕号，莫夜有戎，勿恤。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初九：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咎。

《象》曰：不胜而往，咎也。

第六十四卦 乾为天 111 111 = 63

乾：元亨利贞。

《象》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上九：亢龙有悔。

《象》曰：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象》曰：飞龙在天，大人造也。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象》曰：或跃在渊，进无咎也。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象》曰：终日乾乾，反复道也。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象》曰：见龙在田，德施普也。

初九：潜龙勿用。

《象》曰：潜龙勿用，阳在下也。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象》曰：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



《周易·传文》原文

《说卦传》原文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

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

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絜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

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动万物者莫疾乎雷，挠万物者莫疾乎风，燥万物者莫燥乎火，说万物者莫说乎泽，润万物者莫润乎水，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

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也。

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豕，离为雉，艮为狗，兑为羊。

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

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

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为驳马，为木果。

坤为地，为母，为布，为釜，为吝嗇，为均，为子母牛，为大舆，为文，为众，为柄。其于地也为黑。

震为雷，为龙，为玄黄，为蓍，为大途，为长子，为决躁，为苍筤竹，为萑苇。其于马也为善鸣，为馵足，为作足，为的颡。其于稼也，为反生。其究为健，为蕃鲜。

巽为木，为风，为长女，为绳直，为工，为白，为长，为高，为进退，为不果，为臭。其于人也，为寡发，为广颡，为多白眼，为近利市三倍，其究为躁卦。

坎为水，为沟渎，为隐伏，为矫輮，为弓轮。其于人也，为加忧，为心病，为耳痛，为血卦，为赤。其于马也，为美脊，为亟心，为下首，为薄蹄，为曳。其于舆也，为多眚，为通，为月，为盗。其于木也，为坚多心。

离为火，为日，为电，为中女，为甲冑，为戈兵。其于人也，为大腹。为乾卦，为鳖，为蟹，为蠃，为蚌，为龟。其于木也，为科上槁。

艮为山，为径路，为小石，为门阙，为果蓏，为阍寺，为指，为狗，为鼠，为黔喙之属。其于木也，为坚多节。

兑为泽，为少女，为巫，为口舌，为毁折，为附决。其于地也，为刚卤。为妾，为羊。

《杂卦传》原文

乾刚坤柔，比乐师忧。临观之义，或与或求。屯见而不失其居，蒙杂而著。震，起也。艮，止也。损益，衰盛之始也。大畜，时也。无妄，灾也。萃聚，而升不来也。谦轻，而豫怡也。噬嗑，食也。贲，无色也。兑见，而巽伏也。随，无故也。蛊，则饰也。剥，烂也。复，反也。晋，昼也。明夷，诛也。井通，而困相遇也。咸，速也。恒，久也。涣，离也。节，止也。解，缓也。蹇，难也。睽，外也。家人，内也。否泰，反其类也。大壮，则止。遁，则退也。大有，众也。同人，亲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过，过也。中孚，信也。丰，多故也。亲寡，旅也。离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处也。需，不进也。讼，不亲也。大过，颠也。姤，遇也，柔遇刚也。渐，女归待男行也。颐，养正也。既济，定也。归妹，女之终也。未济，男之穷也。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

《序卦传》原文

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万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师者，众也。众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履者，礼也。履然后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有大而能谦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随，故受之以随。以喜随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蛊。蛊者，事也。有事然后可大，故受之以临。临者，大也。物大然后可观，故受之以观。可观而后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贲。贲者，饰也。致饰而后亨则尽矣，故受之以剥。剥者，剥也。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复则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物，然后可畜，故受之大畜。物畜然后可养，故受之以颐。颐者，养也。不养则不可动，故受之以大过。物不可以终过，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丽，故受之以离。离者，丽也。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

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终久于其所，故受之以遁。遁者，退也。物不可以终遁，故受之以大壮。物不可以终壮，故受之以晋。晋者，进也，进必有所伤，故受之以明夷。夷者，伤也。伤于外者必反于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穷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难，故受之以蹇。蹇者，难也。物不可以终难，故受之以解。解者，缓也。缓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损。损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决，故受之以夬。夬者决也。决必有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后聚，故受之以革。革者，聚也。聚而上者谓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长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动也。物不可以终动，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终止，故受之以渐。渐者，进也。进必有所归，故受之以归妹。得其所归者必大，故受之以丰。丰者，大也。穷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后说之，故受之以兑。兑者，说也。说而后散之，故受之以涣。涣者，离也。物不可以终离，故受之以节。节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过。有过物者必济，故受之以既济。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

《文言传》原文

乾 卦

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而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

九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而无咎矣。”

九四曰“或跃在渊，无咎”，何谓也？子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

欲及时也，故无咎。”

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

上九曰“亢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潜龙勿用”，下也。“见龙在田”，时舍也。“终日乾乾”，行事也。“或跃在渊”，自试也。“飞龙在天”，上治也。“亢龙有悔”，穷之灾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潜龙勿用”，阳气潜藏。“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或跃在渊”，乾道乃革。“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龙有悔”，与时偕极。乾元“用九”，乃见天则。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

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九三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

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九四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坤卦

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

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

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

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易》曰“括

囊，无咎，无誉”，盖言谨也。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

阴疑于阳必战，为其嫌于无阳也，故称龙焉，犹未离其类也，故称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

《系辞传》原文

《系辞上传》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变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补过也。

是故列贵贱者存乎位，齐小大者存乎卦，辩吉凶者存乎辞，忧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辞有险易。辞也者，各指其所之。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

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

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

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夫乾，其静也专，其动

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

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

“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错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为物薄，而

用可重也。慎斯术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劳谦，君子有终吉”。子曰：“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亢龙有悔”。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不出户庭，无咎”。子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凡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扚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扚而后挂。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

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

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佑神矣。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向，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

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致变，其孰能与于此？

《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

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

子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

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义易以贡。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与于此哉？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与神物，以前民用。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

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

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

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

《易》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子曰：“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

乾坤，其《易》之缊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

或几乎息矣。

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系辞下传》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

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吉凶者，贞胜者也。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

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简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功业见乎变，圣人之情见乎辞。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

包羲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

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剡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

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槨，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阳卦多阴，阴卦多阳，其故何也？阳卦奇，阴卦耦。其德行何也？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易》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易》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将至，妻其可得见邪？”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动而不括，是以出而不获。语成器而动者也。”

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而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灭趾，无咎’，此之谓也。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履校灭耳，凶’。”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少而任重，鲜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

子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介如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

子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易》曰：‘不远复，无只悔，元吉’。”

天地絪縕，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言致一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子曰：“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

通神明之德。其称名也，杂而不越。于稽其类，其衰世之意邪？

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因贰以济民行，以明失得之报。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履》和而至；《谦》尊而光；《复》小而辨于物；《恒》杂而不厌；《损》先难而后易；《益》长裕而不设；《困》穷而通；《井》居其所而迁；《巽》称而隐。

《履》以和行；《谦》以制礼；《复》以自知；《恒》以一德；《损》以远害；《益》以兴利；《困》以寡怨；《井》以辨义；《巽》以行权。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

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

初率其辞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辞拟之，卒成之终。若夫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噫！亦要存亡吉凶，则居可知矣。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

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其柔危，其刚胜邪？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能说诸心，能研诸侯之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是故变化云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来。天

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刚柔杂居，而吉凶可见矣。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迁。是故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

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或害之，悔且吝。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

第一章 先秦易理与解读方法

《周易》是一本怎样的书？为何分《经文》与《传文》，其《经文》究竟在说什么，其《传文》又如何释解《经文》内容？人们为何以“占卜筮卦方式”成其一书，又为何两千余年来读不懂书中的筮辞？总之，一部《周易》云山雾海，若要识其庐山真面目，还需从易理、易法上去深入探讨之。

本章从易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入手，细致探讨了先秦易理的基本内容和《周易》经传文辞的解读方法，重新建立起了卦爻文辞诠释的语词概念，解析了历来说易的一些热点话题，打开了神秘的《周易》大门，发前人未发之言，述前人未述之理，为读者各自探寻《周易》宝藏金库大门提供了难得的原配钥匙。

第一节 易理与运用——易学研究的基本内容

在中国文化史上，争论最大，繁衍最多的，莫过于易学问题，无论是对这门学科的性质与运用，还是对这门学问的产生与发展，都存在着许多不同理念的解读、不同学派的纷争。易学史上诸多关于怎样看待易学问题的观念与观点构成了不同的易学观，在这些易学观中既有关于易理内涵的基本内容与表现形式的根本看法，也有关于易理外延的运用方式与发展变化的主观解读。所谓易学，一般地说主要是关于易理的内容与形式、运用与发展的学问。就易学而言，基本问题是易理问题。就易理而言，内在核心是象数问题，外在表现是卦爻问题。因此，易学研究的基本内容是易理及其运用问题，古人简约地概括为“象、数、理、占”四个方面。

所谓易理的内容主要是指象与数的关系，所谓易理的形式主要是指“卦”与“爻”的关系，所谓易理的运用主要是指在一定方式方法基础上产生的占卜与义理，所谓易理的发展主要是指易学在各个历史时期易理运用的变化情况、表现形态。这些易学的基本问题，历代易家多有研究，但解读不一，以致长期以来形成了“剪不断，理还乱”的迷茫局面。

本节主要对易理的形成、发展、变化，易理内涵的双重演绎关系，以及古人怎样应用易理这三个方面简略阐

述，还“易”以本来面目，为后面具体阐述说易解卦方法打下基础。

一、关于“先秦”与“后世”的易理变化

《周易·序卦传》云：“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万物之中的人类因其具有独特的主观思维而最具灵性，这种主观思维是人对自然，也是对自身的一种认知与交流互动，它既有一个怎样思维的形式问题，也有一个交流什么的内容问题。人类自诞生之始便在一定的主观思维基础上逐渐开始了属于自身特性的社会文化创造活动，即使是远古先民在思维能力还很低下时的文化初创，其思维活动本身也是具有某种内容的思维形式、某种形式的逻辑思维，否则人们就不可能进行一定形式的思维，也不可能进行一定内容的交流。

中华民族的易理文化正是人类特有的主观思维活动创造的一种文化成果，这项文化创造，追根溯源来自远古先民“结绳记事”的文化初创活动。远古先民在长期“结绳以记事”、“记事以数表”的文化生活中，逐渐在自己有限的思维活动中将一定内容的变化规律与一定形式的数理规则结合起来，形成一种“随数而思”、“倚数寻理”的简便数理思维。以今日之现代形式逻辑理论而言，这是一种基于“数理逻辑”的思维形式，而正是这种思维形式经过一个庞大民族的漫长历史发展终于酝酿了独具特色的易

理文化，而这种独特思维形式也谓之为“易理思维”。

从远古先民倚数寻理、“结绳而治”（《周易·系辞传》）的社会生活，到人文始祖伏羲氏由数而起、“始作八卦”（《周易·系辞传》）的人文创造，再到西周文王因囚羑里而“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史记·自序》）的历史事件，易理文化走完了从产生到形成的自然历史过程。

在接下来的历史发展中，随着文王演易的文化活动在西周社会的普及，易理文化在筮占问卜的社会生活中逐渐战胜了上千年的“龟卜文化”，同时随着“筮兴卜亡”的历史进程，易理文化也逐渐由“形下”的筮数占卦形式走上了“形上”的义理思维方式。以历史文献记载而论，从春秋时期的“左国筮案”到战国时期的“诸子学说”，易理文化又走完了从“占卜易”到“义理易”的文化发展过程，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不仅是易理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而且铸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色，成为中华文化形成的基本标志。

然而，历史仍然在不停地前进，文化也在不断地发展，先秦以后随着人们的生活形式更加丰富多彩，认知领域更加深邃宽广，人们逐渐不再满足于易卦阴阳的“二元数理”思维模式，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致使两汉兴起的所谓象数易学，从勇改儒家师法开始，逐渐改变了先秦时期形成的易理内容与形式。尽管在以后的易学史上多有回归先秦时期易理文化的冲动与举措，但由于易学的发

展从根本上离开了原有的“倚数论理”思维模式，致使后世诸多说易方式与解卦方法不是无功而返就是走向了另类易理的发展道路。因此，易理文化在经先秦而至随后两千余年的易学发展史中，形成了两种同根同源而又在内容与形式上有着显著区别的先秦易理与后世易理。

从时间而言，所谓先秦易理是指先秦时期说易解卦时形成的易理，即是形成《周易》经传文辞的那个易理，不是指两汉及其以后说易解卦过程中所形成的各家易理。本书把先秦时期形成的易理谓之先秦易理，而把两汉及其以后各家所形成的各式易理权且谓之后世易理。

从内容而言，所谓先秦易理是指《周易》经传文辞中内含的爻动数进的系辞说易方式和“倚数类象”的解卦释易方法，它是以数理逻辑的思维形式诠释象数、卦爻的相互关系，应用数理的运行方式演绎阴阳的变化规律。对于后世易理而言，无论是依卦论象的说易方式，还是承乘比应的解卦方法，都是单纯地就易卦说易理，就易卦形式圈定易理内容，隔空架屋地抽去了数理思维这个易理的前提条件、核心内容。因而无论是两汉兴起的所谓“象数易”，还是王弼扫象的所谓“义理易”，其实质都是一样的，都是先秦以后各家说易解卦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另类内容与形式的易理。

由先秦易理而至后世易理的时代性变迁，不是古人有意为后人设下障眼法，而是易学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的客观结果。搞清楚这个问题是展开易学研究的前提条件

之一，现时人们之所以读不懂先秦时期形成的《周易》卦爻文辞，就是因为用后世易理去解读先秦易文，犯了一个“张飞杀岳飞，杀得满天飞”的时代性错误。

二、关于“象数”与“卦爻”的易理关系

“易”之由来源自远古先民的数理逻辑思维，故说“易”必先言其“数”；但“易”之形成既是一种“倚数演绎”方式，也是一种“类象归纳”形式，故说“易”也需言其“象”。从逻辑学角度言，数理逻辑是一种以研究推理规律为核心内容的思维形式，但作为一种思维形式除了具有规律上的推理演绎之外，还有定性上的概括归纳，是以一定规律形式从一个概念演绎出另一个概念。因此，“易”是指一种独特的运用象数关系演绎的认知方式，是一种关于认知方式的象数思维形式，是一种借助于类象方法而建立起来的数理逻辑思维形式。

古人在“结绳记事”过程中演绎着数理思维，这个“结绳记事”既是一种主观思维形式的活动，也是一种客观文化表现的方式，伏羲继之而文画八卦，文王承之而益卦演易。所谓文画八卦是指人文始祖伏羲氏依据远古先民的数理思维而画文作图、草创文字，当世之时不一定有画卦之事，但一定有文画之思，八卦之称应是后世追思易卦文化源头的托古之名，也应是后人对伏羲时代文画水平、思维形式的表达方式。所谓益卦演易是指西周文王依据先

民承传下来的数理思维和文画图式而创造六爻易卦和演绎筮数揲卦。西周文王所创之“易”就本质属性而言仍然是一种思维形式的认知方式，既看不见也摸不着，但它的特殊性在于至此以后人们运用这个认知方式逐渐建立了一套既看得见也摸得着的“倚数类象”表现方式和“筮数演卦”操作方法，因而才有自文王演易以后西周社会的筮占活动渐成风尚，以致形成后世用易卦形式演绎易理思维的治易方式与易学传统。

由此而言，“象”之观念是随着数理思维过程形成的，但这“象”之观念的概念表现形式又有着一番自身的形成发展过程。从西周初年的数字卦到战国时代的爻符卦，从左国筮案年代以之卦形式叙述爻动数进到孔子说易时代以爻题概念言说爻名卦位，无不反映了“易”由观念形态走向易卦形式的自然演变过程。虽说各时期的易卦表现方式不同，但其思维形式却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说象数相因的思维形式产生了易理内容，那么卦爻相成的表现方式则是易理形式的形成标志。

易理之内容有“象”也有“数”，但从实质上讲“象”与“数”有何关系，如何关联，才是易理演绎的关键所在。从静态看“象”与“数”有何关系，简单地说是—种象数相因的因果表里关系，表现为“象因数而生，数行象以表”，“象为数而类，数演象以义”。从动态看“象”与“数”如何关联，简单地说是—个倚数类象的象数运行方式问题，表现为“拟象以归类，倚数以演绎”，

在阴阳类象基础上倚其数理变化方式而进行易卦的爻动数进，易理的逻辑演绎。在象数关系中，“象”是“数”之运行形式，“数”是“象”之变化内容，“数在象中行”是易理内容演绎的内在原因、推动力量；没有“象”的归类便没有“数”的演绎，没有“数”的演绎也不会有“象”的归类，这“象”与“数”的相互关系体现着归类以演绎的“易理”内容本质。

易理之形式有“卦”也有“爻”，但从实质上讲“卦”与“爻”有何关系，如何关联，才是易理表现的关键所在。从静态看“卦”与“爻”有何关系，简单地说是—种“卦爻相成”的因果表里关系，表现为“卦因爻而成，爻动卦以变”，“卦为爻而立，爻生卦以义”。从动态看“卦”与“爻”如何关联，简单地说是—个“爻动卦变”的卦爻运行方式问题，表现为“立卦以通变，设爻以效动”，在倚数类象的基础上以其爻动卦变方式而进行易卦的爻动数进、易理的逻辑演绎。在卦爻关系中，“卦”是“爻”之运行形式，“爻”是“卦”之变化内容，“爻在卦中变”是易理形式变化的内在原因、推动力量；没有“卦”的规范便没有“爻”的流动，没有“爻”的流动也不会有“卦”的规范，这“卦”与“爻”的相互关系体现着规范以变动的易理表现方式。

关于象数与卦爻的问题，《周易·系辞传》云“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云“爻者，言乎变者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也”，《周

易·说卦传》也云“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这说明先秦古人是以“三画卦”论“象”，“六画卦”言“爻”，虽未直言“卦”之“数”，但言其“爻动”便是言其“卦数”，“爻效”之事乃“数行”之动，是以“爻效”数理变动之方式，言其“爻动而卦变”之易理。应当说，在易理中包含象数与卦爻两个方面的关系，这是由于“象”与“数”相合成就了一个认知问题，“卦”与“爻”相配完成了一个表现问题，因而一方面象数关系演绎着易理的本质内容，卦爻关系构建着易理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象数关系以数进为基，卦爻关系以爻动为本，“卦”之“象”演绎着“卦”之“数”，“卦”之“数”演绎着“爻”之动，由此形成了易理内容与形式的相辅而成、相交而用。

由象数之思维形式而至卦爻之表现方式的转换，可知《易》是指可以借助卦爻模式运作的、以类象形式表达的、以数理方式”演绎的、或占卜取向、或义理取向的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认知工具。后人读《易》需明确易理内容与形式，分清象数与卦爻的易理关系，才能认清易理本质，把握易学方向，解读《周易》卦爻文辞。后世易理之演变，在于以“卦”代“象”、以“爻”混“数”，简单地从易卦形式去解读易卦内容，甚至另创易理解释经文，把后人读《易》引上另道。

三、关于“说易”与“释易”的易理运用

易学研究的基本内容是易理及其运用问题，古人概括为“象、数、理、占”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构成了易学的两个基本关系，一是“象与数关系”，一是“象数与理占关系”。就易学的性质而言，象与数关系属于易学认知方式的方法论问题，体现着易学的本质属性；就易学的运用而言，象数与理占关系属于易学的应用性功能问题，既可以按易理内涵的认知方式演绎社会人事义理，也可以将易理用于占卜形式推导预测未知事项。

考古发掘出来的西周初年“数字卦”，以数之奇偶方式表示易卦中的阴阳形式，少数“数字卦”旁边还有简单的文辞，这种卦文模式与反映春秋时期社会生活的《周易》经文模式相似，都是以文辞中的阴阳意涵叙述易卦中的爻动数进。而代表春秋时期易卦占卜形式的左国筮案，则是以某卦之某卦的解读方式表示易卦中的爻动数进，这种解读方式延至战国时期形成以象说卦的传统，在《周易》传文中多有保留与体现。从经文的卦文模式到传文的解卦形式，反映出两个不同的易理运用方式，前者是说易系辞的方式，后者是释易解卦的方式。

所谓说易系辞，主要是指在易理思维基础上按照数理规则阐述大千世界的阴阳变化规律，所系卦爻文辞内容虽然丰富多彩，但都是基于易理的展现，都是主体对客体的认知与判断，既可运用于占卜，也可运用于义理。所谓释易解卦，主要是指运用一定形式的释解方法对卦爻文辞中

所含象数关系的阐述，是一种从结果返推原因的逆向说易方式，既可以释解出当初说易时的易理依据，也可以别出心裁地释解出另类易理，既是易理的一种运用，也是易理的一种发展。

由此而言，远古先民作易时是一种说易形式，是由数之奇偶而至象之阴阳，再由阴阳之象而至卦体之象；后世人们用易时是一种释易形式，是先由卦体之象而至阴阳之象，再由象之阴阳而至数之奇偶。前人说易系辞是卦爻文辞从无到有的产生过程，后人释易解卦是卦爻文辞在运用中的释解过程，这与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的关系有相似之处。文学创作之时会使用许多关于故事情节的叙述性语言，运用形象思维描绘人物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塑造文学形象；而文学评论则是按逻辑思维说话，会使用许多关于形象定性的概念性、关于逻辑关系的推理性语言。由于形象大于思想的文学规则，在文学评论时还会出现超出原创作品的思想评论。这是两种不同形式的创作过程，是两个相辅相成的创作方法。

说易系辞与释易解卦因其产生的方向次序不同，具有的功用目的不同，因而所用象法也不同，说易系辞之时用阴阳之象，释易解卦之时用卦体之象。《周易》经文是说易过程中“系”上的卦爻文辞，它直接表述易卦的爻动数进本身，故而《周易》卦爻辞压根儿就不讲卦体之象，只是将自然社会的方方面面归类于阴阳二象，然后用二进制数理的进退规则表述其阴阳二象的运行方式、变化规律，

并对阴爻、阳爻在卦中的运行情况作出“吉凶悔吝”的价值判断，即阳爻依数而行为“吉”，违数而行则“凶”。

《周易》传文中所言卦体之象，是释易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解卦方法。卦体之象主要集中在《说卦传》中，《说卦传》的说卦方法原本也是以数表象、以数成理，是在原有爻动数理的规则基础上，用阴阳类象方法进一步衍生出的一种释易卦体象法，占卜用易之时便是以“卦体之象”叙述其阴阳变动、爻动数进情形。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易传中既有解卦释易之卦体象法，也有用阴阳爻象演绎人文义理之文辞。换言之，易传既是释易之文，也是说易之文，不能简单地将易传归结为只讲卦体之象。事实上，易传之义理，只能用阴阳数理的爻动数进来叙述，卦体象法只是释解其文辞义理中的象数依据。因而，《周易》从经文到传文，都是阴阳爻动的叙述，卦体象法仅是释解《周易》卦爻文辞的象数依据而已。

从易理的形成与发展而言，易学史上形成了先秦与后世两种不同内容与形式的易理。就先秦易理本身而言，既有一个易理内容与易理形式的相互关系问题，也有一个说易系辞与释易解卦的运用方法问题，搞懂先秦易理构成的两个方面和形成的两种方式，也是读懂《周易》经传文辞及其先秦易文的必要条件。因此，我们必须分清系辞说易与解卦释易的不同性质与功用，分清说易之象和释易之象的形式，分清以象叙数和以象喻义的方式，不能混淆阴阳

之象与卦体之象，说到底必须搞清楚先秦易理与后世易理的区别所在。后世易理舍其数理易道而以象喻义、引象说事，甚至借象发挥，这个象数关系没搞清楚，是后世易理牵强附会释解《周易》经传文辞的根本原因。

第二节 爻动与数进——易理演绎的基本法则

《易》乃象数之学，象数相因而为“易”，数理是易理的核心。这个数理是以“二进制”的方式向前序数，就易卦而言，“二进制数理”的一进一退变化形式正好是阴阳交互变化的方式。

一、易理演绎的数理基础

“二进制数”是以“二进制”的方式向前序数、增数，逢二进一位数，故也称之为“二进位制数”。“二进制数”只有两个不同的数符，这两个数符既可借用阿拉伯数字“0”和“1”来表示，也可运用其他两个相关联的符号来表示，如用虚“○”与实“●”两种符号来表示。这“虚数”与“实数”也表示“无”与“有”两种状态。正因为如此，现代计算机才可通过“二进制数”来进行计算演示。

“二进制数”的数字形式若按横向方式表示，也跟十进制数式排列一样，是右边数小、左边数大，从右至左的排列顺序是一位数、二位数、三位数……以至无穷。十进制数的数位值从右至左是个、十、百、千、万……二进制数的数位值从右至左就偶数而言是0，2，4，8，16，32，64……就奇数而言则是1，3，5，9，17，33，65……也就

是说“二进制数”的序0是一个数位的数，表示数值为0，序1也是一个数位的数，表示数值为1；序2是两个数位的数，表示数值为10；序3仍是两个数位的数，表示数值为11；序4是三个数位的数，表示数值为100。以此类推，序5是101，序6是110，序7是111……

尽管“二进制数”与其他“进位制数”一样，也是通过数符与数位的变化情况来表示数量的，但由于只有两个数符的变动，其数位的变化频率就更加快速频繁，即不仅每进一个序数都有数符的变化，而且每隔一个序数既有数符的变化，也有数位的变化，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始终是那两个数符（即0与1或虚“○”与实“●”）在相互交替变化的序数演变特点。

从“二进制数”依序数进的运行方式看，数之进由零开始，数之位由一开始，数进至一时其位在一，数符由虚变实，数进至二时其位有二，实数符号也在二，而位一之数符则由实变虚，数进至三时其位仍是二，但实数回转数位一，其数位一也由虚变实。所谓“逢二进一位”，是指逢偶数进位，逢奇数不进位，其偶数时的进位之数是实数，其奇数时虽不进位，但其数位之数也将由虚变实。从实数变化角度看，实数向前进一位之后，原数位便由实变虚，此时数进于前的实数不再接连向前进位，而是向后等待空出来的虚数位补满实数后才再一次向前进位。也就是说，实数的变动是在虚数位上作前进与补后的流动，当实数动进于前时，则虚数便退现于后，当实数身后有虚数

位时，则实数回头补实虚数位后才再一次向前进位，如此一进一退地反复曲折地向前序数进位。

古人作易虽是运用“二进制数理”来序卦系辞，但不是运用“二进制数”去进行“加减乘除”运算，而是借助这“二进制数理”一进一退依序数进的运行方式在阐述易理，述说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情况。易卦的阴爻“--”和阳爻“—”两种符号的相互交替变化正好体现着“二进制数”的变化规律，正是二进制数理实数与虚数的进退交替规则，演绎出易卦阳爻与阴爻的进退变化规律。易卦也只有阴阳两种符号，这阴阳爻符的交替变化正是“二进制数”的一种表达方式，一个易卦就是一个二进制数式，若拟阳爻“—”为实数，阴爻“--”为虚数，则二进制数理的“实进虚退”便是易卦的“阳进阴退”。在易卦上，表现为阳爻动进之后，原有爻位的阳爻转变为阴爻，动进于前产生的新阳爻不能接连再进，便回头等待其身后空出来的阴爻位补上阳爻后，才进行新一轮爻动数进。

“易卦”是以阴阳爻符来表现的，其表达形式按先秦古人的方法是纵向表示，上面的爻位数值小，下面的爻位数值大。《说卦传》“六子序”的“长、中、少”之分便是如此而来。若把易卦的阴爻“--”看作是0，阳爻“—”看作是1，则二进制数0~7与易卦的八个三画卦对应形式为：000是☰，001是☷，010是☱，011是☶，100是☳，101是☴，110是☵，111是☲。演而推之，“二进制数”的0~63也与易卦的64卦完全对应（参见本书附录3：

《六十四卦爻动数进演示图》)。

“二进制数”的实数变化或易卦的阳爻数进是一个“有进必退，有退必进；进退交替，曲折前进”的动行过程，数进是必然的，回退也是必须的，每一次回退，都是为了更大一次前进，进是数序的基本方向，退是蓄积力量以图更进。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序数就是一次数进，一次数进就是一次爻动，一次爻动就是一次卦变，一次卦变就产生出一个新的二进制数式的易卦。事实上，古人就是用阴阳爻符来反映“二进制数式”的；换句话说，易卦是用阴阳爻符建立起来的“二进制数式”。

二、爻动数进的表现方式

“二进制数”的依序数进方式，表现为实数与虚数的交替变化，在易卦上表现为阴爻与阳爻的交替变化。若将易卦按“二进制数”之自然序数排列，并依循“数动之爻”动态观之，则可将阳爻数进的进与退、退与进之情形看个明明白白，请看表1-1，前进为“←”或“↓”符号，后退为“→”或“↑”符号：

表1-1 爻动数进表现方式表

十进制数	0	1	2	3	4	5	6	7
数变方向	→	→	→	→	→	→	→	→
二进制数	000	001	010	011	100	101	110	111
数变方向		←	→	←	→	←	→	←
三爻卦象	☰	☶	☱	☲	☳	☴	☵	☷
爻动方向		↓	↑	↓	↑	↓	↑	↓

在易卦上，数动之爻是指最上面的阳爻，当它往下（前）动进时是弃居而行，舍身而进，当它往上（向后）运行时则自身不动而只是回揽，增加一个新阳爻。具体而言，序数一（001 / ☶）之上阳爻动入中爻位，卦变而为序数二（010 / ☱）；序数二之中阳爻回揽阳爻至上爻位，卦变而为序数三（011 / ☲）；序数三之上阳爻推动中阳爻一并动进底爻位，卦变而为序数四（100 / ☳）；序数四之底阳回揽阳爻至上爻位，卦变而为序数五（101 / ☴），如此动进与回揽交替进行，一步一回头地逐步爻动数进。

“二进制数”的依序数进，可看成是实数在虚数位中的移动变化，在易卦中表现为阳爻在阴爻位中的动行变迁，《系辞传》云“周流六虚”便是此意。从阳爻爻动数进角度看，一是向前动进增加阳爻，一是向后回揽增补阳爻。因此，阳爻的爻动数进具体表现为两种方式：

阳进阴退变爻：阳爻数进是指阳爻自身由所居爻位动行进入前面的一个爻位，是指阳爻动入于前面的阴爻位，并将其所入爻位的阴爻转化为阳爻，于是在所入爻位中

产生了一个新阳爻；而于动行阳爻的原爻位，由于阳爻已经动行离去，形成无阳之爻位，无阳即阴，故而原阳爻转化为阴爻。用动态的眼光看，阳爻动进是一幅阴阳交替、阳进阴退的画面，即阳爻动行于前，阴爻退变于后。如六十四卦“先天卦序”由第二卦至第三卦便是剥（䷖）之比（䷇），表示剥卦上九阳爻动入六五爻位，转其六五阴为阳（即阳爻进于前），而上九自身却由阳转阴（即阴爻退于后），由此而形成卦变之后的比卦。由剥卦而至比卦，体现着阳爻动进的方式。

回揽蓄阳补位：阳爻动进，于数理言是数进使然，于易卦看又是阳爻居于上爻位，满于上爻位，盈溢而下。由于阳进阴退，阳爻动进之后必有阴爻生成，有阴则未盈，阳爻无可溢下、无力连续前行。因此，阳爻每一次动进之后，都需要回揽补位、蓄积阳力，以便阳爻再一次满于上爻位，以利阳爻再一次前行。如六十四卦先天卦序由第三卦至第四卦便是比（䷇）之观（䷓）：表示比卦九五阳爻因其身后有上六阴爻而不可直入六四爻位，需回蓄上六阴转阳之后，才由卦变后形成的观卦之上九阳爻推动九五阳爻一同并进六四爻位。由比卦而至观卦，体现着阳爻回蓄的情形。

三、爻动方式的解读理念

易卦本身是一个“二进制数式”的表达式，易卦变化

是一个爻动数进的运行方式，因而易卦的爻动方式应按“二进制数理”的运行规则、数理规律去解读，但易卦中的阳爻与阴爻在交媾活动中谁为主动，谁为被动，不是一个数理规律的客观性问题，而是一个认识问题的角度问题、立场问题，是一个主观的观念问题和理念问题，因而由于人们对客观对象的认知观念不同，就形成了对解读易卦的理念也不同。

在远古先民的“结绳记事”活动中，“结绳”的方式演绎着数理思维形式，“记事”的内容承载着人们的生活需求，因而从“结绳记事”活动中酝酿出来的易理思维必然是一种重实贵有的思维取向。这种思维取向形成的文化传统，表现在数理思维上就是重视二进制数的实数变化情况，表现在易卦演绎中就是从阳爻着眼，把阴阳交媾看成是阳爻在阴爻位中的流动变迁，由此而形成了自远古先民“结绳记事”以来“重实贵有”的文化观念与“扶阳抑阴”的解读理念。

正因为如此，一个“易”字所含何义，历来释解并不统一，其基本原因就是在这个“易”字不仅含有古人的说易方式，而且含有古人的解读理念。在中国现存最早的甲骨文字里，“易”之字形有“𠄎、𠄎、𠄎、𠄎、𠄎”等，基本结构是三横加一竖连一半圆，其一竖也非直而竖之，有点圆而回复之象，以往人们释“易（𠄎）”字多从字形结构的象形解义，没有从易理角度去寻找其象形的意义。从象数易理角度言，先秦易理源自远古先民的“结绳记事”活

动，甲骨文“易（𠄎）”字之“圆圈”则可表示“数位”，挂物可以示其实数，数位不同，其数之大小也就不同。其三横“三”表示二进制数的三个实数，可视为易卦的三个阳爻；其一竖“丨”与一个半圆圈紧密相连，表示二者相因相伴而生，可视为易卦的三个阳爻并进直下、而阴爻（即圆圈）随退于上，即“阳进阴退”之事。若从文字的象形直观表意角度言，将甲骨文“易（𠄎）”字构形看成是太阳东升西落的运行，表示阳光移去而阴影随来，仍然是易卦爻动运行的“阳进阴退”之义。故甲骨文之“易（𠄎）”字构形，表示着二进制数的进退数理，于易卦是表示“阳进阴退”之方式，于“易”字是表示运行变化之含义。

《说文》云“易：蜥易、蝘蜒、守宫也，象形；秘书说日月为易，象阴阳也；一曰从勿”。正如《段注》所云“易本蜥易”，而“蝘蜒、守宫”是其别名。蜥乃爬行动物，于草丛中捕食昆虫。蜥之头大尾小、且尾易断而可复生，犹易卦之大阳动进于前、小阴隐退于后，阳进阴退之后又可蓄阳回复，故而《说文》明言其以象形喻之字义。

“易（𠄎）”之字虽无日月相伴之形，然确有日月之阴阳变化意涵，秘书言之“日月为易”，非指其字有此构形，明说“象阴阳也”，乃是从字义引申说意。因此，甲骨文“易（𠄎）”字之构形字义与《说文》“易”字之解说字义是完全一致的。

今之“易”字从“日”从“勿”，与甲骨文“易（𠄎）”

之字从外观构形而言似已相差较远，但从“易”字内涵意义而言又是一致的。从易理角度言，“易”字是“日”上“勿”下，“日”为“阳”在上则是“阳”当头，《说文》云“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勿”之旗有柄有游，似指易卦中阳爻之“柄”奋进于前、阴爻之“游”退随于后之象，这仍然是以易卦的“阳进阴退”方式说义。“易”之字义从古至今都是取“变易、变化”之义，从甲骨文“易（𠄎）”字之构形义，到《说文》解“易（𠄎）”字之含义，再到今日“易”字之构形义，都体现着易卦的象数演绎之义，同时也可知古人“重实贵有”的文化观念与“扶阳抑阴”的解易理念由来已久。

由于儒家学说“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以学术正统自居，因而儒家是持远古先民“结绳记事”以来形成的观念说易，理念解易。儒家以“元亨、利贞”的基本观念述其易卦的阳爻动进、回蓄之事，主张“阳动入阴，阴静纳阳，阳进阴退，动进回蓄”的解易理念。道家与儒家相左，持有“尊道贵阴”的说易观念，主张“道法自然”、“以柔克刚”、“阴民自化”的解易理念。因此，搞懂不同的说易观念、解易理念也是读懂《周易》经传文辞的必要条件之一，《周易》是儒家编定的，因而本书对《周易》文辞的释读也是从儒家的解易理念角度出发的，这一点请本书的读者们尤其多加注意。

第三节 倚数与类象——易卦解读的操作方法

一、关于倚数问题

《易》之理来源于远古先民“结绳记事”的数理思维活动，《易》之“数”是先民们数理思维形式中具有一定逻辑性质的演绎之数。《周易》经传文辞以及先秦易文的言象、言占、言义统统都体现着这个数理思维内容，但遗憾的是在先秦易文中对这个问题未有详细的论述，故而让后世读易之人难识庐山真面目。

在《周易·系辞传》中关于易数的文辞，最显著的莫过于“大衍之数五十有五……”，但究其大衍之数的性质却是一种筮卦之数，并非统率阴阳运行而至爻动卦变的演绎之数。虽然《周易·系辞传》有言：“《易》有太极，是生两仪……”，说明了爻动卦变与数理形式的关系，但并未阐明易卦演绎的数理方式。虽然《周易·说卦传》也有“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参天两地而倚数”之言，说明了古人作《易》是参照天地之间的阴阳属性在倚数而言易理内涵，但终究未言明其所倚之数为何。

尽管如此，《周易·说卦传》毕竟点明了古人说易系辞是倚数而为的，是倚其数而言其辞，明言倚数而不言依数，是以倚数之理念言其数理之运用，道出了古人作《易》的数理方法。所谓倚数而说易系辞，是指所系之辞

倚循一定数理规则、数进规律而叙述易卦的阴阳变化关系、爻动数进方式。古人作《易》时所倚之数内含于易卦里，表现在卦爻的阴阳变化中，由于易卦是“二进制数式”的表达式，因而易卦的阴阳变化形式是“二进制数”在向前序数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进一退数进方式，这个进退方式既是“二进制数”的变化规则、数理规律，也是易卦爻动的变化形式、变动轨迹。因此，易卦的演绎之数就是这个以其数理变化而具有一定演绎功能的“二进制数”的“序数”，或简称之“二进制序数”。

《易》之“数”虽然在形式上也可以是一些自然之数，但其本质之义已不再是指一般的单个自然之数，也不是指各个自然数之间的加减乘除计算问题，而是指各个自然数之间相互关联所形成的自然数理，即是指这些自然数之间所形成的内在的数理规则、变化规律。正因为如此，后来的易卦虽然仍以自然数去筮数揲卦，却不用自然数去表示易卦，而是用爻符来表现，即使是西周时期的“数字卦”，虽然在表面上仍然是一串串的数字，但其性质上已经不是“数”之多少的问题，而是“数”之奇偶所表示的阴阳变化关系。

当然，易卦的演绎之数就其演绎之意义而言，不仅是指“二进制数理”进退变化形式的本身，而且是指人们借助这个自然数理的变化形式，从数理的客观规律性上引申出一套基于数理逻辑的主观思维形式，更重要的是指人们进一步借助这套具有数理形式的逻辑思维方法，既演绎了

卦爻文辞的“吉凶悔吝”占断，也推导了各大《易传》中的社会人事义理。

可见，卦爻辞之义主要不在文辞本身的字面文义，而在于文辞所含的阴阳二性所演绎出来的二进制数理，先秦古人在说易系辞之时都是倚其二进制数理述说其易卦爻动的阴阳变化，都是倚数类象地言其爻动卦变。在《周易·卦爻辞》中表现出来的倚数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直言数进，一是隐喻爻动。

关于“直言数进”：《周易》文辞倚于二进制数理描述其阳爻进退曲折之象，在卦爻辞中表述阳爻动进与回蓄较典型的文辞有：“亨”与“贞”、“进”与“退”、“往”与“来”、“出”与“入”、“征”与“复”等。如乾卦（䷀）辞“元亨利贞”：“元”为始为首之义，指上爻位之阳爻；“亨”为祭祀之义，祭拜祖先乃是向上回敬祖先、继承祖业，喻其阳爻回头蓄阳、积德之事；“贞”为占卜，预测前途，喻其阳爻向前寻求动进之道。全句卦辞言其乾卦蓄阳已满，利于六个阳爻一起向前贞动并进。又如观卦（䷓）六三爻辞“观我生，进退”、否卦（䷋）辞“大往小来”、复卦（䷗）辞“出入无疾”、渐卦（䷴）九三爻辞“夫征不复”等都是在直言爻动数进。

由于爻动数进是动进与回蓄交替进行，因而“卦爻辞”中直言爻动数进之辞又可分为“直言阳爻动进”和“直言阳爻回蓄”两种情形。所谓“直言动进之辞”，如巽卦（䷸）辞“利有攸往”，直言上九、九五阳爻利于

并进前往六四爻位。直言阳爻动进的常用辞有：“征”、“伐”、“入”、“行”、“往”等。所谓“直言回蓄之辞”，如升卦（䷭）上六爻辞“冥升”，直言九三阳爻虽“冥”处三个阴爻之下，却要将阳爻回蓄升于上爻位。大畜（䷙）、小畜（䷈）两卦更是以其卦名之义，直言其下体卦阳爻回蓄之事。帛书“畜”为“蓄”，清楚说明大畜、小畜两卦名之“畜”是指“回蓄”之义。

由于阳爻动进回蓄必然产生阴阳交变之情，因而《周易·卦爻辞》也有直言阴阳相交之事的。如大有卦（䷍）初九爻辞“无交害”，言初九阳爻已入底爻位，不再发生阳爻交害阴爻之事。阴阳相交之事是指阳爻动入阴爻位，是阳爻去转化阴爻，使阴爻因此受害消亡而转化为阳爻。如果说直言阳爻动进是从阳爻自身情态而言的话，那么直言阴阳交变就是从阳爻动进方式而言的，说明阳爻动进是以阴阳交变的形式进行的。

关于“隐喻爻动”：在《周易·卦爻辞》中还有间接描述爻动数进之辞，即用事物变化情态来表示爻动数进之事，是一种比喻的修辞手法，也是《周易》文辞晦涩难懂的一大语言特色。如剥卦（䷖）上九爻辞“君子得舆”：“君子”喻阳爻，“得”为得到，表动行之结果；“舆”为车箱，“箱”喻阴爻，但“车”有阳动之性，是以车之动喻其上九阳爻之数进，以车之箱喻其阳爻动入之阴爻位。《周易》文辞隐喻爻动数进，是以象之义比喻其爻动数进之事，故而其卦义从本质上讲仍是数进之义，它与以

象喻之义来说合事宜的后世占卜象法是不同的。

在《周易·卦爻辞》隐喻爻动的文辞中，还有一种是卦爻数辞，这是用数字作文辞来叙述爻动卦变情形。如临卦（䷒）卦辞“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言本卦九二阳动爻回蓄上六阴转阳后，下卦时的上九阳爻利于动下贞进；其九二爻时回头蓄阳之事是按二进制数之卦序而爻动八次、卦历八时，即阳动爻历经损卦（䷨）之上九、节卦（䷻）之九五、中孚卦（䷼）之上九、归妹卦（䷵）之九四、睽卦（䷥）之上九、兑卦（䷹）之九五、履卦（䷉）之上九，至泰卦（䷊）之卦时九三阳动爻已抵九二阳爻门前，因其阳遇阳而相敌，不能向前直进，若执意进前则违爻动数理而“有凶”。换言之，九二爻时完成回蓄九三阳爻的历史使命需要八个卦时的过程。

在《周易》六十四卦中有近三分之一的卦使用了卦爻数辞，说明以数字作卦爻文辞来间接说明爻动卦变是比较普遍性的。当然，卦爻数辞不一定是用来叙述爻动数进的，也有用来指阳爻个数或爻位变化的次数。如损卦（䷨）六三爻辞“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即指其卦有三个阳爻在回蓄与动进，但真正可动行者只有上九一个阳爻；复卦（䷗）卦辞“反复其道，七日来复”，便是以爻位为“日”之数，一个来回刚好“七日”。在《周易·卦爻辞》中还有一些相同的卦爻数辞，如震卦（䷲）六二爻辞“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与既济卦（䷾）六二爻辞“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从文字层面看

似应具有相同的辞义，但由于各卦时的爻动数进不同，纵然文辞相同，其义也不会相同，故而解卦释义应从卦爻象与卦爻辞的关系入手，不能只顾文辞而望文生义。

二、关于类象问题

在《周易·系辞传》中，不仅有许多关于《易》之“数”的叙述性文辞，而且也有许多关于《易》之“象”的定性式论述。如云“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这是言古人仰观俯察而作八卦的方式；又云“八卦以象告”、“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这是言八卦与易象的关系，还云“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这是言古人对卦象的运用。总而言之，《易》之“象”来源于客观世界，成列于易卦之中，运用于占卦问卜，而且这《易》之“象”就是八卦之“象”，这八个易象既是物质世界的一种具象表现，也是易卦运用的一种卦象表述，说到底《易》之“象”是属于易卦操作时的一种应用性工具。

《易》之“象”何以能够用于占卜世事？为此，《周易·系辞传》也有云“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象也者，像此者也”；又有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还有云“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

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等。这就是说，所谓《易》就是“象”，所谓“象”就是“像”，这“象”既有描绘客观事物形状的静态之“像”（有如“画像”），也有表述客观事物情状的动态之“像”（有如“影像”），还有揭示主观思想情感的心态之“像”（有如印象或映像）。统而论之，《易》之“象”不管是表现客观对象的图像之“像”，还是反映主观感受的映像之“像”，其实质都是人类思维的一种认知性结果，由此都可以谓之为知像，其实质都是一种意象，说到底是易理的认知性功能的表现。

《易》之“象”作为操作性工具时谓之“象”，在易卦建构时形成卦象，作为易理认知性概念时谓之“像”，在易理运用时成为知像，简言之卦以象表，易以像知。换言之，卦象与知像不仅是两个不同角度的概念，而且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易卦之“象”属于“形下”的概念，反映的是易卦的操作形式，知像之“象”属于“形上”的概念，反映的是易理的认知方式。因此，《易》之“象”应该从两个方面去解读，一个是易卦操作的角度，一个是“易理”认知的角度。

《周易·系辞传》从认知性角度言其“象也者像也”是恰当的，抓住了易象的本质特征。然而，《周易·系辞传》从易卦表现和易理认知两个方面对易象所作的定性式表述，并未具体地说明仰观俯察之时这“象”的由来与依据，也未进一步说明象其物宜之时这“像”的程序与方法，说到底是没有从易理内涵的数理思维层面上去表述这

易象的内涵，因而后人读《易》不仅对易卦与易数的关系不明，而且对易数与易象的关系也不清楚。

在《周易·系辞传》中，虽然看不到关于易象内含的数理内容，但正如《汉书·律历志》所言“伏羲画卦由数起”，说明在易学传承过程中这“象”起于“数”的问题并未被人们所遗忘。古人作易是倚其数而类其象，抓住万事万物的阴阳属性，借助二进制数理的变化轨迹，演绎事物的进退曲折之道。易卦中的一对阴阳爻符内含着事物相互联系、相互区别的关系，表示着事物一分为二、对立统一的基本属性，是对事物基本特征、独有特性的一种类别化抽象、主观性认知。按照“易者象也”的定论逻辑，阴阳爻符是易卦的一对特有易象，形式上以单爻为象，实质上以阴阳为“象”，故可谓之以“单爻之象”或“阴阳爻象”，而一阴一阳是易卦最小单位，故也可谓之以基本易象。由此而言，阴阳爻象是一种以阴阳属性为基础而形成的归类性易象，从逻辑思维上讲是由个别到一般所产生的归纳之象，从本质上讲还是认知方式产生的一种知像、意象。

在二进制数理中，前面的三个数位是二进制数变动最频繁之处，并以八次数变为一个周期，这种数位的周期变动，使前面的三个数位之序数形成八个稳定的模式。在易卦运用中，人们继续用类象之法把前三爻的数理变化模式用自然实象固定下来，形成了八个“三爻之象”，即“地（䷁）、山（䷍）、水（䷜）、风（䷺）、雷（䷲）、火（䷔）”。

（三）、泽（三）、天（三）”。这八个“三爻之象”因其象其物宜具有特定的性质、具体的形状而谓之以具象，也因其用之于易卦而又有卦象之称名，易学史上习惯性地称之为八卦，人们只要言其某一具象之名，就可知其所言八卦之卦数与象意，这对于繁复冗长的“二进制数式”而言也是一种有效的简化方式，既锁定了八个基本卦象，也方便了易象在易卦中的使用。然而，八卦之内涵不仅是单纯地类其象、定其名、列其序，更重要的是以卦爻数理的爻动数进方式来表示事物的特性，只要具备这个特性就属于这个卦象，因而卦象虽只有八个，所代表的具象却可衍生出无限多个，为此，《周易·说卦传》有专章列出。由此而言，三爻卦象是一种以三爻数理为基础而形成的演卦性易象，从逻辑思维上讲是“由个别到一般”所产生的演绎之象，从本质上讲也是认知方式产生的一种知像、意象。

《易》之“象”源于“象其物宜”时的具象，始于“仰观俯察”时的八卦，成于易卦操作时的卦象，用于易理运用中的意象，是以自然实象为基础，以卦象符号为中介，以数理演绎为依托，归类万物之性而演绎天下之理，因而既有阴阳定性的归类之象，也有三爻变化的演卦之象，具有归类以演绎的逻辑思维性质。

先秦古人在作易之时虽然倚其“数”而说其“理”，类其“象”而出其“辞”，但在《周易·卦爻辞》中既无阴阳爻象的说易文字，也无三爻卦象的释卦文辞，虽有一“阴”字，但并无“阳”字，更无“阴阳”相连的文

字，其“阴阳”二字只是后来才出现在《易传》文辞中。尽管如此，《周易·卦爻辞》中却处处有阴阳观念，这是因为卦爻文辞在五彩缤纷的描述中将万事万物之特征、特性分类于阴阳二性，形成卦爻文辞中的阴阳之象，是说其“辞”而述其“象”。例如：

以“物之性”分阴阳：动物为阳，植物为阴；山地陆地为阳，河水雨水为阴。有如渐卦（䷴）上九爻辞“鸿渐于陆”、九五爻辞“鸿渐于陵”、六四爻辞“鸿渐于木”，是以飞鸟之“鸿”喻阳动爻，以“陆地”、“山陵”喻阳爻位，而以植物之“木”喻阴爻位。

以“人之性”分阴阳：有如大壮卦（䷡）九三爻辞“小人用壮，君子用罔”，是以“小人”喻阴，“君子”喻阳；小畜卦（䷈）九三爻辞“夫妻反目”，是以“夫”喻阳，“妻”喻阴。

以“事物特征”分阴阳：有如否（䷋）卦辞“大往小来”，是以“大”为阳，“小”为阴；坤卦（䷁）“利西南得朋”，是以“南”为阳，“西”为阴。

以“社会现象”分阴阳：如蹇卦（䷦）六二爻辞“王臣蹇蹇”，是以“王”为阳，“臣”为阴；家人（䷤）卦九五爻辞“王假有家”，是以“王”为阳，“家”为阴；谦卦（䷎）上六爻辞“利用行师，征邑国”，是以“城邑邦国”为一定面积的土地而喻为阴，而将“国之君”喻为阳。

先秦古人说易时产生的卦爻辞，虽然有归纳性的阴阳爻象即单爻类，而无演绎性的三爻卦象，但却有一些描述

性的爻位体象，此也出于类比之法，与三爻卦象无关，如以事物本末之概念比喻卦体上下之爻位体象等。《周易·卦爻辞》在描述易卦的爻位体象时常用人体部位比喻卦体爻位，即用首、耳、肩、腹、臀、股、胫、足、趾等，分别指卦体的上、五、四、三、二、初各爻位。如比卦（䷇）上六爻辞“比之无首”：“首”喻上爻位之阳爻，“无首”则是指上六阴爻。噬嗑卦（䷔）上九爻辞“何校灭耳”：“耳”喻上九阳爻；“何”为荷，有肩象，喻上九动进后形成的九五阳爻。明夷卦（䷣）六四爻辞“入于左腹”：背为阳，“腹”为阴，喻六四阴爻。咸卦（䷞）九三爻辞“咸其股”：“股”喻阳，指九三阳爻。夬卦（䷪）九四爻辞“臀无肤”：“臀”喻阳，指九四阳爻。咸卦（䷞）六二爻辞“咸其腓”：“腓”指六二阴爻；又初六爻辞“咸其拇”：“拇”喻初六阴爻。夬卦（䷪）初九爻辞“壮于前趾”：“趾”喻初九阳爻。

第四节 占卜与义理——说易解卦的价值取向

一、占卜取向

人们当初把二进制数理引入易卦，无论如何是有其明确的功用目的的，这就是运用二进制数理的进退曲折形式来进行易卦的占卜释疑。易卦占卜，首先是以一定的数筮方式建立起易卦，然后视其爻动数进情形断其“吉凶悔吝”。若阳动爻循其二进制数理轨迹爻动数进，便是“吉”，违则为“凶”。在不同的卦时，阳动爻与众多的阴阳爻发生不同的关系，当阳动爻或普通阳爻有可能或意欲违背二进制数理动行时，则断其有“吝”，吝而欲回数理正道则为“悔”，悔而吉。故“吉、凶、悔、吝”是占卜断卦的基本取向。

二进制数理引入易卦用于占卜，从思维角度言，是当时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远古先民创立的易卦，有其特定的价值取向，这就是对自身行为合理性的把断及其前景的预测。故从卦爻辞来看，主要是关于阳爻动进情势、可否、结果的判断，因而形成易卦特殊的“吉凶悔吝”判断体系。因此，卦爻辞对阳爻爻动数进的表述，主要是一种前景式的占断。这与后世的纯象易法以其象之喻义说合事件是不同的。当然，易卦爻动数进式的占卜，从本质上讲仍然是一种迷信文化。但只要不把筮数成卦的

主观偶然性，当作现实生活的客观必然性，不以假当真、以虚作实，而是一事当前，从客观实际出发，运用易卦爻动数理思维方式去分析事态的发展，还是有其一定积极意义的。

占卜之辞主要在《周易·卦爻辞》中，卦爻辞主要以“吉凶悔吝咎”断其易卦的占卜价值取向。

关于“吉”的占断：言其爻动数进符合二进制数理法则。如乾卦（䷀）用九“见群龙无首，吉”：是言上九“首”爻动进，阳进阴退，上九由阳转阴，造成“无首”之象；实际上是指上九为本卦动爻，推动“群龙”六阳并进，阳进阴退，六阳转阴。正所谓“天子驾六”、“时乘六龙以御天也”，此合本卦去向数理，故言“吉”。

关于“凶”的占断：言其爻动数进违背二进制数理法则。如复卦（䷗）上六爻辞“迷复，凶”：言初九阳动爻应该回头蓄阳，若持直进之心，迷惑不知回蓄之事，则必违其本卦去向数理而有“凶”。复卦上六爻辞是强调自此开始的崭新复蓄使命。

卦爻辞言凶，还有另一种情况，即阳爻转阴也可为凶。此“凶”之理，不在爻动数进本身，而在扶阳抑阴之理念。如大过卦（䷛）上六爻辞“过涉灭顶，凶，无咎”：言其前卦鼎（䷱）之上九阳动爻动进，“过涉”于本卦九五爻位后，形成本卦九五阳爻“灭顶”于上六阴爻之下，前卦上九阳爻转为本卦上六阴爻而为凶。不过这个“灭顶”之“凶”是符合本卦由来数理的，故而又言其

“无咎”，即无数理上的错误。

关于“悔”的占断：言其阳爻避凶之忧悔象，知错而欲改之义。如困卦（䷮）上六爻辞“曰动悔，有悔征吉”：言其九五、九四两个阳爻，似有直进于前面六三爻位之倾向，由于不合数理而有凶之风险；为避其凶而悔其过，从欲“动”进于前而转为回头蓄阳之“悔”，“有悔”便是回头蓄阳，之后再“征”进直前，从而合其本卦回蓄后再动进之数理而终“吉”。

关于“吝”的占断：言其阳爻有由吉而凶之忧吝象，表述其有凶之可能性。如观卦（䷓）初六爻辞“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言其于“观”之卦时，上九、九五两阳爻呈“观”而欲进六四爻位之势，此乃阳爻君子之吉观；而初六阴爻也言“观”，是观望着阳爻从上爻位直入于初六阴爻位。上九、九五阳爻若直入初六爻位，则对于初六“小人”而言并无错咎，反而是上九、九五阳爻“君子”违反进退数理有由吉而凶之忧“吝”。

关于“咎”的占断：言其阳爻未按爻动数理行事，有过失、错误。但“卦爻辞”多言“无咎”，即指阳爻数进合于数理。如中孚卦（䷼）九五爻辞“有孚挛如，无咎”：言其六四阴爻以孕育、孵化之心等待上九、九五两阳爻动入，符合本卦去向数理而无过错。

关于“利”与“不利”、“可”与“不可”的推断：卦爻辞是占卜之语，除了“吉凶悔吝咎”的预测判断之外，还有“利”与“不利”、“可”与“不可”之类的推

理判断。如：乾卦（䷀）辞“元亨利贞”与否卦（䷋）辞“不利君子贞”；萃卦（䷬）辞“利有攸往”与剥卦（䷖）辞“不利有攸往”；蹇卦（䷦）辞“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与小过卦（䷽）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涣卦（䷺）辞“利涉大川”与讼卦（䷅）辞“不利涉大川”。这些“利”与“不利”、“可”与“不可”，都是从该卦时阳动爻的爻动数进情形而言的，阳动爻的动行合于数理便是“利”与“可”，否则便是“不利”与“不可”。因此，卦爻辞的占断之辞，不仅是有占卜预测，也还有推理论证，它们都基于同样一个“数理逻辑思维”，这或许是古人所说“善为易者不占”（《荀子·大略》）的真正含义所在。

在卦爻辞中，“利与可”与“吉凶悔吝咎”都是一种占断，都是一种数理逻辑的推理，只是前者之言多在事情还未发生之前的告诫，而后者往往是事情发生后的断定。由此而言，这是两种不同“时态”的推理，具有前后关系；若是不听前言，则必有后者结果，故二者又是相互贯通的。

二、义理取向

《周易》的义理主要在《易传》文辞中，在卦爻辞中主要是占卜取向，但卦爻辞在运用阴阳爻动叙述其“吉凶悔吝”之时，也反映出一定的义理价值取向。如在爻动数

进中，阳爻是主动、主要方面，阴爻是辅助、次要方面，重阳轻阴、扶阳抑阴是其必然。卦爻辞以君子喻阳，以小人喻阴，形成了君子小人的贵贱思想；以君王为阳，以臣民为阴，表现出一定社会的等级观念。同时，卦爻辞以数理定吉凶，反映出一定的按自然法则办事的义理思想；又以吉凶定悔吝，反映出悔之善补过、有吝戒过分的忧患意识及其审时度势、趋利避害的人类本性等。

卦爻辞的“吉凶悔吝”价值取向，既以动进回蓄的数理法则为其基本依据，又以卦时爻情为其参照坐标；既讲自然数理的运行规律，又讲爻动卦情的变化实际。也就是说，卦爻辞的价值取向，既始终遵循二进制数理动进回蓄的基本原则而一以贯之，又不囿于过往卦时之义，而紧紧抓住新卦时的爻动变化关系来断卦取义，使《周易》六十四卦循序渐进、卦卦日新。因此，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积极进取、与时俱进，才是易卦价值取向、义理思想的合理内核和基本精神。

易卦是为占卜取向而创立的，但易卦的积极意义不在占卜，而在易卦的二进制数理内核。易卦的二进制数理运作规则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是古时人们较为普遍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正因为如此，作易者运用易卦的爻动数理，直接演绎出诸多社会义理、人文精神，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

就《周易》经传文辞本身而言，其义理思想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去探讨：

（一）《周易》文辞倚数类象，用阴阳二性及其爻动数进，描述万事万物一分为二及其运动变化的自然规律。正如《系辞传》所言：“一阴一阳之谓道”、“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序卦传》对此更是煞费苦心、巧言设义：一面用二进制数理阐释卦义；一面又串起卦名之义，另作卦序，以使用卦名之义来叙述二进制数动进回蓄之道。在形式上，以“必有所……故受之以……”和“物不可以终……故受之以……”的基本句式，来揭示易卦阳爻动进与回蓄两种方式演绎的社会生活和人文义理。在内容上，先论天地自然之道，后论社会人文之理，展示“推天道以论人事”的天人合一思想。最后以既济（䷾）、未济（䷿）两卦作结，以其阳爻数进有起无止、一往直前的矢向、趋势，预示社会发展、人类进步的无限前程。

（二）《周易》文辞用君子比喻阳爻、小人比喻阴爻，阴阳属性即是小人和君子之品性；又以“德”指称阳爻，而“德”又引申为君子之品性。《大象》遵循易辞着眼于阳爻数进的叙辞方式，以明德、崇德等来强调阳爻君子在数进中的主体性、主动性；按阳爻数进的进退规则，强调阳爻回头蓄阳的重要性，以“修德”、“畜其德”等来彰显阳爻君子的自我修养精神。总体而言，《周易》是追求“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生价值和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可以说，一部《周

易》是在阐述先民做人之道的君子学说。

（三）《周易》文辞将爻动数进的自然（数理）法则引入社会的统治、管理范畴，以期形成社会系统的运作原则。正如观卦（䷓）《彖》辞云：“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又如《大象》云：“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从文辞的数理看，“地中有水”言九二独阳深受众阴庇护；“师”之卦名，义指九二阳爻君子行于众阴之前，有一马当先之师象；“容民”：言九二爻时内容纳了四个阴爻，阴喻民，“畜”为蓄，“畜众”言九二爻时将回蓄众阴爻转阳。从文辞的义理看，一人立于众人之前为师之统帅，但行军打仗之时，其身后应有千军万马，故需蓄养兵士、积蓄民力，才能动进向前、所向披靡。显然师卦的《大象》文辞是言统治者军队建设之事。

三、各传义理

一般认为经文是讲述占卜的，传文是讲述义理的，传文是解释经文的文字材料。传文解释经文是解释经文中的易卦象数情形，并释出传文如何从象数中引述出占卜断语或义理取向。事实上，这从象数中引述出义理，不仅必然引述出传文作者对经文的认识，还必然是传文作者利用经文来阐述自己的另一番义理。因此，传文对经文之释解有其创新与发展。

传文对经文的释解，是从卦象、卦名、卦辞、爻辞等方面入手，故而形成《十翼》之丰。其中：

（一）《说卦传》释卦象数理

《说卦传》是一篇专门释解三爻卦象的传文，其对卦象之名的释解仍然是基于“二进制数理”的爻动数进理论。《说卦传》作为一篇讨论释易解卦工具的文章，本无多少人文义理可言，但由于运用了儒家的解卦理念，在叙述八卦时搞出了一个“乾坤六子”的卦序，在对八经卦的爻动数进述说中还演绎出了四时方位之义，即后人所谓的后天八卦，由此而言《说卦传》也不失为一篇较为特殊的传文。

但是，卦爻辞里并无卦象之说，作为《说卦传》中描述三爻数理变动的说卦方式与卦爻辞的说易方式也是不同的，应另有其来源。这种说卦方式应是对卦爻辞中阴阳类象方法的进一步引申、发挥，是人们运用易理思维认知客观对象在方法上的升华，具有相对独立的性质和作用。人们运用这个说卦方式的易理方法可以创造出许许多多的卦象，而且给人们的释易解卦活动带来更多方便。因此，有理由推测这《说卦传》中的说卦方式应是被人们认为早已失传了的《连山易》内容。由此而言，《连山易》有可能就是保留在《说卦传》中，用“山上山下”方式、“以象说易”方法形成的易象，而《说卦传》只是作者从儒家解卦理念角度对《连山易》的卦象、易象作了学理上的规范，以便在易象这一层面也传承儒家易理而已。或许，这

才是《说卦传》作为传文存在的真正理由。

（二）《大象传》释卦象义理

《大象传》以两个三爻卦象关联释解一个六爻卦象之卦名，表面上是以象说义，实质上仍然是以数理言义。如“山附于地，剥（䷖）”、“风行地上，观（䷓）”、“雷出地奋，豫（䷏）”等，这“附”、这“行”、这“出”都是“点”在“六爻卦象”的阳动爻上。言“山附于地”而不言“地下于山”，是因为剥卦之阳动爻是上九阳爻，这上九阳爻正是“山”之主爻，“山”之往下“附”犹言上九阳动爻往下动行剥进，故而《大象传》的传文部分毫无“象”意，完全是以数理演绎取义。值得注意的是，《大象传》所取义理，多是“君”、“民”、“德”、“行”等义，与卦爻辞之经文多不相关。如果从传文释解经文的角度来说，那么《大象传》是借助经文里已有的观念范畴、文词概念（如“德”）演绎另类义理，非为直接释解这经文之义，这事实上是将占卜易转化为义理易。

（三）《杂卦传》释卦名义理

《杂卦传》是一篇对卦名之义进行归纳整理而又有新义发挥的传文，其基本方法是从两个卦体颠倒对应出发，来阐释相反相对的相关卦义。《杂卦传》所释的相关卦义，有的与经文相同，有的不相同，说明按照易卦之数理

释义，可有多种卦义，而经文中的卦义仅是一种而已。

《杂卦传》所释卦义之意义还在于，易卦之卦体相反或阴阳相对，其卦义也可随之相互关联，说明对卦体、卦义、卦名的关系可从多个角度去解读。

（四）《彖传》释卦辞义理

《彖传》释其易卦之卦象、卦名、卦辞。其言卦象，既言其三爻卦象之义，也言其六爻卦象之上下体卦之关系。其言卦名，既直接释其卦名之义，也从上下三爻卦象演绎其义。其言卦辞，是从卦辞的占卜之辞中引申出社会义理，并常以“×之时义大矣哉”作结，正所谓微言大义矣。《彖传》释卦辞之义理，先以“三爻卦象”之义释其卦象、卦名之义，再以一卦之爻动数理释其卦辞义理。

（五）《小象传》释爻辞义理

《大象》言卦辞，《小象》言爻辞；《大象》言其六爻卦体之上下三爻卦象，《小象》言其六爻卦体中各爻之阴阳爻象。《大象》言卦辞，自成体例，自成一方义理；《小象》言爻辞，则是释其爻辞中之爻动数进情形。

如果说《彖传》是逐词逐句地解释卦辞中之义理，那么《小象》则是有选择地点评部分爻辞中的象数依据，从中也引述出一些人事义理。两相比较，《彖传》言其义理较多、较深，多从社会义理角度言之，这一点与《大象》相同；而《小象》则多从人生义理评之。《小象》从人之

行为角度述其阳爻进退得失，其评语也较专一，常用“位不当”、“以中正”、“志未平”等术语，引喻出阳爻君子的人生义理。

（六）《序卦传》释卦序义理

《序卦传》所排六十四卦卦次，既运用“非覆即变”的卦象关联将两卦编排，也运用卦名之义将没有卦象关联的卦体相串。通观《序卦传》似在叙述天地间阴阳变化、生生不息的自然规律，以及夫妇父子人事变化的社会义理，显然《序卦传》是在利用“非覆即变”的卦象关联而运用卦名之义叙述着一番作易者的义理思想。

世传本《周易》之所以按《序卦传》排卦列序，是因为作易者想以此卦序表达对《周易》义理的理解。或许《序卦传》之卦序出自筮卦过程中的成卦法，即按一定规律成卦而得出先后卦次，但说到底，作易者要的就是卦序中的义理表达，至于所依卦序仅是形式而已。或许是作易者既告诉了你易卦产生时应有的先后次序，也给你演绎了易卦应有的义理思想。从这个意义讲，《序卦传》才成其为解“经”之“传”。

（七）《文言传》释乾坤义理

《文言传》专释乾、坤两卦义理。乾卦（☰）是纯阳之卦，坤卦（☷）是纯阴之卦，故而也可谓之是释其阴阳大义。《文言传》释乾大卦之阳爻，既以“龙”喻阳爻，

也以“君子”比阳爻，因而既言龙之德性，也言君子之品格。《文言传》释坤之卦义，言其阴爻柔顺静美之德性，以其“地道”、“妻道”、“臣道”尽其阴爻之职责，虽纳阳括囊而无赞誉，但毕竟纳阳“含”之可“从王事”，是“至柔而动也刚”矣。值得注意的是，《文言传》释坤之卦义时，更多地是在叙述阳爻在阴爻位中的动进回蓄情形，因为只有阳爻之“元亨”与“利贞”，才有阴爻之“括囊”含美。

（八）《系辞传》释易辞义理

一般而言，系辞是指作易人为卦爻系上文辞，《系辞传》既是释卦爻辞义理之传文，也是阐述系辞背后的一系列理论、方法，以及有关《易》的相关知识，是一篇综合性的传文。《系辞传》所释义理既有内容上的广度，也有理论上的深度。其于广度，除了在卦爻辞之中另释一番义理之外，还将义理系统化，如“九德”之述；其于深度，不仅从社会的尊卑贵贱角度给阴阳定性，而且还从哲学角度论述其“一阴一阳之为道”。《系辞传》最大特色是广泛地论述了易理，但由于没有归纳整理出完整而系统的说易解卦理论体系，以致后世之人读“传”有感、解“经”无路。

第五节 卦情与爻情——周易文辞的语词概念

说易解卦之时，免不了要使用一定的语词系统和文词概念，这些说词反映了一定的说易理论和解卦理念，故而易理不同、理念有别，其说词也会相去甚远。传统解卦方法就有自身的一套说词，如“互体互卦”、“错卦综卦”、“承乘比应”等，本书回归先秦古易之法，也自然有其先秦易理自身的一整套说词。

对于语词系统而言，是就一定的说易理论、解卦理念而言的，在同一个语词系统里的文词概念应分不同的内容层次。在先秦易理的语词概念中，就分一级概念和二级概念，前者属于本质属性上的概念，后者属于操作形式上的概念。对于一级概念而言，有如“阴阳类象”与“爻动数进”，“象数相因”与“倚数类象”，“二进制数理”与“动进回蓄”，“阴阳变化”与“易道变迁”，“阳进阴退”与“阴阳转化”，“阳动入阴”与“阴静纳阳”，“阳动”与“阴静”，“说易”与“释易”等等，这在本章的前面章节中已有较详细的叙述。本节主要是叙述操作性的二级概念，统归入卦情、爻情之内。

卦情、爻情主要在卦爻辞中反映出来。《周易》经文由卦、爻、辞三部分组成，“卦”有卦画、卦象、卦数、卦序、卦义，“爻”有爻名、爻题、爻数、爻情，“辞”分卦名、卦辞、爻辞。

一、关于“卦”

（一）卦画与卦象

“卦”是“易”特定使用的符号，是“易”借以演绎事项与事理的工具；卦由阴阳符号组成，用“—”表示阳，用“--”表示阴。阴阳符号谓之“爻”，阴阳爻符及其爻符的各种不同组合谓之“卦画”。在易卦中有一画、三画、六画之不同情形的组合，一般而言，相应地称之为阴阳爻象、三爻卦象和六爻易卦。

阴阳爻象即单爻卦画，由一个爻符表示，分阴分阳，概括世上万事万物的两种基本属性，以此便于易卦以阴阳变化的规律来叙述事项、演绎事理。“阴阳爻象”又可简称“爻象”，是易卦的基本易象。

三爻卦象即三爻卦画，共有八个相互关联的卦象，谓之“八卦大象”，也可简称为八卦，名之为天（☰）、地（☷）、雷（☳）、风（☴）、水（☵）、火（☲）、山（☶）、泽（☱）。但以象演数，以数取象，又可引发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八卦组合或独自成列的八卦易象，以此方便阴阳爻象在易卦中的运用，由此形成易卦之“象说”（见《说卦传》）。通常所言的卦象、易象便是指此三爻卦象。

六爻易卦即六爻卦画，是由两个三爻卦象相重而成，形成六十四个不同的六爻易卦（参见本书附录3：《六十四卦爻动数进易理演示图》）。《周易》易卦的占筮运用、

义理演绎以六十四个六爻易卦为基础，通常所言的易卦便是指此六爻易卦。

在易卦操作中，三爻卦之八卦，即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又可以六爻易卦的乾、坤、震、巽、坎、离、艮、兑之卦名曰之。这既显示了三爻卦象相重而为六爻易卦的密切关系，也借此将八个三爻卦象直接相重名之以“经卦”，其余相错重卦则名之为“别卦”。

（二）卦数与卦序

阴阳爻符组成的卦画，既为卦象，也表卦数。三爻卦画组成八个三爻卦象简称八卦，六爻卦画由两个三爻卦象组成，计有六十四个易卦。就三爻卦象而言，其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同时也是八个卦数，用十进制数与二进制数表示为：地（☷）为0/000，山（☶）为1/001，水（☵）为2/010，风（☴）为3/011，雷（☳）为4/100，火（☲）为5/101，泽（☱）为6/110，天（☰）为7/111。而六爻易卦则有六十四个卦数，按二进制数字是0~63（参见本书附录3：《六十四卦爻动数进易理演示图》）。

易卦之数不仅体现在阴阳爻象、三爻卦象、六爻易卦这些卦内爻位的组合上，而且也体现在易卦之间按一定数理规则组合起来的卦际关系中，形成特定的卦与卦之间相关联的卦序。卦序是各卦在时间上先后联结的顺序，数理规则是易卦序卦的基本原则，《周易·卦爻辞》的原本卦

序是“二进制数序”即后人所谓先天卦序。

（三）卦体与卦性

一个易卦由六爻组成，阳爻在六个爻位中上下流动，“周流六虚”（《周易·系辞传》），形成一幅幅阴阳交替的画面，一幅画面就是一个卦体。在卦体中，阳爻的流动有一个方向问题，因而看画论卦也有一个方法问题。阳爻向前动进是从上而下，于数理言是数进使然，于卦体看又是阳爻起于上爻位、满于上爻位之盈溢而下。《周易》文辞是着眼于阳爻动行叙辞的，阳爻动入阴爻位是由外而“入中”于内，因而卦体也以下为内，以上为外，下三爻为内卦，或曰下体卦，上三爻为外卦，或曰上体卦。如坤（䷁）卦之上六爻辞“龙战于野”，便是喻卦体上爻位为郊野之外。

阳爻在卦体中从上往下流动，当阳爻初入于底爻位时便是复卦（䷗）之时。复之卦时正好将六十四卦一分为二，前三十二卦底爻为阴，谓之阴体卦（或曰阴仪卦），后三十二卦底爻为阳，谓之阳体卦（或曰阳仪卦），这卦体之阴阳属性，便谓之以卦性。

《周易》文辞是从阳爻数进角度叙述的，在阴体卦时，阳动爻处于总体冲刺阶段，可谓意气风发、高歌猛进，当阳爻入于底爻位后，处于阳体卦中无可再进，便述其一心一意回复蓄阳，稳扎稳打，积蓄阳力，最终完成六爻皆阳的历史使命。因此，阴体卦的卦名体现出阳爻冲锋

陷阵的精神，如：剥（䷖）、否（䷋）、遁（䷗）、师（䷆）、讼（䷅）、小过（䷽）、大过（䷛）等；而阳体卦的卦名则体现着阳爻回复巩固的情形，如：复（䷗）、屯（䷂）、震（䷲）、归妹（䷵）、大畜（䷙）、小畜（䷈）等。

《周易》文辞不仅卦名体现了卦体的阴阳属性，而且卦爻辞也体现了卦体的阴阳属性。如：否卦（䷋）辞“大往小来”和泰卦（䷊）辞“小往大来”。“大”喻阳，“小”喻阴。否卦是阴体卦，是从上往下看阳爻动进。此之“往”指阳爻动下，此之“来”指阴爻退上。故否之卦辞言其上体卦三阳爻并进前往六三爻位，阳进阴退，三阳进而“往”之，三阴退而“来”之。而泰卦是阳体卦，是从下往上看阳爻回蓄，此之“往”指阴爻退上，此之“来”指阳爻动下；故泰之卦辞言其下体卦之三阳爻均“来”自上体卦，三阴爻均是自下退“往”于上的。

（四）卦时与卦义

《周易》的卦序是二进制数序，卦序上的每个卦点都是爻动数进的一个阶段，可谓之卦时。一个卦时表示一次数进、一个爻动，《周易》有六十四卦，便有六十四个卦时的爻动数进。易卦的每一个卦点都是不同的阴阳爻符组合，每一个卦时都是不同的阴阳变化关系。因此，易卦既是有序的排列，又是不同的组合，这不同的组合直接影响易卦的断卦取义。

易卦是以爻符组建的二进制数式，以其阴阳爻动反映

二进制数的数进方式，具体地说，是以阳爻流动反映二进制数进轨迹。因此，一卦之卦义便是反映阳爻流动在某一时点上的数理情况。就其某一特定卦而言，它既来自前一卦，又将卦变于下一卦，因而论卦之数进情形，既可论前卦变来本卦之情，也可论本卦变去下卦之势。前者谓之由来数理，后者谓之去向数理。故而由数理言卦义，既有反映由来数理之卦义，又有反映去向数理之卦义。这一卦两义，皆是易卦断卦取义之基础、依据。

二、关于“爻”

（一）爻名与爻题

易卦由“画”而“爻”，又由“爻”而“象”。“爻”之“象”分阴分阳，阴爻与阳爻是爻名之基本划分。一爻可为易象，三爻曰之卦象，六爻组成卦体。三爻卦画分上、中、下；六爻卦画由下而上分初、二、三、四、五、上。在易卦中，以“六”为阴，以“九”为阳，于是有初六与初九，六二与九二，六三与九三，六四与九四，六五与九五，上六与上九之爻称。这些“爻名之称”在易卦中谓之爻题。

值得注意的是，爻题底爻为“初”，顶爻为“上”，并非是言易卦之爻动数进是由下而上的，反而是由上而下的。因为易卦二进制数理的序数变化是如此，所有卦爻

文辞的叙述也是如此。之所以底爻为“初”，是因为《周易》是着眼于阳爻动进之数序、时序而言的，是着眼于阳爻动进结果而言的。阳爻动进虽进退曲折，但最终要占领易卦的六个爻位，阳爻入于底爻位为“初”、为“始”，犹如将水倒入一个杯中，入于杯底之水不再流动，为初始之有，之后当然就是“水漫而上”，二、三、四、五、上的爻位逐渐被阳爻占领，直至六爻皆阳的乾大卦。六子卦序之“长中少”次序，也是长爻数大归底，中爻次之，少爻随后，而新爻必从上爻位开始。

（二）爻数与爻情

静态看爻数，动态看爻情。从静态看，爻名之阴阳以“六”、“九”示之，“六”喻阴，“九”喻阳；爻题内含的爻数，既反映不同的爻位，也反映一个爻位的阴阳变动情况。爻情是爻在卦中的变化情况，不同的爻情当有不同的爻名。从动态看，阳动阴静，一卦之中的阳爻，有主动之爻，也有从动之爻；有变动之爻，也有不动之爻。一卦之中的阴爻，既有阴变阳之变动爻，也有不变之阴爻。

（三）动爻与转爻

易卦按二进制数理爻动数进，每次爻动卦变都产生一个新阳爻。这个新阳爻要么动进于前，要么回蓄于后，它在一个卦时中最活跃，数进之爻动主要是它在变动，或带头变动，故可谓之“动爻”。动爻是爻位最高的那个阳

爻，无论是动进还是回蓄，它都将一个阴爻转化为阳爻，而被转化的阴爻便谓之“转爻”。转爻是动爻的作用对象、着力点、动进的处所。“阳动爻”入中于阴爻位，转其阴为阳而正居该爻位，小象谓之“中正”，中为动词，中而正之。转爻迎接动爻入来，谓之纳阳，坤卦六四爻辞曰之“括囊”，喻阴爻像口袋一样将动进而来的阳爻“括”入“囊”中。

（四）主爻与辅爻

阳动爻主宰一卦变动之情，故谓之主爻。卦辞、彖辞、大象辞均是对主爻变化的叙述，卦名也主要是根据主爻情况而定之，故主爻关联一卦之义。主爻（即阳动爻）居于上爻位必盈溢而下，若阳动爻身下还有一个或多个阳爻，如观（䷓）、否（䷋）、遁（䷗）等，则阳动爻将推动这些阳爻一并动进，共同动入一个阴爻位。当然，在阳进阴退时，有几个阳爻并进，就有几个阴爻退现。这些被（“主爻”即阳动爻）推动并进的阳爻，是辅助阳动爻动进更远爻位之爻，故谓之辅爻。辅爻越多，阳动爻动进就越远，当然今后的回蓄任务也越重。

（五）爻时与爻位

每一次爻动数进卦变，都形成一个新的阳爻，这个新的阳爻有其自身的历史使命。其使命：或动进或回蓄；其历史（即时间）：或长或短。对于回蓄产生的新阳爻，随

即于下卦时就要动进，其历史使命短暂。对于动进产生的新阳爻，其历史使命一般较长，尤其是几阳并进后产生的新阳爻，它必须把身后的几个阴爻全部回蓄转阳，自己才能继续往前动进。这个阳爻的历史使命可谓之爻时。

爻时是一定卦时形成的，但卦时只有一次卦变时间，而爻时则与爻位相关联，阳爻所处的爻位越低，其爻时或曰历史使命就越长。爻位是阳爻在卦中所处的位置，阳爻动进是从一个爻位到另一个爻位。阳爻动进要与爻时相吻合，“爻时”在未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前，该阳爻不可爻动数进。《小象》常云“未得位也”、“位正当也”，此之“位”即指阳爻所处之爻位。若阳爻处于不可动之爻位，执意动行，则违数理而有凶。

（六）父爻与子爻

对于动进产生的阳爻，担任着回头蓄阳的历史使命。为了界定一定爻时的阳爻与其所蓄阳爻之间的关系，将担任回蓄任务的阳爻谓之“父爻”，将父爻所回蓄产生的阳爻谓之“子爻”。爻时越长的父爻，回蓄的子爻就越多。子爻动进之后，也可转为父爻。父爻在未完成蓄阳任务之前不可向前动进，违者不合爻动数理而有凶。如：中孚卦（䷼）九二爻辞云“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言本卦初九、九二两个爻时已蓄得九五、上九两个阳爻，初九、九二两个父爻于六三、六四两个阴爻身下“鸣”蓄，其九五、上九两子阳应和着即将动进六四

阴爻位，故而形成父鸣子和、子靡父爵的局面。

三、关于“辞”

卦辞与爻辞都是易卦之辞，简称易辞。在易辞中，描述事物，记叙事件，阐述事理，远涉诸物，近取诸身，天地人都在其中。易辞通过这些五花八门的叙述，是为其后的占断取向提供依据的。因此，从性质而言，易辞分为叙述之辞与占断之辞。叙述之辞分阴分阳，以适合于二进制数理的演绎，占断之辞有凶有吉，以表述阳爻动进的数变情形。

叙述之辞的五五花八门是其表现形式，易辞是通过这种形式在表述易卦的数理运行，这数理运行表现为爻动数进，这爻动数进才是占断之辞的真正依据。因此，表面看卦爻辞是云里雾里，透过文辞看数理，才知“吉凶悔吝”之占断缘由。

（一）卦义与卦名

易卦是阴阳爻象的组合，不同的爻象组合有其不同的卦义；一个易卦是一次爻动数进的表示，一次爻动数进产生一次卦变，一次卦变产生一个新的卦义。卦名是取其“由来数理”之卦义，还是取其“去向数理”之卦义，这要取决于作易者的义理取向。一卦之名既是对爻情、卦义的概括，也是对一卦之阳动爻数理变动情况的表述。换言之

之，卦数决定卦义，卦义决定卦名，而卦名对卦义的取舍反映着作易者的一定主观意向。

一卦两义是爻动数理使然，故而在断卦取义之时，这不同的取向就使得一卦之义呈现多样性。这为占卜断卦时的说合事宜提供了方便。但一卦两义毕竟是就数理情况而言的，在易卦成卦问题上，一个易卦却只能有一个确定无疑之卦义。故而在一卦命名之时，只取一义，或是以由来数理为义，或是以去向数理为义。因此，一卦之名既是以一定卦时之数理情况为客观依据，又是断卦时的主观意向取义。换言之，通常所说的卦义，并非单从数理而言，而是在数理基础上的断卦设义，即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卦义反映一卦爻动数理情况，卦名是对卦义的意向取舍。卦义由数理而生，卦名由卦义而得。但在易卦的释解过程中，却是由已定之卦名去理解一卦之义，即卦名所设定的卦义。因此，卦义不仅有由来数理与去向数理之分，还有数理卦义与卦名所设卦义之别。由数理而言之卦义，可谓之数理卦义或先天卦义；由卦名所设之卦义，可谓之设名卦义或后天卦义。这先后天卦义反映着卦名卦义的相互关联性。由此可知爻动数理是卦义之本质内容，而卦名是断卦取义之运用，但卦名设定之卦义却是易卦所追求的卦义。

（二）卦名与卦辞

卦名是对卦义的一种表述，卦辞是在卦名统率之下对卦义的进一步阐述，虽是述其一卦之爻情数动，但毕竟是

述其阳爻动行之“吉凶悔吝”，表现出作易人之主观取向。因此，仅有其易卦还不能足以为“易”，只有易卦配上了卦辞才能成其为“易”，而卦名便是原初的卦辞。

早期的数字卦与后来的爻符卦系同宗同法，只是早期的数字卦文辞较少，甚或是无字卦。早期的易卦文辞是就一卦之主爻（阳动爻）变化或直言其动，或以象喻动，均言简意赅；久而久之，约定俗成，简单的文辞逐渐作为一卦之名来使用，人们见其卦名便知其卦义。今本《周易》卦名以其动词居多，且是就一卦之主爻（阳动爻）变化情况取义，仍旧保留着早期断卦之特点，这也有力地说明卦名起源于断卦取义。

易卦是用阴阳爻符表示的二进制数式，阴阳爻符的变动是二进制数理的变动，本无人文义理可言。但人们将二进制数理的数进规则、阳爻在阴爻中变动的二进制数进规律应用于社会生活，便演绎出人文义理。易卦演义始于对一定卦时之义的取设、命名。卦名既是一卦之名，便于称呼；又是一卦之义，便于运用。如果说数理是易卦的基础，那么卦名就是成卦的标志。没有卦名，一卦无可定义，不便称呼，也无法运用，故而也不便成卦。正是这个卦名之义，突破了易卦单纯的占卜取向，使人们认识到易卦数理还可演绎出人文义理，并逐渐地在经文之外创造出许多传文，使《周易》从占卜易走向了义理易。因此，卦名是断卦取义的第一步，是易卦成卦的基础工程。

（三）卦辞与爻辞

一卦之名是一卦所设之义，一卦之卦辞、爻辞皆受其卦名所设之卦义制约；换言之，卦辞、爻辞是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一卦之卦义。“卦辞”是对卦名之义的阐述，是针对一卦之主爻（阳动爻）由来或去向数理而言之。如：豫卦（䷏）辞“利建侯行师”，言其本卦时利于九五动爻回蓄“建侯”，以备几阳动行师进。“爻辞”由于各个爻位之阴阳爻与主爻关系不同，而各述其辞，但一卦之卦名义往往对爻辞的内容有一个大体的规范。如：剥卦（䷖）各爻从自身角度言其上九动爻“剥”进情形；比卦（䷇）各爻从自身角度言其九五动爻“比”入情况。因此，卦名及其卦义与卦爻辞关系密切，并非占筮者随意拼凑。

卦辞是对一卦之爻情数动的一种表述，具体地说是对一卦之主爻（即阳动爻）变动情况的表述，这个变动情况是指主爻与其他阴爻或阳爻的关系。那么，对这其他的阴爻或阳爻与主爻关系的表述，便形成了爻辞。因此，爻辞述说着各爻在卦中的数理关系及其主次地位。

主爻之爻辞与一卦之卦辞所叙述的数理内容相同，似应有相同的文辞，但由于叙述的角度不同，或所运用的文辞表述不同，形成二者往往不同。如剥卦（䷖）卦辞云“不利有攸往”，而上九爻辞却云“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虽然卦辞与上九爻辞都是就上九阳动爻动行情况述辞，但因着眼点不同，于是文辞也不同，卦辞是着眼于上九剥裂整个卦体，故言不宜一剥到底，而上九爻辞是着眼于上九剥进六五爻位，故言“得舆、剥庐”。

第六节 太极与八卦——说易解卦的热点话题

以上各节从易理演绎的基本原则、易卦解读的操作方法、解卦系辞的价值取向、卦爻文辞的语词概念等方面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先秦易理的内容与方法，为帮助读者深入理解，本节就一些说易解卦的热点话题做一点讨论，权且作为本章解读方法的操作案例示之。

一、“太极与八卦”生成说

《周易·系辞传》第十二章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人们把这太极理解为混沌之始等各种形上之义，将四象看成是“太阳、太阴”与“少阳、少阴”的阴阳变化组合，把“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看成是加一倍法的数量递增，由于所生之八个卦又恰好可为先天八卦的数序，于是人们便津津乐道为太极与八卦生成模式。然而，这个生成模式之说，《说卦传》里没有，经文中又不用，只是见于后世易人的著说中，于是人们对此也有一些疑虑，但在搞不清《周易》原本象数原理的情况下，也找不到其他更恰当的释解方法。

那么，《周易·系辞传》关于“《易》有太极……”的论述到底应该怎样解读呢？应当说，《周易》所有经

传文辞都是按照先天卦序的二进制序数的数理逻辑来叙述的，不过不是人们所熟知的“二二生成”的“加一倍法”，而是倚循二进制序数的进退方式以象叙数。

《周易·系辞传》关于“《易》有太极……”的论述，从全章来看是要回答何为易的问题。传文在阐述了“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和乾辟坤阖之后，才言到“《易》有太极……”一段，以此说明《易》中乾坤开闭变化的阴阳特性与八卦卦式（即三爻易卦）内含吉凶趋势之间的内在关系，而并非言其什么八个卦的生成方式。故而传文将这一章的论述最后小结为：“《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释言之，此之所言的“四象”，不是指“阴阳太少”的四个组合方式，而是指以二进制数理显示的八卦的三爻卦，假如把四象解释成阴阳的太少组合，则是无可示其吉凶，无可以辞告其断的，因为八卦而小成（《周易·系辞传》）之易卦，才可形成阳爻动行过程中的吉凶状态。

（一）关于“太极”

“太极”一词，在先秦文献中并非罕见，更非独有，如《庄子·大宗师》有云：“夫道……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此之“太极”、“六极”既是指方位，即“太极”言方位之高，“六极”言方位之低，也是指演道载体（即易卦卦体）之两极，即六爻易卦之上爻位为“太极”，底爻位为六极，因为易卦中的阳动

爻是从上至下地爻动数进的。《说文》释“极：栋也”，指房屋之中栋，引申为顶点；“太”通大，阳为大，阴为小。因此，所谓“太极”是言易卦中阳爻居于上爻位之最高地位，是以二进制序数一（001/☰）所形成的卦象而言的。

《说文》释“一：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言其二进制序数一（001/☰）之初始，于演绎“道”之易卦便是一阳起于上爻位，这上位阳爻按二进制数理爻动数进，由于阳进阴退，将造成天地间的阴阳二象，这阴阳二象的交替变化又将转化成万千事物。《礼记·礼运》也云：“夫礼，必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说文》释“礼：履也”，即履之进也。是言礼之义是本于易卦之阳爻大一的数进之理，由纯一（001/☰）之进而分出天地阴阳之二（010/☲），变化而为四（100/☰）时、鬼神之万事万物（注意：这里也有一个“一、二、四……”的表述方式，说明古人言数是从二进制数的“数理逻辑”角度言的）。

由此可见，《周易·系辞传》关于“《易》有太极……”的论述，与《庄子·大宗师》关于道之两极的言论，与《说文》对序数一（001/☰）的解释，以及《礼记·礼运》对礼本于大一（001/☰）的说明，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依着二进制数理在述说同一个问题。“太极”一词有强调数理逻辑起于一、易卦爻动始于上之意，引喻万物始于此之义。“太极”一词升格为形上之义，是易人学子援易著学的引申，而其原始之义是指易卦上爻位之阳爻，或

二进制序数之数一（001/☰）。

（二）关于“两仪”

《说文》释“仪：度也”，又云“度，法制也”。

“两仪”者，于易卦是喻指两个具有依循数理之法度而爻动数进的阳爻（注意：是指两个阳爻，不是指一阴一阳），也就是指序数三（011/☳）所形成的卦象。言“两”不言“二”，是特指序数三（011/☳）里的上、中爻位的“两个”阳爻，而序数二（010/☶）里只有一个阳爻。那么，为何不言及序数二（010/☶）呢？是因其被一个“生”字省略了。要知道，二进制序数的实数动进是按照进退方式进行的，阳爻从序数一（001/☰）进到序数二（010/☶）时形成了一阳陷于两阴之中的状态，此时序数二（010/☶）的阴中之阳是不能再往前动进的，因为身后有阴爻而呈阳力不足之虚，只能止而等待、退而回蓄一个阳爻于上爻位，才可从上爻位开始以二阳并行形式再往前动进，但这已是序数三（011/☳）之“两仪”了。“生”是动词，在这里是着眼于阳爻之动进来叙辞的，故越过了序数二（010/☶）向后蓄积阳数的过程，而直接跃进于序数三（011/☳）去叙述两阳并进之势。先秦古人的易理思维是着眼于阳爻动行的，所言易辞也是叙述阳爻动行的。

（三）关于四象与八卦

四象之“四”，指二进制数的序数之四（100/☶），言

其前面的序数三（011/三）之两个（仪）阳爻从第一、第二爻（数）位，按照二进制数理并进巽入，冲入第三（底）爻位，由于阳进阴退，从而形成序数四（100/三）的一个阳爻跨过两个阴爻而入于底爻位之状态，正所谓“丢三落四、颠三倒四”之变化。这个变化使二进制序数从二位数（011）变成了三位数（100）。《周易·系辞传》云“《易》者，象也”，故四象之“象”乃指易卦之“象”、《易》之卦象。“象”与“卦”相连，则四象是以其序数四（100）之“数”代指三爻卦（三）之“象”，是四象（100）的爻位状态构成了一个三爻卦象（三），并非指有四个什么“象”。八卦者，也非指有八个什么卦，而是指八卦之卦式，而三爻卦象实际上就是一个八卦卦式的易象。这“四象→卦象→八卦”的解读方式，是“数→卦→象”之间的一个视角转换问题，故而使用了一个“生”字来表述，犹如说半斤与八两相等一样，是十进制与十六进制的概念转换问题。

因此，《周易·系辞传》的“《易》有太极……”是言：《易》是叙述阳爻从易卦的上爻位往下（前）动进的，由于阳进阴退、动进回蓄，一个阳爻（三）之动会变成两个阳爻（三）之进；而一旦阳爻入于第三爻位（三），形成三爻卦象之八卦卦式，便完成了阳爻动进与回蓄、否定之否定的一个小周期，这样一来，阳爻动进过程中的吉凶状况也就显现出来了，而这吉凶之路则是阳爻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奋斗大业。

如果单看《周易·系辞传》关于“《易》有太极……”

的只言片语，似乎也可简单地理解为加一倍法的递增模式，即八个三爻卦的生成方式，但事实上《周易·系辞传》的全部文辞自始至终都是按照二进制序数的“进退方式”在阐述义理。因此，《周易·系辞传》关于“《易》有太极……”的论述，不是在叙述太极与八卦生成模式，而是在阐述三爻易卦的运行方式。这个运行方式就单个卦象而言是八卦卦式的象数变化方式，就全体易卦的爻动数进而言，是阳爻依循二进制序数的进退曲折轨道，积极进取的自强不息奋斗过程。由此言之，太极与八卦生成模式之说与三爻易卦的运行方式之观，虽缘于思维方式的一念之差，却形了解《易》时的南辕北辙。

二、《说卦》类象说卦义

八卦之说，除了“太极生八卦”的论理之外，还有众多的八卦卦象的内涵问题。《说卦传》言八卦，既言八个三爻卦所关联组成的各类卦象，可谓之组象；也言八个三爻卦各自形成的众多卦象，可谓之散象。《说卦传》所举“组象”有：三爻基本卦象、远取近取卦象、四时方位卦象、乾坤六子卦象。

（一）关于三爻卦象命名的一组类象

《说卦传》将三爻卦象命名为“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个卦，如果按二进制序数排列这八个卦，则是地（䷁）、山

(䷊)、水(䷜)、风(䷺)、雷(䷲)、火(䷔)、泽(䷬)、天(䷒)。山(䷓)，表示数一起于上爻位，有山高之象；水(䷜)，表示前卦之数一动入于两阴之中，有水陷之象；风(䷺)，表示二阳爻从上并进入下，犹风从天上刮向地面；雷(䷲)，表示前卦二阳爻并进巽入于底爻位后，振动于地而弹蓄于上，响彻云霄；火(䷔)，表示二阳爻光明于外，底爻向上回蓄，上爻向下动进，两面夹击，使之通体光明，似干木(阴爻)之燃烧而火红转阳；泽(䷬)，表示二阳爻居底即将回蓄于上并转化上爻阴为阳，犹沼泽之地，水阴在上，地阳在下，当水蒸发之后，地阳必显于上。至于地(䷁)与天(䷒)，主要是从阴阳属性而言，天上日月星为明亮之物，故为纯阳之卦，地下水土木皆不发光，故为纯阴之卦。

“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大自然之象，是《说卦传》命名的一组卦象，是三爻卦象的基本易象。我们可以从这八卦象名本身所体现出来的以象叙数的说卦方式中，窥探出作为三爻卦象的八卦由来之一端，深刻领会其既是像其物宜、拟诸形容，又是象中有数、数以象表的三爻卦象之义。

(二) 关于“远取诸物”的一组类象

《说卦传》第八章云：“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豕，离为雉，艮为狗，兑为羊。”所谓“乾(䷀)为马”：是指乾为纯阳之卦，马之性善奔，喻其

阳爻的自强不息之进。所谓“坤（☷）为牛”：是指坤为纯阴之卦，牛之性温顺，喻其阴爻的顺从纳阳之命。所谓“震（☳）为龙”：是指龙之性善动，既能入水于下，又能飞天于上，喻震之底阳爻既是从上而入下，又将由下而回蓄于上。所谓“巽（☴）为鸡”：是指巽之二阳并进入于下爻位，似鸡向下啄食之象。所谓“坎（☵）为豕”：是指坎之一阳陷于二阴之中，犹豕猪吃食时嘴入槽中。所谓“离（☲）为雉”：雉为野鸡、火鸡，羽毛华丽，善走不能飞，喻离之上位阳爻只能走入中爻阴位之中，不能飞向底爻之位，也喻离卦二阳在外之亮丽色彩。所谓“艮（☶）为狗”：狗之性喜独处，狗吠之时其头由上往下放平，喻艮之上爻一阳独进中爻位。所谓“兑（☱）为羊”：羊之性喜抬头细叫，喻兑之二阳爻向上回蓄是用嘴劝说上位阴爻转化为阳爻。

（三）关于“近取诸身”的一组类象

《说卦传》第九章云：“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所谓“乾（☰）为首”：是指乾之阳性主动，有领头之象，故喻为人之首。所谓“坤（☷）为腹”：是指坤阴纳阳犹果腹，其性柔弱恰似腹之软。所谓“震（☳）为足”：是指震之底阳振动回蓄，喻为人的底足抬步行走。所谓“巽（☴）为股”：是指巽之二阳并进动下，喻为人的臀部坐入于下。所谓“坎（☵）为耳”：是指坎之一阳入于二阴之中，喻

人耳之听话功能。所谓“离（☲）为目”：是指离之二阳合围一阴，犹人之上下眼皮遮盖眼珠。所谓“艮（☶）为手”：是指人抬一手，犹艮之上位独阳；两手相背相别，也似六爻艮卦九四、上九之两阳爻。所谓“兑（☱）为口”：是指兑之二阳回头蓄阳，喻人之劝说口功。

（四）关于“散象”

所谓散象，是言其八个三爻卦各自形成的像其物宜之象，或爻动数进之象，以探讨三爻卦象（易象）涵盖大千世界的广泛性。对于乾坤两卦以阴阳之性说之，如“乾为天为父”、“坤为地为母”，其余六个卦是以卦象爻数言之。如“震为作足”，“作”为起，言其震（☳）卦之底阳爻向上起足回蓄阳爻，这是以爻动数进言象。又如“巽为木”，言其巽（☴）卦二阳爻犹树干显于地上，一阴爻犹树根隐埋于地下，这是以像其物宜言象。再如“坎为心病”，言其坎（☵）卦一阳爻陷于二阴爻之中，二阴爻之心中有其阳爻困陷之病忧，这是以“阳动情态”言象。还有如“离（☲）为电”、“艮（☶）为小石”、“兑（☱）为巫”等等，或是“像其物宜”之象，或是爻动数进之象。

《说卦传》所言散象甚多，其中一些散象也可依一定条件组合为一系列的组象，但众多卦象（易象）无可组合，故而各自为“象”，散落在各卦之中。易学家们也将散象曰之广象，意即这些单独的、独立的卦象多而广。散象之义不在各卦之间的象数关系，而在各卦数理的单独运用，似

以说明三爻卦象与阴阳爻象都具有广泛性。

（五）关于卦义

《说卦传》既类象以名，又赋名以义。如第四章云：“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所谓“雷（䷏）以动之”，是以雷鸣而震天动地，言其震卦之阳爻动入于底爻位后而又将振蓄于上的趋势。所谓“风（䷭）以散之”，是以风吹而消散，言其巽卦之上中两阳爻并进巽入底爻位，阳进阴退，两阳爻转阴而散失掉的情态。所谓“雨（䷂）以润之”，是以雨入而湿润，言其坎卦之中位阳爻陷于上下两阴爻之中，正被阴爻含润的状态。所谓“日（䷔）以烜之”，是以太阳有照晒之功，言其离卦之底阳爻向上回蓄、上阳爻向下动进，两阳包烤、照晒一阴之情形。所谓“艮（䷳）以止之”，是以艮之止义源于六爻卦象，言其艮卦之九四阳爻不可直进于下而止之，止而向上回蓄了上九阳爻的情形。所谓“兑（䷹）以说之”，是以兑说通假，言其兑卦两阳爻回蓄、劝说上六阴转阳之趋势。所谓“乾（䷀）以君之”，是以乾卦为纯阳之卦，言其阳爻具有君子之性。所谓“坤（䷁）以藏之”，是以坤卦为纯阴之卦，言其阴爻有纳阳之功，故有藏纳之性。

（六）关于两两相耦的释卦方式

《说卦传》第三章云：“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

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这是将阴阳爻性相反相对的两卦两两相耦地并列叙说，相耦两卦关系紧密，形成八卦相错的排列阵式。由于一卦之义以其爻动数理定之，卦义反映着卦象的阴阳变动情形，故而卦象上的阴阳爻象相反相对，也便于从卦名的排列上探讨其卦义的相反相对。八卦以天（☰）地（☷）、雷（☳）风（☴）、水（☵）火（☲）、山（☶）泽（☱）之卦名两两排列，将天地间的几大自然之象排列得整齐有序，有利于把握这八卦的八大基本易象的卦义。尽管这种“相耦”卦义仍然以卦数爻动为依据，但毕竟“相耦”两卦之义相互关联呼应，无疑为准确地、系统地探讨卦义又提供了一个参考坐标。因此，两两相耦与耦耦相对也不失为探讨卦义的又一个方法。

三、卦性卦义序卦次

《说卦传》以象叙数，自然涉及卦象的先后排列顺序，后世易人由于不识易卦的二进制数理，又困惑于《序卦传》所定之“序”，于是企求从《说卦传》中寻找卦序由来的蛛丝马迹。就一般而言，认为《说卦传》有三种排列卦序的方式，一是两两相耦，二是乾坤六子，三是四时方位。

（一）关于两两相耦的排卦方法

两两相耦本是《说卦传》利用两卦卦象的阴阳相反来连解相对卦义的说卦方法，因为两卦相连，似也可看成是

一种最简单的排卦方式。不过，相耦两卦虽有其阴阳相反卦义相对的象数关系，但并无先后次序的排列，不相耦的卦与卦之间更无卦序关联，故两两相耦的排列与八卦卦序和六十四卦卦序并无关系。《周易》的《杂卦传》就是按照两两相耦规则来专门探讨卦象相反与卦义相对的各卦卦义的，但也仅此而已，并未言及卦序问题。

（二）关于“乾坤六子”的排卦方式

《说卦传》第十章云：“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这是所谓“乾坤六子说”，其卦序为乾坤之下有长中少之男女六子。

所谓“震（三）一索而得男”，是言按照二进制数理爻动数进，阳爻一旦入于底爻位，便形成第一个固定而不再变动的阳爻，《周易·卦爻辞》之爻题称之为初爻，于此“谓之长男”。这是从二进制数理的阳爻动进结果言之，犹如水注入杯中，先入底之水为初、为长，之后来到杯（卦）中的水（阳爻）为后，顺次名之中、少之序。至于长中少女的名次，则是从与阳爻相反相对的角度言其阴爻的排列顺序，也可以说是借用两两相耦排卦方法来确立阴卦长中少之序。

如果说《周易·卦爻辞》原本说易系辞的卦序是“二

进制数理”的自然数序，《序卦传》所依卦序是筮卦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操作筮序，儒家只是借之铺陈其一番义理而已，那么乾坤六子序则应是儒家真正的说易解卦之序。因为，乾坤六子序是按照儒家的说易解卦理念形成的，是着眼于阳爻动进次序叙卦的，这是儒家易理的根本点，这也难怪《说卦传》始终抓住乾坤六子卦次言卦叙辞，帛书《周易》文本不按《序卦传》排卦，而以乾坤六子序做卦序的基本依据，也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以乾坤六子排卦序爻，有许多特别意义，除了是基于儒家说易解卦理念这个根本点外，同时还是《说卦传》特别叙述的一组三爻卦象，它既可以两两相耦地释卦义，又可以分阴分阳地说卦性。从注重三爻卦象中的爻动数进，到划分三爻卦象中的阴阳卦性，这既是对两两相耦解卦方法的进一步发展，也是对三爻组象排卦序爻的创新。正因为如此，乾坤六子这组三爻卦象便成了继八卦基本大象之后最显要的一组卦象。

（三）关于四时方位的序卦方法

《说卦传》第五章云：“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絜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

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所谓“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说文》云：“东：动也，从日在木中。”言三爻卦震（䷲）之底阳爻向上回蓄，将爻时内的所有阴爻（万物）一步一步地转化为阳爻。震为振动，“动”为“东”。震卦将阳爻从阴爻下面振而蓄起，犹太阳从东方地平线下升起，故言震为东方之卦。

所谓“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洁齐也”，《说文》云：“南：草木至南方有枝任也。”南方阳光充足而草木茂盛，为阳之象。言三爻卦巽（䷸）之上中两阳爻并列整齐地巽入下爻位。巽之二阳并进，是阳爻动入阴爻位而转其阴为阳，是巽动而生阳。“东”为动，“南”为阳；“东南”者，动（东）而生阳（南）也。故言巽为东南之卦。

所谓“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言离（䷲）卦上下爻皆阳，阳在外而光明。离卦上阳动入中爻阴位而与下位阳爻相见，喻之万物皆相见。离之光明卦体喻为南方之卦，“南”喻阳。圣人喻阳爻，指上位阳爻，天下指上位阳爻以下爻位。离之上位阳爻“圣人”向着下位的“南面”阳爻方向而入听于中位阴爻，并转其阴为阳，是阳爻向着南方光明目标前进而治理阴爻。因此，离为南方

卦之义取于此。

所谓“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言坤（☷）为纯阴卦，阴之用为纳阳，纳而生阳（即阴转阳），故坤阴有养育万物生长之地象；（所以）人们耕劳力役于坤地，是喻阳爻动入于阴爻位中。未明言坤为西南卦，但阴主纳阳，阳入阴而转其阴为阳，阴爻有由“西”阴而变“南”阳之象，故坤为西南之卦。

所谓“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言兑（☱）之为说，与“正秋”万物成熟之“熟”音同而义通，所以将说话之言语喻为兑卦。兑之卦即是二阳劝说回蓄之义。未明言兑之秋为西方卦，可释为西乃日落之方，似果收之时，故秋映西，兑为西方之卦。

所谓“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说文》云：“北：𡗗也，从二人相背。”言乾（☰）为纯阳之卦，阳之性主动好战，但阳爻战而动入于阴爻位后，原阳爻会由阳转阴、背弃阳爻，“西”为阴，“北”为背，故乾为“西北之卦”。乾之西北卦义，内含阴阳相搏之义，即阴阳相交而转化之义。

所谓“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言三爻卦坎（☵）之一阳陷于阴水之中，阳爻不可直进于前，其唯一正确的方法是背而向后回蓄，“北”为背，故坎为正北方之卦。阳爻回蓄之时，自身不动，只是向后自力劳作而获取阳爻，故也称为劳卦。阳爻回蓄，乃阴爻（万物）归嫁阳爻，所以说阳爻

自力回蓄劳作是坎卦。万物喻阴爻。

所谓“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此以六爻卦象之兼山论艮卦（䷳）。言艮之下体卦九三阳爻不能动进六二爻位，故动而背行回蓄阳爻得上九，动而背即东而北，故为东北之卦也。艮之下体卦九三阳爻不可直进，有阳爻成为终结之象，艮之上体卦上九阳爻呈动进六五爻位趋势，为阳爻成始进之义。从数理言，艮卦既是原上体卦一个八卦周期的终结，又是新的上体卦周期之开始，故而成终也成始。

这里对八卦的叙述，仅有兑卦（䷹）明言其属秋，其余七卦皆未明言其四时归属。可据以上说卦文辞推论为：震（䷲）为东方之卦，是喻阳爻从底爻位向上回蓄，有大地回春转暖之象，故为春；离（䷲）为南方之卦，两阳光明于外而似夏；坎（䷜）为正北方之卦，阳陷阴中，有冬藏之象。

从以上解读可知，《周易·说卦传》用六爻卦名所述说的四时方位之义，仍然是在运用二进制数理进行解读，这四时、八方之词仍然是一种服从于象数规则的说卦文辞，四时方位之卦仍然是一组三爻易卦，只是其卦义与众不同，可视为一组特殊卦象。《说卦传》在叙述四时方位的时候，不是运用三爻卦象之名，而是使用六爻卦名之义，这解读对象的变化本身就说明重点不是在叙象，而是在述义。《说卦传》所谓的四时八方，原本是说这些六爻卦名可解读出四时八方之义，并未说四时八方是八卦之卦

序，后世易人将四时八方卦义所形成的循环图序看作是八卦序卦之次序，并谓之以后天八卦之序，实质上是在以卦名释义为序的主观排序，非为易卦象数自身的客观自然之序。从以卦义排列卦序的角度言，将后天八卦言之为文王八卦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文王、孔子这一路人都有相同的说易解卦理念，但八卦的四时方位之义是否确为文王所作，还要去看看先秦时期易象产生形成及发展过程的情况，本书推测，这可能是一个关于《连山易》的问题。

（四）先秦易文隐含卦序

这里有一个何为卦序的问题。简单地说，所谓卦序，是指能按一定依据或规则解卦或用卦的一种排卦方式。从卦序生成来看，卦序可包括成卦之序和用卦之序。所谓成卦之序是指以象数为依据的解卦排序，是《周易·卦爻辞》解卦系辞的自然之序，客观性强；所谓用卦之序是为着一定功用目的而排卦用易，主观性强。用卦之序既可以象数为用，如乾坤六子说，帛书《周易》卦序；又可以卦义为用，如四时方位序。所谓“先天为体，后天为用”，是说明成卦之序是根本的、基础性的卦序，而用卦之序是变动的卦序，可随着用易目标的不同而改变卦序，另择卦序。当然，从卦序的内容来看，也可将卦序分为象数之序和义理之序。象数之序以象数为依据序卦，义理之序以义理为依据序卦，如《序卦传》之序。

《周易·卦爻辞》是按照二进制序数的进退方式解

卦系辞，其间众多的数字文辞，如“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等，也包括爻题从初至上的说辞，都是以二进制数理为依据的，故而《周易·卦爻辞》的卦序是按二进制序数排列的，这是《周易》的成卦之序，即所谓先天卦序。

由于卦名是卦数、卦义的表述，因而《周易》六十四卦的卦名设置也反映出阳爻依循二进制序数进退方式的爻动数进，或者说卦名之义是在叙述二进制序数的进退轨迹之道。如：第一卦剥（䷖），言其上九阳动爻从上往下剥进，此乃数起于一；第二卦比（䷇），言其前卦剥之上九阳爻“剥”进而“比”入、隐藏于二阴之中；第三卦观（䷓），言其前卦九五阳动爻回头蓄阳，故而形成本卦上九、九五两阳爻观察（欲进）六四爻位之势。长此以往，阳爻沿着二进制序数的进退之道爻动数进，当阳爻数进于三、四两个中爻位时，名之以小过（䷽）；当阳爻数进于二、三、四、五这四个中爻位时，再名之以大过（䷛）。过者，阳爻路过阴爻位也。当阳爻初入于底爻位时，名之曰复（䷗），言其阳爻从此一心一意地回复蓄阳。当阳爻占领下体卦三个爻位时，便名之曰泰（䷊），《序卦传》云“履（䷉）而泰，然后安”。阳爻自泰卦安稳扎根于下体卦三爻位后，经大畜（䷙）、大壮（䷡）、大有（䷍）而至五阳夹（䷌）其一阴，最后达到乾（䷀）卦六爻皆阳的大圆满结局，完成易卦阳爻爻动数进之历史使命。显而易见，从剥（䷖）而姤（䷫），经复（䷗）至乾（䷀）的

卦名次序设置，是在描述阳爻按照二进制序数爻动数进的情景，由此也说明了《周易》卦爻文辞的原本卦序就是二进制数序。

第二章 易理源起与易学发展

《周易》从哪里来？是不是“上轮人类文明的遗产”？是不是“外星人所赐的礼物”？远古先民们怎样从结绳记事中走来，又为何为我们留下这千古传颂的《周易》？几千年来，求神问卜，打卦玩占，有几人能真实地解开其中的奥秘？总之，当我们仰望星空，不由得对先圣们的精神创举肃然起敬；思索未来，禁不住对《周易》的深邃智慧投之以探询目光。

本章从易理源起的结绳记事开始，探讨了先秦易理的产生与形成及发展，不仅用象数易理将结绳记事、伏羲画卦、文王演易、诸子百家一线牵起，一以贯之，而且用象数易理探讨了中文数符的构字原理。同时，在让读者感受中华文化根深叶茂、混元一体的奥秘时，也让读者了解一下先秦以后《周易》解读所走过的弯路，以期闻者足戒，返朴归真。

第一节 结绳造就了伏羲文王

一、结绳记事与“伏羲画卦”

《周易·系辞传》有云：“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随后又云：“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前者是说远古社会文化始创中的结绳记事与后世文字使用中的书契有着内在的先后演变关系；后者是言作为《易》之初级形态的八卦，大约早在原始社会的伏羲氏时代就有了。一个易字直指玄机，从表面看可指结绳与书契之间转换表现形式而变易的关系，从实质言可指结绳与书契之间依其内在的数理逻辑演绎而变易的关系，即后世圣人以上古结绳而治的内在数理逻辑，以“易”之形式书画契文。

上古之时怎样结绳记事？如今之人已难说清楚。一般认为是打绳以结，以结计数，而实际上完全可以结绳以圈，在圈上挂物以记事，前者相当于后世的刻字印刷，后者相当于革新后的活字印刷。毋庸置疑，后者在记事活动中更具有灵活性，其结绳之物更具有工具性，其结绳之事更符合人类主观思维的创造本性。然而，包羲氏始作八卦，是结绳以挂，还是书契以画，《周易·系辞传》并未详细交待。若是结绳以挂，则说明结绳记事方式原本就蕴

含八卦的数理思维；若是书契以画，则说明结绳记事与始作八卦有着内在的先后演变关系。无论是结绳以挂，还是书契以画，二者尽管在形式上有较大差别，在时间上有较大跨度，但在内容的本质上却是一致的，都是以一定数理逻辑方式或结绳或画卦，而“挂”与“画”只是在思维方式上的先后继承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说文解字》释“挂：画也”，释“卦：筮也”，“挂”与“卦”虽音同形近，但却是内容不同的两个字。《说文解字》将“挂”与“画”等同，把它们捆绑在一起，说明这两个字一定有着某种内在的关系，于此而言是结绳以挂与书契以画具有内容上的一致性。应当说，从结绳以挂到书契以画再到始画八卦，说明了由“挂”之“画”到“画”之“卦”的相关性，即“挂”与“卦”的相关性。显然，对于结绳以挂，后世易人不便考察，而对于书契以画，后世易人容易获得证据，故而后世易人多以书契以画认定，并直言其伏羲始画八卦，或伏羲画八卦。

八卦的数理基础是二进制数理，伏羲始画八卦不能仅仅是仰观俯察的单纯观象，必然以二进制数理统率所“观”阴阳之“象”，将“象”与“数”结合起来才成八卦之体，而这便是八卦之易理了。换个角度言，远古社会的结绳记事形式必然内含着二进制数理，否则伏羲氏无以始画八卦，或曰伏羲始画八卦便成无源之水、无理之画。

结绳记事是远古社会一项重要的文化活动，是先民们

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的创造，不能简单地看作只是记几个数，记某个事，而怎么“记”，以何种方式、何种方法来“记”，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结绳记事既可是以数表“事”，也可可是以数述“理”，《周易·系辞传》言结绳而治而不言结绳记事，说明结绳里面包含着古人做事的方法、思维的方式，否则后世之人是无以易之以书契的。

从《周易》内含的二进制数理来看，从古人作《易》的倚数类象方法来看，从伏羲始画八卦的文献记载来看，推定远古先民结绳记事内含着二进制数理的思维方式是有充分理由的。因此，原始社会之结绳记事应是易理思维的源起之处。

遗憾的是，无论是现存的古代文献，还是众多的考古资料，都不能直截了当地说明结绳记事内含二进制数理，但我们可以从《周易》的象数思维中、从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中去寻找线索，从我们的象形文字草创中、汉字形义结构中去获取答案。如中文数字的文字构形似应内含着二进制数理，甲骨文“五、六、七、八、九”的字形构义便似倚二进制数理的写意。

由结绳记事而至始作八卦，既是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的传承，也是一种文字的草创、一种文化的发展；中华文化的发展由记数而至书文，由数理思维而至文义思维，是一个自然的文化史发展过程。人类思维方式的传承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内在活力，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的形成规范着一个民族的文化演变轨迹，中国原始社会之结绳记事方式

向着易文化方向的发展，是有其内在的文化发展逻辑性的。

二、文王演易与易理形成

《周易·系辞传》云：“《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这是言作为易卦之《易》，或作为《周易》之《易》，大约是起始于殷周之际的。

《史记·自序》记载“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其《周本纪》又云“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看来《周易·系辞传》所云与《史记》所记在时间上是大体一致的，其拘而演易之景况与忧患辞危之文辞在义理精神上也是相吻合的。

《史记》是记历史大事的，浓墨重彩地明记文王拘而演易，说明拘而演易事件一定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周易·系辞传》是赞《易》之作，将“《易》之兴”与文王益卦联系起来，说明文王益卦在易卦发展史上一定具有重大的划时代意义。

从结绳记事的数理思维方式，到始作八卦的书契表达形式，无疑是易文化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的飞跃；从八卦之书契再至《易》之六爻卦画的形成，又不知经历了多少不为今人所知的文化演变。但《易》之形成，不仅有其“形”，还应有其“神”，不仅在于易卦卦体的形成，更

重要的是易卦中易理的确定与完善。文王演易不仅是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更重要的是将伏羲八卦推陈出新、演绎易理、创造新思维。因此，文王演易是易理思维成熟的界标。

中国古代很早便是卜筮并存，直到西周时期也是如此。龟骨裂卜，取材特殊，操作诡谲，纹兆多变，但乱中有迹，便于卜事，故古人推崇。文王益卦之前是否有筮数之法，今人已无法详细考证，但从伏羲画八卦和骨卜言吉凶来看，原始筮数之法与文王所益之卦，当有其内在的象数与义理上的继承性。

从先民结绳记事而至伏羲氏始作八卦，远古中国不乏数法的传统，但以“数”之“法”要玩出人文义理，却有着一个需要较高级别的思维能力的问题。故先民最初是以古朴的龟裂、骨纹视其吉征与凶兆，而以数玩义之法只能紧随其后、渐次发展，由此在社会地位中形成了龟长数短、龟大数小的传统占卜观念。

然而，尽管骨卜之象占历史悠久、势力强大，但自文王演易后，易卦已脱胎换骨，其方法更加完善，易理更具人文意义，其社会效应更易在民众中普及推广，更让人相信推崇，其性质意义已变，社会地位大增。当易卦之人文义理深入人心之时，其骨卜之兆纹裂象便失去生存空间了，于是春秋时的骨卜在世俗过程中逐渐势微，战国时终被筮卦扬弃。

筮卦取代骨卜的过程，从占卜而言是易卦之数理、易

理战胜骨卜之象理、兆理的过程，从文化发展而言则是易文化发展壮大的必然结果。

三、数字卦的易理与文辞

现代易学考古发现了许多殷末周初的数字卦，其中一些数字卦还配有少数文字，这些“卦”与“文”的关系，可从易理角度说明《周易》之初创情形。

据香港邓立光先生《象数易镜原》^①整理介绍：有数字卦七六六七一八，卦旁系文字曰其亡咎既（即）鱼，为世传易卦之蛊（䷑）；有数字卦七八七六七六，卦旁系一“愧”字，为世传易卦之未济（䷿），有数字卦七七六七六六，卦旁系贞吉二字，为世传易卦之渐（䷴）。

“蛊”之数字卦，论卦画之象是上山下风，其卦之爻动数理是上九阳动爻动进六五阴爻位。上九阳爻动进，由于阳进阴退，上九阳爻动而亡之，亡而为咎。上九阳动爻动入六五阴爻位中，卦变为下卦时上水下风之井卦（䷯），形成九五阳爻居于上下阴爻之中，如鱼（阳）之入于水（阴）。一个鱼字，已将其卦义和盘托出，或可为当时之卦名。鱼与蛊于字形字义不同，但卦象卦义相同，都是言上九阳动爻动入六五阴爻位中，阳陷阴中为“蛊”，“蛊”为皿中之虫，入于阴水为鱼，鱼为水中之物。故而数字卦之鱼与爻画卦之蛊是为同一易理之表述。

^①：邓立光，《象数易镜原》，第1版，41~48页，巴蜀书社，1993。

未济之数字卦，论卦画之象是上火下水。世传易卦以未济卦名言之，是述其三阳爻均未从上而下越过阴爻位，数字卦以愧言之，是述其阳爻未济渡过阴爻位而心中有愧。未济卦名是言其客观结果，愧之卦名是言其主观感受，两种述辞，角度不同，但其易理相同。

渐之数字卦，论卦画之象是上风下山。世传易卦以渐之卦名言义，是述其上九、九五两阳爻向下动进，若要推动九三阳爻一并前进，则需一个阳进阴退的逐渐过程。而数字卦未言其渐之卦名义，仅言其上九、九五两阳爻向前并进贞吉之事，与世传易卦渐之卦辞“女归吉，利贞”之义同。两卦所言，不仅其易理相同，其言辞也一致。

这些数字卦的“卦”与“文”的逻辑关系均合《周易》爻动数理，与《周易》易理一脉相承。

数字卦与爻画卦的关系，是相互继承的关系，还是相互并存的关系，虽然学者看法不一，但由于二者之间在易理上的完全一致，说明六爻卦之《易》的形成，不会晚于殷末周初，说明文王演易的史实可信，及其所演之易理的成熟性，说明卦爻文辞是易理演绎的结果。

第二节 中文数符的象数易理

一、“一”至“七”的数符草创

从结绳到书契，仅仅是文化的表现形式不同，仅仅说明文化手段的演变，其内含的人类思维方式、社会文化精神乃是一脉相承的。因此，结绳记事所内含的二进制数理，到了书契时代被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一方面是利用二进制数的进退之道而始画八卦，发展了易理之思，一方面又运用八卦之画草创了文字符号，创造了文化之形，应当说这始画八卦本身就是一种文字草创的形式。

伏羲始画八卦的具体方式不一定始于契刻，而始于随地随物画示的可能性较大，然图示的具体内容却有待进一步探讨。通行本《周易》之阴“--”阳“—”爻符是规范了的符号化图示形式，帛书《周易》之阴“∧”阳“—”符号显然带有甲骨文数字的痕迹，也不一定就是始作八卦之图式形式，但八卦之始画无论如何都是用不同的图示形式来表示有无、虚实两种状态的。有了八卦的图示，“数”的概念性必然强化凸显起来，进而创生出相应的数符，中文数符之“一、二、三、四、五、六、七”应是八卦书契时代的产物，因为它们与八卦内含的二进制数理有着内在的关系。试比较规范化符号的八卦与中文数符的关联情况，如表2-1：

表2-1 八卦符号与中文数符对照表

易卦 符号	☰	☷	☱	☲	☴	☵	☶	☳	☴	☸	☹
现代 中文	〇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说文 篆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甲骨 文字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关于数符“一”：甲骨文为“一”，八卦爻符为“☰”。《说文》云：“一，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于悉切。”于爻卦言，“一”是上爻位之初始阳爻，“道”为爻动数进之轨道，“道”之动起于实数一，“一”之动而有虚数实数之阴阳交变，故言为造分天地之象，有化成万物之功。

关于数符“二”：甲骨文为“二”，八卦爻符为“☷”。《说文》云：“二，地之数也，从偶一，而至切。”于爻卦言，“二”是上爻之阳数入于地之阴爻位下面；地为阴，阴下之数为地数。其上第一横为过去式，为虚，其下第二横为现在式，为实。

关于数符“三”：甲骨文为“三”，八卦爻符为“☱”。《说文》云：“三，天地人之道也，从三数，稣甘切。”于爻卦言，“三”数之时，数进已经历一个进退周期，上爻位从阳到阴，又从阴到阳，阴阳相交为天地之道，交

而有万物，而有人之产生，故言“三”数为天地人之道。

“三”为爻动数进一个周期，故“三”数又可表示多，一个周期以上之义。

关于数符“四”：甲骨文为“𠄎”，八卦爻符为“𠄎”。甲骨文“𠄎”表示由两个“二”组成即二倍加翻，为二进制数理。《说文》云：“四，阴数也；象四分之形。息利切。”于爻卦言，此之“阴数”指爻卦“𠄎”图中底阳爻在二阴爻之下，阴下之数为阴数；此之四分之形指甲骨文“𠄎”之数符形式。

如果说数符“一、二、三、四”还带有笔划数之痕迹的话，那么自数“五”之后，数符与卦图及其二进制数理的关系就更加明显了。

关于数符“五”：甲骨文“五”为“𠄎、𠄎、𠄎”，说文篆体为“𠄎”，八卦爻符为“𠄎”。《说文》云：“五，五行也；从二，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也。疑古切。”又云“午，悟也”、“悟，逆也”。于爻卦言，指爻卦上爻为阳“一”，下爻也为阳“一”，中爻为阴，上为天，下为地，上阳爻动进入下，下阳爻回蓄于上，乃阴阳在天地间之中爻位交午之象。“午”为逆之义，喻易卦回蓄之象，此处既指“五”之数符是因为下阳爻回逆蓄阳而得了上阳爻，又指下阳爻继续回蓄牵动了上阳爻动下而形成两阳交午于中爻位之事。“五”数之爻卦特点是上爻动进、下爻回蓄，交合于中爻位，故甲骨文又将“五”之数符直接简写为“𠄎”，紧扣其卦画中的动进回蓄特点，因而“五”之

数符最能表示其象数易理的动进回蓄之义，故“五”数被尊崇。

关于数符“六”：甲骨文为“𠄎、𠄎”，《说文》篆体为“𠄎”，八卦爻符为“三”。甲骨文“𠄎”，上小下大，上虚下实，表示爻卦二阳在一阴之下，既表示二阳之上有虚阴，也表示虚阴之下有二阳。《说文》云：“六，易之数，阴变于六，正于八；从入从八，力竹切。”于爻卦言，二阳爻一旦回蓄，将变为上中下三爻皆阳，阴爻则无立足之地，故言易之数乃阴变于六。三爻皆阳为数之“七”，三阳并进，阳进阴退，又将全数转阴，其数为“八”，故言阴之数正于八。“八”为六爻卦体，其上体卦乃三爻皆阴。从入从八者，是“六”之说文篆体（𠄎）字之构字，也指数进之变于六，正于八。

关于数符“七”：甲骨文为“𠄎”，说文篆体为“𠄎”，八卦爻符为“三”。《说文》云：“七，阳之正也；从一，微阴从中邪出也。亲吉也。”于爻卦言，三爻皆阳，故言阳之正，又言“从一”，“一”示阳爻。“微阴从中邪出”言“七”数爻卦之由来数理，即“六”数爻卦之上位一阴（微阴），在下面二阳爻回蓄过程中不知从何消失。甲骨文“𠄎”表示爻卦（三）之三阳爻将向下并进，后来说文篆体数符“七”将“𠄎”改为“𠄎”，说明三阳爻还将向前并进而有阳进阴退之事。

三画单卦最多为八卦，而数符只能自“一”至“七”。甲骨文将二进制数理下产生的“七”写作“𠄎”，与后来十

进制数理下产生的“十”相似，表示“数”已全已满已到位，故而现代仍以“七七四十九”来形容数之多、时之长。

二、“八”与“九”的数符接续

二进制数理是矢向性的，一往无前，于是按易理的二进制数理，将单卦乾（☰）之三阳爻继续向往前爻动数进，便有谦卦（☶），可谓之“乾之谦”，卦数为“九”，数符为“八”，此时上体卦之三阴爻是重复坤阴之卦，还未有数起于“一”之回复，于是继续往前爻动数进，便得山（☶）上山（☶）下艮卦（☶），可谓之“谦之艮”，卦象复始，数“一”之新一轮数进由此开始。细看“八”、“九”数符的文画图象，可进一步释解易卦六爻数动的历史轨迹。

关于数符“八”：甲骨文将数符“八”写成“𠄎”，说文篆体为“𠄎”，其六爻卦图为“☶”。《说文》云：“八，别也；象分别相背之形。博拔切。”《说文》释“公”字时又言“八，犹背也”。于爻卦言，数“八”即谦卦（☶），其阳爻已入于下体卦，阳爻有与上体卦告别、分别之象，其九三阳爻不可直进，需背而回头蓄阳，故“八”又有相背之义。

关于数符“九”，甲骨文“九”之数符为“𠄎”，说文篆体为“九”，六爻卦图为艮（☶）之卦象。《说文》云：“九，阳之变也；象其屈曲究尽之形。举有切。”于

爻卦言，“九”之“乙”形表示上阳数与下阳数之关联情形，《说文》释“乙”之义为“象春草木冤曲而出”，即指下位阳爻回头蓄阳于上爻位，故有“象其屈曲究尽之形”。“九”字之“丿”，表示卦体上爻阳呈动进下位阴爻之象。“九”数之六爻卦是“䷊”，是两个数“一”（☰）卦象相重，是重卦之后数进之新一轮数起于“一”。实数为阳爻，故有“阳之变”之说，“变”指单卦变为重卦，单卦之阳爻由“一”至“七”而全而满，重卦之阳爻乃是“七”之后阳数再从重卦之上体卦起数。孔子言“九”为“龙”形，即指阳数入下又蓄上，又将再入下，犹龙之潜水与飞天之交替而行。

数符“八”、“九”的文图仍然是按二进制数理之易卦形式创造的文字，且是重卦时代的产物，说明了从单卦到重卦的演进轨迹。“九”之后应是“十”，但十进制数尚未出现，于是人们记数以“数九”形式操作，如“一九”、“二九”、“三九”，直至“九九”之后，又开始新一轮的“数九”，这就是“九九之术”。三国时魏国刘徽在《九章算术注原序》中云：“昔者包羲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术以合六爻之变。”此言伏羲始画八卦合情合理，但作九九重卦之术，以合宜易卦六爻之变动，却是自伏羲始画八卦之后的历史事件。九九重卦之术可谓九进制数理，但这九进制数理只是二进制数理在易卦中的延伸运用，加上随后十进制数理的兴起，九进制数理如昙花一现便消失了，仅在史籍

和传说中留下一些关于“数九”的神秘文化，如《洛书》便是其中之一。

以上分析，说明了中文数符产生于八卦图示，内含着二进制数的象数易理，反过来也说明了始画八卦之具体形式乃是二进制数理的运用；同时也可说明结绳记事是以二进制数理为其思维方式，说明二进制数是我国数学之起源，说明易理起源于数理而非占卜。

伏羲始作八卦并非局限于后世所言八卦之义，它标志着中华民族易理思维方式的形成，进一步提高了人类的思维能力，同时随着文字的产生，把中华民族的特有思维模式用文字符号固定下来。如果说结绳记事是中华民族思维方式孕育的话，那么伏羲始作八卦则是标志着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成型定势。正因为如此，伏羲始作八卦才在《周易·系辞传》里备受重视。《周易·系辞传》关于伏羲“仰观俯察、始作八卦”的述说，实际上是关于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起源宣言。

本书关于中文数符与二进制数理以及象数易理的相关演绎关系的论述，只是一种有益的学术探讨，至于定论还有待于更多有识之士的深入研究。但无论如何，来自文化缘起之处的象数易理思维方式肯定会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方方面面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尤其是中国的象形文字更应该是象数易理的写意作品。希望有志者不妨对此作一些更多的有益探讨。

第三节 经传文辞的渐次形成

一、《卦爻辞》是易理演绎的结果

《周易·卦爻辞》是筮占解卦时的文辞依据，其形成之时间、编纂之作者，一直以来都备受人们关注。

我们今天看到的世传本《周易·卦爻辞》，从内容的整体性来看，首先是易理成熟后的产物，其次是筮占活动广泛深入社会生活的产物，再次是文字发展、普及后的产物。从易理成熟性看，世传本《周易·卦爻辞》当是文王演易后的产物；从六爻易卦筮占活动的广泛性来看，当是西周时期及其以后的产物；从《左传》、《国语》明言引用《周易·卦爻辞》以作断卦依据的情况来看，《周易·卦爻辞》的基本形成当在春秋时期以前。

1929年，顾颉刚先生作《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详细考证了《易经》王亥丧牛于易，高宗伐鬼方，帝乙归妹，箕子之明夷，康侯用锡马蕃庶等事迹，推定《周易·卦爻辞》“著作年代当在西周初叶”。这是专家学者从《周易·卦爻辞》所涉及的社会生活内容，对《周易·卦爻辞》形成时间所作的推断，李学勤《周易溯源》^①也肯定其可信。

应当说，从易理的成熟性到文字的内容性，均说明自文王演易至西周初年应是《周易·卦爻辞》的形成期，这

^①：李学勤·周易溯源·第1版，2页，巴蜀书社，2006。

一时期形成的《卦爻辞》有一个从无到有、由少而多的过程。但形成期并不等于著作年代，在《左传》、《国语》的春秋筮案里，大量引用了《周易》的卦爻辞，一些卦爻辞并不见于世传本《周易》，说明西周初叶形成的卦爻辞并没有完全收入世传本《周易》，或说明《周易·卦爻辞》有一个不断编辑、完善的过程。帛书《周易》与今本《周易》不仅在卦爻辞上有出入，而且卦序也根本不一样，说明卦爻辞的形成与编纂在时间与空间上确有不少的距离。

自文王演易后，易理思维大行其道，既行于殿堂之上，为统治者主导社会意识服务，也流于社郊之野，为黎民百姓排忧解难。但由于解易的角度不同，价值取向不同，而必然形成不同学理、不同思想性质的卦爻辞，于今来看至少有重阳之儒家易辞与贵阴之道家易辞之分，因而今天看到的世传本《周易·卦爻辞》必定有一个是按哪家易理编纂而成的问题。

史说孔子删诗书，定六经，从解卦角度和思想性质来看，世传本《周易·卦爻辞》确属儒家易理性质，故而世传本《周易》经儒家之手编纂是可以确定的，由此而说孔子统易之事也是可信的。

简而言之，世传本《周易·卦爻辞》的形成，非为一时一人之作，应是开始形成于文王演易以后，大量形成于西周初年，经西周社会广泛积累与运用，又经后世易人的补充完善，最后由孔子（或儒家学子）删定、编纂、承传。

二、《易传》是义理发展的产物

古人说话，常常是引经据典，其实质是引其《经文》中的易理，述其自己的思想观点，后世将这些内含易理的思想观点视为义理。《传文》是对《经文》的释解，是以其《经文》内含的易理，引述出说易者的另一番思想观点，即是从《经文》中释出义理。有的《传文》在文辞上与《经文》关系密切，有的则没有文辞上的关联。《传文》释《经文》，既可用《经文》的文辞，也可不用《经文》的文辞，但一定是在运用相同的一段易理。

如果说易者只是引用《经文》文辞，而不涉及其内含的易理，或不引述其易理去成其另一番义理，则是仅以《经文》本身作为说话的论据而已，非为阐释义理，也不能谓之《传文》。一般而言，《经文》作论据出现时，为占卜之言；《经文》随《传文》出现时，可为义理之言。因此，“经”与“传”的关系，实质上是一个建立在易理基础上的义理问题。

殷商末年，纣王暴虐，民不聊生，社会停滞，思想僵化，一场武王伐纣的改朝换代战争，必然促使整个社会发生深刻的变化。在文化领域，周文王拘而演易为殷商的灭亡、周朝的崛起奠定了思想基础。文王演卦的意义，并非只是用筮卦形式代替龟卜方式，也并非只是简单地运用“吉凶悔吝”的占卜取向，借以体现社会变动中的忧患意识，更重要的是这种演卦活动所带来的新思维，以及由此对社会的影响，对人们思想意识的冲击。

随着易卦筮占活动的兴起与普及，促使中华民族由来已久的易文化逐渐成为一种大众性的、系统性的易理思维。这种易理思维一旦成为社会化的思维活动、思想运动，成为人们认知主客世界的思维方式，必然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推动着人们的思想创造活动，从而成为西周初年“思想解放运动”的催化剂。因此，文王演卦以后，自西周改朝换代开始，中国社会思想文化领域里革故鼎新的变化，应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西周时期，筮卦占法得到了极大的普及，从而也积累起了大量的卦爻辞。筮卦的普及既得力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也获益于民生安定，社会发展；卦爻辞的逐渐积累既是筮占活动普及与成熟的表现，同时也是人们思想成果的逐渐积累。

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人们以其新的易理思维方式对社会生活进行着新的思考，通过易卦筮占活动将对社会的义理之思注入卦爻辞，使卦爻辞成为人们观察、认识客观世界的第一手资料记录。在筮占活动中，卦爻辞虽以占筮断语形式出现，却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写照，筮占之辞与义理之思在人们的社交活动中交相推动、互助补充，具有丰富的思想价值，这也难怪后世易人将卦爻辞当作《经文》，并不断地从中汲取思想营养。

卦爻辞的累积是一个由多而乱到少而精的过程，而且一旦约定俗成便不易变更，这既是筮卦占卜操作上稳定性的需要，也是占卜文化神秘性之使然。而义理的形成却是

一个由少而多与由慢而快的不断发展进程。

《周易·系辞传》有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人们的义理思想属于形而上的问题，其产生是一个更加抽象、更加复杂的思维活动，其发展必然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人们在创作卦爻辞的同时，尽管也有对社会的认识，也有其义理思想的产生，但义理的深化、系统性毕竟是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后世易人以“传”释“经”，释其《经文》中的微言大义，实质上也是一个后人从前人的《经文》中汲取义理思想的过程，或是义理思想再创造的过程。

《传文》释《经文》，说明《传文》是在《经文》之后产生，并在《经文》基础之上形成的。从《左传》、《国语》的春秋筮案看，《周易》之《经文》已成为人们筮占的典型断辞，而《易传》之传文大都在战国时代产生，说明义理的产生具有相对的滞后性。这也难怪卦爻辞出于西周社会，《易传》出于春秋战国。

三、百家争鸣催生了《易传》

春秋战国虽是诸侯割据、群雄争霸，但各诸侯国均以易理思维为其文化脐带。浓郁的诸侯文化，使易文化形成一定的地域性特色，这在客观上也为爆发全国性百家争鸣创造了条件。总体而言，百家争鸣是西周社会以来义理思想逐渐发展的总爆发，各路文化诸侯都以易理思维为说话

的依据、战斗的武器，各种思想观点相互撞碰，既形成了百家学说，也极大地促进了义理的发展。

在百家学说中，各家都有用《易》的文献记载，所谓“善为易者不占”、“不占而已矣”，说明诸子们是在运用易理思维阐释着义理，只是由于各家的解卦路径不同、解读理念不同，从而引述出不同的思想观点、价值取向，从而形成百家争鸣。

在诸子学说中，有许多与《易传》之辞相互雷同，似乎诸子之文与《传文》之间有着相互生成之意，后世易人也试图从中寻找《易传》的作者，也便趁机确定其《易传》的著作时间。但无论是诸子之义理，还是《易传》之《传文》，都是依易理思维演绎阐述的；一定的言论，相对于思想而言是一般性义理，相对于《经文》而言也可为《易传》之《传文》。因此，这对于《易传》的形成时间与具体作者，可能是难以区分开来的。

由此也可以这样来理解，百家争鸣促进了诸子义理的发展，而诸子义理之言论也可按一定对象、方式、原则编纂起来成为《易传》之传文。换言之，百家争鸣催生了《易传》。

当然，并非所有诸子言论都可编纂入《易传》，必须是与《经文》有密切关联的义理才可入于《传文》；即使是诸子专释《经文》之言论，也反映着百家争鸣对义理层次的提高。故而，近代以来的易学研究者大都认为《易传》非一时之作品，也非一人之所为。

对于《经文》与《传文》的关系，不仅要看到义理与《易传》的关联，更重要的是要理清《易传》中义理的学派性质。《易传》虽非一人一时之作，但也不是诸子百家之杂烩，那么是哪一学派所阐释的义理？是一家之言，还是多家所为？弄清楚这一问题将有助于深入理解、准确把握《易传》之思想意义。

从汉代司马迁《史记》到唐朝孔颖达《周易正义》，人们都认为《易传》“十翼”系孔子所作，为圣人之言，直到宋代欧阳修《易童子问》才开始对此有所怀疑。《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这是孔子作《易传》的直接文献证据，但切不可误认为孔子是晚年才开始喜欢而研究《周易》的，孔子晚年之“喜”是“序”而作了“十翼”之《易传》。事实上，与其他诸子一样，孔子有关义理的言论都是由易理思维产生的，在孔子《论语》中，这种饱含易理的文辞比比皆是，说明孔子一开始便是依易理思维而成家立业的。

从“十翼”之《易传》的义理来看，无论是解易的路径、方式，还是解易人的价值取向，都反映出孔子儒家的易理。至于“十翼”之《易传》是孔子亲自所作，还是孔子门徒、传人所为，都不能改变“十翼”之《易传》的学理性质。“十翼”之中，即使是《说卦传》，尽管其义理成分较少，但其解易的路径、方式仍然是儒家易理的阳动阴静，其义理思想仍然是阳爻君子积极进取、自强不息。

事实上，全部《经文》之卦爻辞所体现出来的解易路径、方式都是儒家易理，尤其是《经文》卦序以《序卦传》为本，说明《周易》之《经文》与《传文》确是经儒家修订、编纂传世的。由此而言孔子作《易》，并不虚妄。

先秦时期的义理发展，以百家争鸣为其高潮，百家学说又以儒家、道家为其基本学派，尽管儒道两家在解易路径与易理理念上相反相成，但《周易》仍以儒家易理传世，说明当时儒家易理最为流行。从孔子学理的“复古”性质而言，儒家易理应是承袭了自文王演易以来的“正统”易理。儒家易理统《易》传世，说明《周易》在整个百家学说中的重要地位，这也难怪后世将《周易》尊为六经之首。

第四节 后世易学的继承发展

一、象数理占，各家不同

《周易》的数理逻辑思维，既可用于打卦玩占，也可用于义理演绎，故而象数理占浑然一体，这是检验后世之解卦释辞方法正确与否的关键所在。在易学发展史上，占卜与义理虽然同根同源，但却有着各自的发展轨迹，故而各家解易因其角度不同、目的不同而自成一体。

先秦易学从春秋时期的春秋筮案到战国时期的诸子学说，走完了中华易学从“占卜易”到“义理易”自然成长的文化发展过程，百家争鸣不仅是易学形成发展的一个高峰，而且是中华文化基本成型的标志，铸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色。

今日之世传本《周易》为儒家所传，义理色彩浓厚，不仅《经文》之卦爻辞按照儒家易理选编，体现“阳动入阴、阴静纳阳”的扶阳抑阴的解卦述易观念，而且解经释义也自成文案体系，于《经文》中演绎出各式释易《传文》，彰显着儒家的人文理念、社会理想，使占卜易华丽转身为义理易。

先秦易文本是依其二进制数理而作，其卦序也是二进制数之数序，即后世所谓的“先天卦序”，而儒易却以一篇《序卦传》之义理解文改换原本经文次序，意欲以序卦

的人文色彩替代卦序的数理属性，借之阐述“推天道以明人事”的义理。《序卦传》所依之卦序应该是一定筮卦方式下产生的筮卦之序，说到底也是一种具有先天性质的自然卦序。《序卦传》其本意是以义理演绎卦序，给自然卦序输入社会意识，给筮卦之序套上义理色彩，然却让后世占卜易说从非覆即变的说卦形式中衍生出种种卦象说法，助长了后世以象解卦风起，其适得其反与误导之远都是儒者们始料不及的。

自孔子定易以后，儒家易理逐渐一统天下，西汉前期儒易传承有迹可循，以“传”解“经”离古不远，但就易学发展而言似是守旧有余、创新不足。于是西汉中后期，有易家以“灾异”作号召，从占卜角度讲授另类象数易法。首先是儒易学子孟喜勇改师法，倡导“卦气”之说，后有焦延寿、京房、费直、高相诸家，离开先秦易理的二进制数理进退之道，不讲“经文”易理，只以卦象排列，并与五行、干支、律历配合，形成“占验灾异”之“术”。尽管这类象数易法扩大了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视野，拓展了易学的研究范围，后世易家也因之称其为象数易学，但此类象数易学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占卜易学，与先秦之占卜与义理相容之易学相去甚远。

于是，延至东汉，有郑玄、荀爽、虞翻三家，以及马融、刘表、宋忠、陆绩等易者，将西汉占验派的另类象数易法复用之于注释《经文》，试图反过来从《经文》注释中找到灾异的依据，企图借先秦易学的形式以包装汉易

占验的内容。在前期占验派易学中，费直说易既占验灾异，也墨守义理解经的儒家传统，并在释易形式上将“十翼”《传文》撒散附经以说经义，故而后期注经派易学虽采“费氏易”的解经方式，但其内容仍然是占验派各家的学说。从易法言之，以“灾异占验”之象数方法注释《经文》，必然割裂“象”与“数”的原本内在关系，除了以象烦人之外，不可能解通《周易》卦爻文辞，故而“费氏易”之大振，也没法回归《周易》原本“象数原理”。

汉易象法的要害是割裂“象”与“数”的内在关系，其表现必然是“易象滋生，愈演愈繁”。为脱汉易繁象之困，魏时王弼摒弃“以象注经”的方法，复以义理解卦，史称“王弼扫象”。王弼撰《周易注》，以其《周易略例》既“明彖，明象，辩位”，又“明爻通变，明卦适变通爻”，以卦主说、爻变说、适时说言其经文义理。乍一看，王弼似乎直承先秦古易，于是给魏晋易学带来一股先秦义理的清新气息。弼注释易的基本观点是得意忘象，认为“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虽然击中汉易繁象“定马于乾，案文责卦”的弊端，但毕竟以“意”代“象”，脱离爻动数理，缺乏数理逻辑思维，与先秦易理不合。得意忘象的释易解卦方法，不能击中汉易象法割裂象数关系的要害，说明“王弼注易”并未完整地、准确地弄清《周易》原本象数原理，也说明历经两汉象数易法的洗礼，人们在解卦释易方面已难回归先秦易理的二进制数序之易道了。故而“王弼扫象”是只见汉象惨败，未见卦

序改弦，以今日之视点言之，是“认对了病，吃错了药”。

入宋以后，易学在义理与象数两方面都得到更大空间的发展。程朱理学将易学义理更加形上化，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更加抽象地概括了易卦“一阴一阳之谓道”的义理思想。宋易不仅在先秦义理的基础上更加向哲学化方向发展，而且在象数方面以其图书形式，探讨易卦的阴阳变化规律，北宋邵雍的先天易学还从阴阳排列规律中还原了易卦的数理卦序，并对易数规律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但遗憾的是邵雍之“加一倍法”所排出的先天卦序与原本的二进制数序相反，没法阐述易卦数理的进退之道，其问题的关键在于没有从二进制数理角度去认识易卦，故而人们不得已再次与先秦易理失之交臂，实在可惜。

宋易在义理与象数两方面虽然对易学都有重大发展，但就解卦释易方法而言却是隔空架屋，并未真正触及先秦易理的释解方法。于是清代易学以复古“汉象易”为要，认为汉易离古不远，试图从汉易的象数易法中寻找先秦古易的真谛，殊不知汉象之易早已背离先秦易理的数理之道，汉易是脱离先秦易理的始作俑者，因而清易复古是走对了路，跨错了门，必然无果而终。

对于易卦中的二进制数理与易理的关系问题，自宋以后，近、现代都没人去做更多的研究，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王赣主编的《古易新编》（黄河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才有针对性地对此问题做了一番专门的有益探索，对本书也有诸多“启蒙”教益，但同样由于不识二进制数

理的进退之道而未获成功，故而人们至今没法搞清楚《周易》卦爻文辞的象数依据。

总之，尽管《周易》经传文辞是象数理占，浑然一体，但秦汉以后的各家解易，或是以象解卦系于占卜一隅，或是以义解易而不及象数关系，形成象数与义理分离、争讼的局面，先秦易理不得而知乃在情理之中。

二、正本清源，返朴归真

“易”之由来，源自远古先民的一种数理逻辑思维，但“易”之内涵，不仅仅是数理推理，还有类象认知，它既对客观世界做定性式的分类认识，也对事物的分类特性做规律上的推理演绎，既有对社会价值、人文义理的探究，也有对事物发展变化的预知。先秦易理是一种借助于类象方法、建立在数理逻辑基础上的认知方式，是一种特殊的方法论。由此构成“象、数、理、占”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并以此形成两个基本关系，即象数关系和象数与理占关系。

象数关系包括象数相因和倚数类象两个方面。所谓象数相因是指象由数起，数由象表；所谓倚数类象，是指在阴阳类象的定性认知基础上，依其二进制序数进退方式的数理逻辑推理。从逻辑学角度言，数理逻辑是以研究推理规律为核心内容的逻辑，但就一种特定的逻辑思维而言，它既有推理方面的演绎，也有概念方面的定性，逻辑学是

以一定规律形式从一个概念演绎出另一个概念。在先秦易理中，类象是定性认知，它将万千事物定性于阴阳二性，以便把握其事物的基本特征；倚数是推理演绎，它用二进制数理的进退之道运行阴阳二性，以便把握其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性。易象以其对客观事物一分为二的分类用于概念形式上的定性，易数作为一种演绎形式用于规律运行上的推理，没有易象的定性认知便没有易数的推理演绎，没有易数的推理演绎也无所谓易象的定性认知，象与数相因而成，交相而用，单纯的数理形式不能成其为易理，单纯的类象定性也不具备易理的认知功能，只有数理演绎与类象认知结合运行才可成其为易理思维。因此，先秦易理的本质是象数关系，而由此形成的易学在学术归类上便是一个思维形式问题，一个认知方式问题，先秦易理即是一种借助于类象形式、依托于数理演绎的一种逻辑思维形式，一种独具特色的认知方式。

象数关系是易理的本质问题，换言之，易理的本质是一种象数思维，或曰是一种象数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用于推理预测可为占卜，用于人文思想可为义理。易理的运用方向决定着易学的学术性质，用于占卜而为占卜之学，用于义理而为人文哲学。象数关系属于易理的认知方式的方法论问题，象数与理占关系属于易理的应用性的功用问题。象数与理占关系构成了两个基本组合，即象数与占卜的组合、象数与义理的组合，因而易理具有两种属性，一是占卜属性，一是义理属性，也由此形成两种易

学，即占卜易学和义理易学。

作为占卜易学，汉易象法以象说事，显然是牵强附会而缺乏逻辑演绎依据；而先秦时期的占卜，尽管是倚数类象的解卦述辞，似乎有些数理逻辑因素，但由于是建立在偶然性的筮卦操作方式基础上，也仍然缺乏事理逻辑依据，仍然是信则灵，不信则弃。作为义理易学，是从数理逻辑角度论证事理，是以数理逻辑演绎人文义理，具有一定的逻辑思维力度。尽管单纯的象数逻辑思维作为一种认知方式难具完备的科学性，但用之以认知人文精神却是可取的，具有价值取向上的合理性。易学不属于自然科学，而是一门人文科学，作为一种“术”，它不具备科学性，而作为一门“学”，却具有价值性。从人文科学角度而言，易学从形下之象数演绎形上之义理，有着一整套人生伦理思想体系，从阴阳道德范畴到主客关系理念，从天人合一的和谐思想到“儒道互补”的文化传统，无不具有鲜明的哲学性质，故而先秦《荀子》诫之以“善为易者不占”。

易学史上，自汉至宋，又自宋而下，形成了象数派与义理派“剪不断，理还乱”的争讼局面，争论的焦点表面看是象数与义理的解易关系问题、象数与理占关系的应用性功用问题，究其基本点还是没有搞清楚象数关系这个易理的本质问题。就象数关系而言，在先秦易理中，象数与义理是内在的有机统一的象数相因而倚数类象，既演占卜也释义理，因而不能将象数与占卜等同起来，象数不等于占卜，它还可以演绎义理，也不能将象数与义理分割开

来，没有象数便没有义理。先秦时期的占卜是由象数相因而至倚数类象的操作方式，两汉以后的占卜是以象喻义而至“以义说事”的操作方式，两种占卜方式在易理上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周易·卦爻辞》是用倚数类象的演绎方法所作，后世易人用汉易象法解读卦爻文辞，当然不能释解其意蕴，这是汉易以后历代易家解易始终陷入迷雾、不断误入歧途的原因所在。

由于象数思维本质上是属于一种数理逻辑思维，因而象数思维以数理逻辑推理为核心，而以类象定性的概念认知为辅助手段，由此形成重数轻象（即重数理演绎而轻概念认知）的思维定式。在先秦易学中，人们以数论易，对易道问题论述较多，而对定性认知问题却局限于阴阳类象的两分法，尽管在先秦诸子百家中有阴阳家的五行生克转化学说，也有明辨关于思维方式的激烈争论，但都未改变先秦易理注重于阴阳运动变化的学理定势。随着社会生活日益丰富多彩，在百家争鸣的学术推动下，在秦汉战乱的社会变迁中，人们的认知领域迅速扩大，阴阳类象的简单定性认知越来越不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类象定性的概念认知势必寻求突破，逻辑推理也不再局限于数理演绎，人们的思维形式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推动着古老易理的象数思维逐渐转型，因而以象喻义的汉易象法乘势兴起，在极大地扩大了人们认知领域的同时，先秦易理的数理方式便逐渐淡出人们的日常思维领域。

汉易象法的兴起，使人们的思维形式发生了诸多变

化，解易之人将象与数对立起来，重象轻数，有象无数，甚至干脆另寻象数，宁可从易卦中寻找一丝半象、互象，也不愿从卦爻辞对客观世界的表述中去体会易卦的阴阳数理变动关系，从根本上离开了二进制数理的易道。久而久之，人们一方面对“干支五行”、“河洛理数”趋之若鹜，钟情于占卜玩味之中，一方面又企图从一大堆自设的乱象中寻找《周易》卦爻文辞的说话依据，这种错了“数”、又变了“象”的解卦方法，自然无法解开《周易》的象数关系，读不懂《周易》的卦爻文辞。

不过，知道从易象中寻找《周易》卦爻文辞的说话依据，怎么着也比玩占不恭有益，但我们应该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先秦时期的《周易》，应该用先秦时期的说易解卦方法去解读，但这种说易解卦方法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百姓日用而不知”（《周易·系辞传》），先秦时期没有遗留下直接的文字说明、完备的文献记载。随着易理思维方式的转变，两汉以后所形成的各家解易方法，虽说是易学在各个历史时期发展变化的不同形态，但它一旦以权威的传统解易法名义用之以反解先秦时期的《周易》经传文辞，企图“削足适履”，那就大错特错了。换句话说，传统解易法从方法上、理念上，其要害都必然是反对《周易》内含的二进制数理，这个问题从汉象易法开始一直延续至今。因此，若要正确释解《周易》经传文辞，正本清源，还必须从二进制数理入手，重新回到《周易》经传文辞的原道上。

第三章 中华易理与文化传统

《周易》有用吗？为何成为六经之首？又为何“百姓日用而不知”？君子问道，修身济世，何以一分义理普照人间？中华民族，昂首阔步，几千年的精神支柱何在？总之，中国文化，璀璨夺目，早已屹立于世界东方；炎黄子孙，自强不息，始终把握着自己命运。

本章从易理思维演绎传统文化的角度，探讨了中国文化以阴阳道德为其基本内核，经过“百家争鸣”的义理洗礼，形成儒道互补文化格局的演绎之路，带您走进《周易》的义理思维领域，领悟中国的文化精神意蕴，明白中国人成其为中国人的思维密码，以期重温《周易》义理，弘扬国学精神。

第一节 阴阳道德种下文化内核

一、思维方式造就文化内容

如前所述，我国远古先民倚数类象的象数思维活动是一种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活动，象数思维是一种思维方式。

作为一种思维方式，象数思维不仅有着一个思维形式的问题，同时也内含着思维主体对思维客体的处置方式、价值取向的问题。在象数思维活动中，就思维的形式而言，有其倚数类象的思维运行模式，即“思维的程式、方法；就思维的内容而言，又内含着关于对象世界的认知结构模式”主客关系的价值结构模式。因此，象数思维作为人类社会早期阶段的一种思维活动，无论从思维的形式看，还是从思维的内容言，都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思维方式。

这种思维方式可名之以象数思维方式，或曰之以易理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概念的使用、推理的方法等各方面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它是以类象方法建立起定性概念，又以数理形式演绎其推理关系，是以“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方法，由“形下”而“形上”形成的一种特殊的逻辑思维。

凡人类的思维活动都应具有一定的思维形式，具有一定思维形式上的逻辑性，否则人们之间的思维活动无法交流，但不同民族的逻辑思维在方式、方法上是有一定差异的，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因此，本书在涉及这个问题时将我国先民运用的、《周易》内含的逻辑方式权且谓之以象

数逻辑思维方式，或简称为象数思维方式，而把现代社会运用的逻辑方式笼统地曰之以现代逻辑思维方式，或简称为逻辑思维方式，目的是为了强调易理思维在逻辑性上具有其特殊性。

任何一种思维方式都需要运用一系列的概念、范畴来运作表述，易理思维在“倚数类象”的述辞过程中也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阴阳道德观念体系。阴阳道德是象数思维方式的两对核心概念、基本范畴，既体现出象数思维的运作方式，也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和哲学思想。

《周易》的义理有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可从阴阳道德概念的演变中得其要旨。总的说来，阴阳二字从无到有，由少而多，说明象数思维的概念表述是逐渐形成的；道德二字在《经文》中出现较少，属于形下字义，由《大象》而《彖传》至《系辞传》，其义已逐渐由形下而形上。尤其是《大象》有“德”无“道”，《彖传》多“道”少“德”，突出地说明《易传》逐渐形成“道德”概念的“形上”之义。而对阴阳道德作形上义理之深广阐述，则是以儒道为首的“诸子百家”依托相同的象数思维方式，运用不同的解卦路径、价值取向所作出的不同哲学诠释，形成的不同思想理论。

简而言之，我国先民创造和使用的、蕴含在《周易》经传文辞中的象数思维方式造就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而阴阳道德的观念、概念是这个传统文化内涵的核心与基石。

二、阴阳是对自然关系的概括

（一）阴阳类象定性

大千世界，五彩缤纷，瞬息万变，稍纵即逝，如何把握住这大千世界，作易者首先将其归类于阴阳两类。万事万物，非阴即阳，非阳即阴，易卦将大千世界归类于阴阳两类，是为了便于运用二进制数理去演绎义理，但作为一种认知方法，却是将事物作两分法定性，并进而对其阴阳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索。阴阳定性是认识大千世界的开端。

（二）阴阳变化形式

阴阳虽源于类象定性的认知，却用于数理变化的表达，也只有数理变化中，阴阳关系才能建立起来。阳爻以其动进与回复交替运行方式，流动在易卦的上下六个阴爻位中，《周易·系辞传》谓之“周流六虚”。

阴阳的变化形式与二进制数理有关，二进制数理的数进方式，规范了阴阳变化形式。在《周易》中，阴阳变化形式表现为：

阳动入阴、阴静纳阳：在二进制数序的易卦中，表面看是阴阳爻在不断地交替变化，实质上是阳爻在阴爻位中不断地动进、回蓄、再动进的一个循环往复、循序渐进的数进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阳爻主控爻动数进，阴爻以静纳阳，阳入而阴纳便完成一个阴阳交媾变化的过程。

阳进阴退、阴阳转化：在阴阳交媾过程中，阳爻动进

于前之后，原阳爻之爻位不再有阳爻，即由阳转阴，形成阳爻进于前而阴爻退于后的局面。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阳进阴退，才产生了阴阳相互转化。

动进回蓄、迂回向前：阳爻动进于前，阴爻退变于后，形成阳爻不能负阴而行的局面。因此，阳爻动进之后，必须回头蓄积阳力，才能再次向前动进。阳爻动进，回蓄，再动进，再回蓄，每一次动进后，都需要回蓄，每一次回蓄都是为了再一次更大的动进。阳爻动进是数进的基本方向，回蓄是暂时的停顿，却是不可或缺的力量蓄积。故而阳爻向前爻动数进表现出曲折、迂回而行的特点。

（三）阴阳运动规律

阳爻运动依循着自身的数理轨迹，因而阴阳变化也相应地表现出特有的运动规律：

阴阳关系：对立统一。在易卦中，阴阳双方共存于二进制数理轨道中，表现为相互对立，相互区别，随着爻动数进，又表现为相互依存，相互转化。阴阳统一之基础，是数进之轨道。

阴阳转化：量变质变。在二进制数理的先天卦序中，阳爻动进由剥（䷖）而否（䷋）而至姤（䷫），完成了阴底卦的量变过程，再由阴底卦之姤（䷫）至阳底卦之复（䷗），虽然仅是一个卦时的进程，却是一个迅猛质变的飞跃。随后又开始阳底卦由复（䷗）而泰（䷊）的新一轮量变过程，至乾（䷀）大卦时则又是一个质变的关节转折点。

阴阳运动：否定之否定。易卦之二进制数序，由坤（䷁）之剥（䷖）而至否（䷋）之姤（䷫），再由姤（䷫）之复（䷗）而至泰（䷊）之乾（䷀）的爻动数进过程，包含着两个阳爻动进变化的量变与质变，是一个完整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三、道德是对社会关系的概括

（一）“道”的象数内涵

《说文》：“道，所行道也，从辵从首，一达谓之道。”又云：“辵，乍行乍止也。”“道”是人所行之路道，有人行之义，而“道”字从辵，乃忽走忽停之象。在易卦中，阳爻每行一步都要停顿一下，以便后蓄阳力再行前进。因此，“道”之字，虽其文义是指人所行之路道，但于《周易》文辞中却是指阳爻依循二进制数理进退规则，以其动进之“行”与回蓄之“停”交替变化方式，行走在二进制序数的进退轨迹大道上。

易卦阳爻所行之大道是指易卦之爻位，阳爻在六个爻位中反复动行，《系辞传》谓之“周流六虚”。卦爻辞中有“道”字者四卦例，皆指爻位，作道路解，如复（䷗）之卦辞“反复其道”，言其阳爻动进入于底爻位后，又复反回蓄于上面的爻位。《大象》无“道”字，因其以上下三爻卦之《大象》解卦而无爻位可言。《小象》有道字者

十八卦例，其中有指爻位，如姤卦（䷫）初六“柔道牵也”，言其初六阴柔之爻吸引、牵引上面的五个阳爻并进入来；也有指“道”之轨迹，为数理规则之义，如复卦（䷗）上六“迷复之凶，反君道也”，言其初九阳爻若迷惑不知复蓄阳爻于上六爻位，便违反阳爻君子动进回蓄之轨道、法则。《小象》之道有时不易区分是爻位之“道”，还是轨迹之道，这正好说明“道”字之义的由来与发展。《彖传》有道字者十六卦例，仍是爻位之道与轨迹之道兼而有之，并以其天道、地道、人道将轨迹之道引申为道理、道法之道，开始了“道”之形上化。《文言》与《系辞传》的主要特色在于形上化论道，如《系辞传》云“一阴一阳之谓道”、“《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

应当注意的是，不论“道”用于爻位之道，还是轨迹之道、形上之道，都是依于二进制数理进退法则，叙述其阳爻动进回蓄之道，只是于阳爻动进情形或实指或引申喻义之不同而已。一般而言，实指者乃占卜之辞，喻义者乃义理之辞。因此，“道”由路道而至轨道，引申出道理、道法，乃是基于象数思维而使形下之象数产生出形上之义理。

（二）“德”的象数内涵

《周易》中“德”字原应为“惇”，而“德”为后起字。《说文》：“惇，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从直从心。”又：“德，升也，从彳惇声。”“惇”之外得

内得，说明“惠”有“得”之义。《说文》云：“得，行有所得也，从彳得声。古文省彳。”又云：“彳，小步也。”彳 + 得 = 得，故言“行有所得”。而惠 + 彳 = 德，其义有转。从易卦爻动数理看，“惠”之字形从直从心，表示阳爻自身动行是“直”进向前，进而入于前面的阴爻位之“心”中。“惠”之“外得于人，内得于己”，是以易卦上为外、下为内，言其阳爻向上“外”蓄阳爻之人，向下弃居而行，得己于“内”。阳爻是进亦得，退亦得，而后起之“德”加上“彳”旁，是指阳爻向下“小步”而“内得于己”之后，便需回蓄于上而“外得于人”，故“德”之字义仅言其为“升”，是阳爻回“升”于上爻位而外得于人。

“得”与“惠”及“德”，音同字异，说明同源；字异义异，说明有别。由“得”而“惠”，在易卦中是言其阳爻动行之得失结果；由“惠”而“德”，在易卦中其内涵仍是易卦阳爻数进之事，但“德”仅言回蓄积升之义。“得”与“德”加上“彳”旁，突出了阳爻的动行之义，也说明了“得”是动词，而“德”（惠）则因直接表述阳爻动行过程遂成为阳爻的代名词。

卦爻辞有“得”字者二十六卦例，皆言阳爻动行取得爻位或获得阳爻或遇到某种情形。而有德字者仅五卦例，皆为代词、名词，代指阳爻本身。如讼卦（䷅）六三爻辞“食旧德”，言六三阴爻欲食纳即将并进而来的上面三个阳爻。卦爻辞中未有明确的阴阳爻概念之文字，故以“德”字代称阳爻；卦爻辞中“德”字较少，而《大象》

则“德”字较多，有十四卦例，且是着重描述阳“德”的动行意义，好似一篇阳德的颂辞。于是，德字既内含着阳爻的特性、功能之义，也体现着人们对阳爻价值的赞誉与推崇，故而这“德”字也从言词语义之形下义，演变为人文义理之形上义。

（三）道与德的象数关联

在《周易》文辞中，“道”为路道、路径，喻指阳爻所经过的爻位和动行的轨迹，以至从代指二进制数理进退法则，引申出道法、规律之义；“德”指阳爻动行之特性、方式、功用，以至从代指阳爻本身，引申出品德、德性之义。在“道”与“德”关系中，“德”为“道”中之“德”，“道”为“德”行之“道”；“道”在“德”之足下，“德”在“道”中运行。因此，“道”与“德”同源而生，相异而成，共同构成象数思维的一对基本范畴，既是对阴阳与数理关系的形上化表述，也是将阴阳的自然关系引入社会关系的表述。

“道”与“德”同源于象数思维方式，相异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体现出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道”之路是客观存在的，具有客观性，路之轨即二进制序数的进退方式，犹如客观的自然规律。“德”之行是阳爻的主动进取，具有主观性，阳爻动进之自强不息精神，犹如人之主观能动性。阳爻之“德”循“道”而行，是在尊重客观的数理规律前提下，充分发挥其积极进取的主观能动性。在

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基于同一个象数思维方式，运用共同的“道”与“德”基本理念，因而“遵道重德”遂成文化共识。

四、两重关系，对立统一

在易理思维中，象是表数工具，数是象之运行路线、轨迹；象类万物于阴阳二性，数运阴阳于进退之道。

“道”之内容是阳爻动进回蓄之运行轨迹，阳爻动进回蓄之行为既是道之表现形式，也是阳爻循道而行之德性。

“道”之本质是阳爻动进回蓄轨迹的客观规律性，“德”之本质是阳爻主动进取之主观能动性。

“阴阳变化”虽始于形下自然象数之规则，却至于形上规律法则之义理；“阴”与“阳”相因而成，交相而用，本于阳而据于阴。“道德相承”虽源于易卦演筮之游戏，却至于社会人事之义理；“道”与“德”相源而成，互助而用，本于“道”而据于“德”。“阴”与“阳”、道与德，乃至阴阳与道德，相辅相成而同生共存。因此，“阴阳道德”两对概念范畴，同源于易理的象数思维方式，共同演绎着由形下而至形上、由自然而至社会的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和谐机制，这一和谐机制是易理思维最本质、最核心理念。

《周易·系辞传》云“一阴一阳之谓道”，这阴阳相交互媾而又相互转化之轨道，乃是一条自然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多种关系的合作双赢、和谐共振

之道。

五、易理思维的文化精神

易理思维从阴阳关系中演绎出道德理念，又从阴阳道德中演绎出社会人事义理，形成精神文化中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阴阳道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两对核心概念、基本范畴，是几千年来中国人的思维心结、思维过程中的原始代码，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核。其基本精神是：

（一）“阴阳”真谛：相反相成，辩证统一

阴阳关系既是对立的，也是统一的，于数进过程中相互转化。在易卦中，阴爻与阳爻的对立统一关系，虽然在古人眼里不一定就是近现代辩证法学说所建立的三大规律理论，但二进制数理之爻动数进、阴阳转化过程本身就内含着这三大规律法则，从《周易》六十四卦名的设置，可以清楚地看到古人已经对辩证法精神有着深刻体会。因此，易理思维中的阴阳关系实质上是一种辩证统一关系，《周易》的象数思维方式从基本精神上讲是一种阴阳辩证理念。

（二）“德”之品性：自强不息，与时俱进

在易卦中，阳爻呈现出积极主动的进取精神，阳爻动行既是循其动进回蓄之轨道而动，也是依其各卦时之变化情况而行。在动进过程中，既有剥（䷖）、否（䷋）、

旅（䷷））、师（䷆）等卦时的昂扬奋进，也有比（䷇）、谦（䷎）、坎（䷜）、困（䷮）等的曲折回旋。阳爻之动进，一方面是自强不息，一心一意谋发展，一方面是与时俱进，从不停滞于旧卦时，始终循着二进制数理动进回蓄之道，不失时机地追逐着由坤（䷁）而乾（䷀）的光复目标。在《周易》和百家学说中，阳爻喻为“德”，儒家又比为“君子”，君子之性便是德。因此，阳爻自强不息、与时俱进，既是阳爻的本质属性，也是君子德性的自然品格。

（三）“道”之本质：主客统一，实事求是

在易卦中有一个阳爻动进方式与动进之因的问题，“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系辞传》），内含着一个阳爻积极动进的主观性与动进轨迹的客观性之间的关系问题。虽然儒道两家于爻动数进的因缘认识不同，但都认同既有阴阳变化，又有变化规律。儒家虽“据于德”，但毕竟“志于道”，主张以“德”之积极进取精神主动地去追求阳爻动进规律之道；道家虽主张“道法自然”，但毕竟“尊道贵德”（《老子·德经》），并不否认道中之德的动进回蓄运行，只是认为德之动乃是道之使然。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形成儒道两大基本流派，从根本上讲是基于“尊道重德”的基本价值取向，故而形成儒道互补的文化传统。所谓“尊道重德”文化传统，就是既要发扬儒家易理的积极进取精神，又要遵循道家易理所主的自然规律。换言之，主客统一，实事求是，是“道”之本质精神所在。

（四）《易》之精髓：阴阳道德，和谐共振

阴与阳的对立统一是一种自然关系的和谐，道与德的相承融合是一种主客统一的和谐。阴阳与道德的融会贯通，形成了形下与形上的统一，沟通了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古人用“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天人观念来定义古易的社会功用，从而也释出了和谐易理关于自然与人类和谐共振的价值追求。因此，和谐是易理最本质、最核心的游戏规则，是易之精髓所在。

第二节 儒道互补构建文化格局

一、“儒家易理”的价值追求

儒家以孔子思想为基础，在孔子学生记载其言论的《论语》中，集中体现儒家思想观念的关键词有：道德、君子、孝、悌、仁、义、礼、忠、信等。

（一）关于道德与君子

《论语》对“道德”的论述基于易理象数思维，其特点是从阳爻动进之德的角度去论述动进轨迹之“道”，在与阳“德”的关系中言轨“道”。如《论语·述而》“志于道，据于德”，即言志向是追逐道进之轨迹（规律），“道”是追逐之目标，但追逐之动力却立据于阳德。故阳德是主动者，若无德之动，便无道之轨，德行而道成，儒家由此而重德。

道与德是主客关系，重阳德即是重人之主观能动性，正如《论语·卫灵公》所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儒家在重阳重德之时，必然从反面看待阴爻的地位和作用，因而将阳爻与阴爻定义为君子与小人，每每比较其二者的功用，推崇其阳爻之德性，可以说儒学即是君子之学。阳为德，阳爻动进之主导性便是君子之德性；阳爻动进而开创天下之道，故而君子立于世便是“进德修业”。

阳德进而所修之“业”，谓之“孝悌”、“仁义”、“礼、忠、信”等。

（二）关于孝悌与仁义

《论语·学而》云：“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又云：“弟子入则孝，出则悌。”

《说文》云：“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又云：“悌，善兄弟也。”“孝悌”者，入于上而孝顺父母，出于下而善从兄长，于易卦乃指阳爻回蓄入于上，动行出于下。言做阳爻君子之人是要既回蓄又动进，而只“好”（回蓄）犯上之人就鲜少了；不“好”（回蓄）犯上而只好（作乱）入下之人是没有的；阳爻君子务其回蓄动进之“本”，则本立而阳动之道生成；“孝悌”所体现的阳德回蓄动进之道，其为仁之本吗？简言之，阳爻回蓄喻之“孝”，动进为之“悌”；“孝悌”者，阳德君子动进与回蓄也。

何为“仁”？《说文》云：“仁，亲也，从人从二。臣铉等曰：仁者兼爱，故从二。”《论语·颜渊》云：“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又云：“泛爱人众而亲仁。”于易卦言，“仁”是阳爻因“亲”而入于阴爻位，因“爱”而转其阴为阳。其实，阳爻动进以“仁”乃阳爻动进之本性使然，非其所爱阴爻，实为对阴爻晓之以利，

使之由阴转阳罢了。故《论语·里仁》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此之“仁”与“义”皆喻阳入阴、阳化阴之事，只是二者所言角度不同而已。“仁”以阳爻作用言之，阳入阴之为仁；“义”以阳爻本性言之，阳德循道而行之为义，“义”之表现乃是阳爻动行之趋势。《说文》释：“义，己之威仪也”，即阳爻动进之仪势也。

（三）关于礼、忠、信

《论语·八佾》云：“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于易卦言，“礼”是阳爻“奢”进于前，进而宁愿“俭约”而止于阴爻位。《说文》释：“礼，履也。”《序卦传》云：“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礼为名词，履为动词，履卦（䷉）之义是指阳爻蓄满阳力后从上面爻位礼拜而履下，入于六三阴爻位。《论语·卫灵公》言“礼以行之”，也是言阳爻履行于前。故阳爻的动进过程、方式谓之“礼”。阳爻礼（履）而入中于阴爻位心中为之“忠”，入中于心也，则“忠”是言阳爻动进阴爻位之行为。《说文》释：“忠，敬也”，也是言阳进阴纳之行为，“敬”为动词。《论语·里仁》云：“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言阳爻君子使入阴臣爻位是用之“礼”进，而阴爻臣子事奉阳爻君子则献之以忠纳。阳入阴之后，转其阴为阳，新阳生成而为“信”，《论语·卫灵公》云“信以成之”，则“信”是从阳爻动进之结果而言的。

（四）儒家理念的思维逻辑

儒家重阳德，认为阳动阴静、阳尊阴卑，是故阳进为礼，阴纳有忠，阴阳相成而为信，礼忠信合而为仁。仁之本，乃孝悌之回蓄与动进；成仁之功，乃阳德循道之行。道之本是阳爻动进回蓄之轨迹，具客观之规律性；德弘道是主观之能动性，主观见之于客观而曰仁。本于道，动于德，成于仁。道之动进回蓄乃儒家之追逐目标，德之积极进取乃儒家之君子品格，仁之阳进化阴乃儒家之社会理想。在主客关系中，儒家虽“志于道”却“据于德”，重主体精神，把德看作道之性，把道作为德之动，主张修身进德立业，积极入世弘道，体现出一种基于象数易理思维方式对人生意义和价值追求的精神。

二、“道家易理”的思辨精神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礼记·中庸》），承袭了《周易》阳动入阴、阴静纳阳的述易理念。但作为对儒家思想之反思，老子《道德经》将易卦阳进阴退的阳爻动进方式解读为“阳进遂亡”认为阳爻动进是舍身而行，动进于前虽有新阳生成，但原阳爻却进而转阴，阳转阴为亡。故而道家一反儒家以德论道之传统，形成以道统德之易理，虽没有儒家那么多的主体性价值追求，却也有着更多的客观性思辨精神。

（一）《德经》反思孔学

帛书《德经》开篇言：“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也。”言若处于上爻位之阳德因其不动进入下去获取阳德，由于未发生阳进遂亡事件则可保有其自身之阳德；若处阴爻之下的阳德不动进于前，虽不丢失其自身之阳德，但由于不去动进则也无获取阳德；若处于上爻位之阳德无动进作为，则阳德便无所为也。此言阳德动进之得失问题，即阳爻动而失其身，不动而保其身，但为保身而不动，也就是无所作为了。如此看来，阳爻动也不是，不动也不是，故而阳爻之德也并非那么神圣。此之观点与儒家“进德修业”理念格格不入，由此而对“仁义礼”的看法也大异其趣。

《德经》接着说：“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也，上礼为之而莫之应也，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言若上爻位正值阴阳爻相亲仁爱之时，则阳德还来不及往下动进，还无以作为；若在上爻位的阳德呈动进之势，将循道而“义”行之时，则阳德是有所作为的；但若上爻阳德礼（履）进之时，阴爻静候而不出门（爻位）迎（应）接，则由于阳进阴退，上爻阳德只好将自己推臂而抛扔于前，故而就使原上爻位之阳德退出，消失于易卦爻位之轨道外。如此说来，上爻阳德若持有仁爱之心，便无动进之为；虽可循义而行，也只能是礼进而亡。亡而失于道，动进有何义？

于是，《德经》紧接着又指出儒家关于道德、仁义、

礼忠信观念的混乱和危害：“失道矣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言在上爻位的阳德退失道外之后，处下爻位的阴爻才有阳德所获；失去上爻阳德之后，才有阳入阴之仁爱；阳爻仁爱之后，去仁而动，才可举义而行；失去阳爻动进之义势后，才有阳德实际礼（履）进阴爻位；这个阳德之礼进，将侵占阴爻之爻位，所讲忠诚与信用是轻薄的，礼进而转其阴为阳，则是使阴民变乱的祸首；向前动进探识道路的阳德，一方面进而转其阴为阳，使前面的阴爻位之道变得虚华（无阴爻位之路道了），另一方面自身进而遂亡则是愚昧至极了。

由此，《德经》立马作出结论：“是以大丈夫居其厚而不居其薄，居其实而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厚、实”喻阳，“薄、华”喻阴。言阳爻大丈夫应立居其阳爻“厚”位，而不应去入居阴爻“薄”位；居其阳爻“实”位，而不去入居阴爻“华”位。这是因为阳爻去了彼岸的阴爻位，便会取消此地阳德身份之故。故而道家以其阳进遂亡之理念，辩证地看待阳爻动进之功义，主张阳爻守其德，防止动进遂亡的悲剧发生。

（二）《道经》阐述老学

帛书《道经》开篇言：“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故恒无欲也，以观其妙；恒有欲也，以观其噉。两者同出，

异名同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说文》云：“恒，常也，从心从舟，在二之间上下。心以舟施，恒也。古文恒从月。”《诗·天保》有云：“如月之恒，如日之升。”《毛传》有云：“恒，弦也。”弦本弓上之物，可拨动其来回振荡，故“月之恒”便是月弦之圆缺的来回振动象。于易卦乃指阳爻处阴爻之下为月缺之象，阳爻退蓄升上犹月盈之圆，月缺月圆犹似阳爻之动进回蓄、上下往复。又，阳爻回蓄是一种停顿，延长了阳爻动进时间，有长久之象，故《说文》训恒为常。后世之“恒”从心从舟，似着眼于阳爻动进回蓄犹如施舟划行之象。简言之，恒之月缺月圆是喻阳爻动进与回蓄之义。

所谓“道可道也，非恒道也”，是言道之为道乃其基本方向是一往直前，非为既可前进又可后退之道。

所谓“名可名也，非恒名也”，是言物称之为名乃是物生后之取名，非为物生前有其名。

所谓“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是言物生前之无名状态是万物生之起始点，有名乃物生之时，物生而衍万物，故为母。

所谓“故恒无欲也，以观其妙；恒有欲也，以观其噉”，是言阳爻在恒退回蓄而“无欲”向前动进之时，是在观察道进之奥妙（其奥妙在于恒退是为了道进，有回蓄才有动进）；阳爻在恒退回蓄后而有欲向前恒进之时，则观察其阳爻动入阴爻位时之景况，《说文》释：“噉，吼

也；一曰噉，呼也”，此喻阳杀阴、阴转阳时之呼吼。

所谓“两者同出，异名同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是言动进与回蓄这两者同时出现在阳爻运行的过程中，虽名称相异，却共同构成阳爻运行之“道”的称谓；阳爻运行乃动进与回蓄交替变化，呈幽深而致远之玄象。

《说文》释：“玄，幽远也”，阳爻因回蓄而幽深，因动进而致远，动进又回蓄、回蓄再动进，即“玄之又玄”，此乃阳爻运行中众多奥妙之入门（首要）问题。

简言之，道之为道是一个客观的自然过程，非为阳德动进回蓄之主观结果；先有道之生成，才有阳德动进回蓄之名；阳德恒退是为了观察向前动进的机会，恒进是在实践动进之行为；阳德动进与回蓄，名异而义同，这是阳德动行的奥妙之处，即实质意义所在。

（三）老子道论的思维逻辑

帛书《老子》以其《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运用易卦阳爻动进方式的另类解读，针锋相对地对儒家崇德进取思想进行了否定，将德与道之主客关系凸显出来，阐述了道家重道之客观性的思想。道家理念虽仍基于《周易》内含的象数思维方式，但不同于儒家着眼于阳爻动进、转阴为阳之结果，而是着眼于阳爻动进过程的阳进阴退方式。道家以其“阳进遂亡”理念，引申出阳爻“无为”而阴爻“自化”转阳的观念，推论出阳爻数进并非主观自为，而是客观数理法则使然的结论。因此，道家认

为阳爻“无为而治”、阴爻“自化”而“柔弱胜刚强”，主张“道法自然”，遵循阴阳变化的客观规律性。

第三节 百家争鸣演绎文化传统

一、依托“象数”成家立学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依托于象数思维方式，因对阴阳关系的看法不同而观点各异，因对阳爻动进方式的解读不同而自成一家。各家也从象数关联论及动变因缘而引申出主客关系，从而使各家义理迈向更高学理层次。然其百家之说仅十家而已，《汉志》记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且云：“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

（一）阴阳家

阴阳观念由来已久，集于《周易》而流于百家。阴阳家将阴阳与五行糅合在一起，以阴阳述其自然现象，以五行演绎社会循环，代表人物邹衍还有其五德终始之说，虽于天文气象有一定参考价值，但正如《汉志》所言“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故而难免为占筮而神秘有余，为易理而义理不足。

（二）儒道相分

儒道两家虽都倚数类象认知事物，但由于对阴阳关系及其阳爻动进的着眼点不同而分道扬镳。在阳爻动进方式

上，儒家主阳爻动入阴爻位，转其阴为阳，道家主阳进遂亡，阴爻自化；在阴阳关系上，儒家重阳，道家贵阴；在主客关系上，儒家以德论道，重阳进之主观能动性，道家以道统德，重道之客观性。故儒家有君子学说，演绎出天尊地卑、君贵民贱之政治理念和哲学思想；道家主张“道法自然”，形成守柔崇道的政治理念和哲学思想。

（三）墨农纵横

春秋战国，诸侯暴虐，儒家的扶阳抑阴理念有助强凌弱之嫌，而道家退避守柔之术也未必于世可补。于是墨家、农家据阴阳相交转化之理，重阴阳平衡互动关系。墨家推出“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兼爱中》），主张“非攻”之仁义，以此缓和社会矛盾；农家主张“君臣并耕”（《汉志》），认为阴阳相交转化乃是双方“并耕”的结果。而纵横家之说虽是政客的外交策略，却仍是借助阴阳交合之理而言其捭阖权变之术。“捭”之拔者，阳之动也；“阖”之闭者，阴之纳也。“捭阖”者，阴阳开合（互动）之象也。

（四）道之杂家

道家贵阴，非其贱阳，只是以其阳进遂亡、阴爻自化之理，述其道之数进的客观过程，要求人们遵道而行。杂家《吕氏春秋》本于道家之阳进遂亡理论，云：“昔先圣王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天下非一人之

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老聃则至公矣。”（《贵公》）提出“贵公”、“去私”理念，断易卦阳爻之动进遂亡是因“公”殉职、舍生而行。“公”者，道进之轨迹也，是以道进之客观性为公，以阳动之主观性为私。言其处上爻天位之阳君动进遂亡后，处下爻位之阴爻便会“自化”为阳，于是天阳之下又有一新阳君生成，此乃非一阳君单独所能占全天下之意也。又提出“去尤”、“重察”的认识论，即去除主观盲目性，重视观察的认识方法，由此可见重客观之道的迫切心情。是故杂家主要是遵“老聃至公”之道而立学，虽有其鲜明的政治理念，但未有其独到的学理而被以“杂”名之。

（五）儒之荀子

儒家在易卦中着眼于阳入阴之积极主动进取，以阳动为“义”，以阳进为“礼”，以阳化阴为“仁”。荀子继承孔子儒家扶阳抑阴及其阳进为“礼”之思想，以其“性恶论”为依据，主张“隆礼”之“礼治”，不仅以孔儒“礼教”理念教化人们的思想修养，而且以章法制度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在荀子的“礼治”中，既重儒礼之主观性，也重法治之客观性，提出“解蔽”，破除思想上的片面性，这使荀子被认为是对百家学说进行了批判性的总结，而被誉为“诸子百家”中之集大成者。

（六）由儒而道之法家

荀子之“礼治”思想于易卦为阳爻礼进而治理阴爻，本是出于重主观性之儒家学术，但法家用之而主张法治，反对人治，却是走向了重客观性之道家理念。法家《尹文子》云：“圣人者，自己出也；圣法者，自理出也”，言易卦阳爻（圣人）自行动出于前，是重主观性之人治；阴爻（圣人）依循数法道理动进，则是重客观性之法治。法家《韩非子·显学》更明确提出“不务德而务法”，即不务阳德动进之主观性，而务道法规则之客观性。难怪《史记》将法家申韩次老庄之后而同列一传，示其法家本于道家之意。法家易理出于儒之礼进，又归于道之理行，只因对易卦中阳爻动变因缘的主客关系处置不同。

二、“名辩”激荡“百家争鸣”

自春秋末孔子提出“正名”，尔后出现一大批“辩者”，历时数百年争辩，伴随“百家争鸣”始终，成为“百家争鸣”一大景观。由“正名”而辩，由辩而成其一家，名家之辩实乃诸子各家互辩。由“正名”而至“正名实”相应，依托于象数而又超越象数，既涉及象数思维，又涉及逻辑思维，“百家争鸣”之情形于此可观矣。

（一）基于阴阳关系而倡导“正名”

孔子首倡“正名”，是基于对易卦中阴阳关系的解

读，认为阳爻动进入中于阴爻位，是将阴之名更“正”为阳之名。这是儒家扶阳抑阴、重阳德进取理念之起始点，故儒家“奚先”鸣锣开道而让阳爻“正名”。《论语·子路》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是言阳爻之名不入正于阴爻位中，则不能以言顺化阴转阳，因而阳进之事则不成，阳进之礼乐则不兴，阳进而刑罚于阴爻位也不中，最后是阴民也不能转阳而手足无措。可见“正名”于儒家学术理念和政治抱负的重要性，同时也说明诸子“名辩”首先是在通过调整阴阳关系而“辩”阳爻主体之内涵与地位。

（二）倚于数理变化而辩证立说

在易卦中，阴阳相反又相成，爻动数进是一个变动不居的过程，故名家之辩者以其数理变化之规律，论其阴阳辩证之关系。老子以有无相生论阴阳的互变关系，庄子以《齐物论》述阴阳互变的相对性，墨家以阴阳“兼相爱”说事物“交相利”之功利。而墨家之“墨辩”、名家惠施之“历物十事”、公孙龙之“白马非马”等，一方面虽仍依托于象数思维方式，一方面却从数理规律引申立论，用逻辑思维方法泛论事物之辩证关系。如《庄子·天下》篇历举“辩者”二十一事，其中有“犬可以为羊”之说，是以狗（帛《易》卦名姤为狗）下口咬人之象，喻其姤卦（䷫）时五阳爻向下动入初六爻位之义，以羊举头善鸣之

象（《说卦传》兑为羊，兑为回头说蓄之义），喻其复卦（䷗）底阳爻向上回头蓄阳之义，合而言其由姤卦而至复卦的爻动数理变化情形，喻其事物相互转化之理。这种论题在今人看来不可思议，但在古人那里却是烂熟于心。这里既是象数思维倚数类象的运作，又含有逻辑思维辩证推理的因素。

（三）依托象数而超越象数

孔子“正名”，是为阳爻正其名，阳入阴位是为“正”，新阳生成有其“名”，故“名”由“正”而来。然而阳动行为之主观而“正”，还是阳进循道之客观而“正”，即“名”之来源于主观所为，还是客观使然，这个主客关系问题则进一步引出诸子各家的名实相应之辩。

儒家重阳爻动进，孔子为之“正名”，自然是持“名”之由来的主观性。墨家出身于孔儒，虽于阴阳关系上异于儒家而倡“兼相爱”，扩大了“名”之主体内涵，但在主客关系的名实问题上却主张“以名举实”（《墨子·小取》），从主观之名来举客观之实，仍与孔儒主观出“名”有相似之处。道家与儒家异，《道德经》将名与道对举，明确其名与道之主客关系，言道之“非恒道”，名也“非恒名”，认为主观之名是客观之道生后的产物。而庄子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名者实之宾也”（《庄子·逍遥游》）、“名止于实，义设于适”（《庄子·至乐》），即先有实后有名，名不可超越实。

儒道相分之争，也引来相合之说。荀子在“礼治”中主客双修，故而在名实关系中主张“制名以指实”（《荀子·正名》），虽仍是从主观之名出发，然也强调名实相应。杂家《吕氏春秋·正名》云：“名正则治，名丧则乱；使名丧者，淫说也。”言其名实相符的重要性。法家“综核名实”，《管子·心术上》将名与形对举，云“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名不得过实，实不得延名。”明确强调名实相符、主客相合之理念。

名实之辩，在思维的“内容”上是各家如何处理主客关系，并由此建立起各自的价值取向，形成不同的政治理念和哲学思想。在思维的形式上则是辩者们基于象数思维的内容，用逻辑思维的形式予以论证，广泛而深刻地阐述了象数思维中的辩证思想。这是“百家争鸣”对象数思维的丰富和发展，使“百家争鸣”由倚数类象的义理之争，发展到既论主客关系的价值取向，也论认识方式的思维形式。这说明辩者们虽依托于象数思维的内容，却超越于象数思维的形式。

三、一脉相承的思维内容

（一）名辩的启示

司马迁谈论六家要旨云：“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史记》）

《说文》释：“俭，约也。”言名家之学使人用“俭约”的逻辑思维代替繁杂的象数思维，而俭约之逻辑思维却又失真于象数思维之进退义理；然各家关于正名实、辩主客关系的思维内容，却又不可不细致考察其可取之处。

司马迁谈论各家可谓一针见血，直指名辩要义是基于象数而又超越象数，既以“正名实”辩其主客关系，又以逻辑思维形式论其象数思维的内容，而且还指出逻辑思维有失真于象数义理之虞。故而告诫人们既要处理好名实之主客关系，又不要在超越象数思维形式时，遗忘象数思维方式中的内容问题。

名辩从象数思维迈向逻辑思维，说明思维形式（类型）是可变的，发展的；“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又说明思维的内容、主客取向问题是不可丢失的。随着人们的认识能力、思维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思维形式（类型）可能改变，但一定思维方式中的价值取向、哲学思想，是会随着文化的发展继承下来的。

名辩激荡“百家争鸣”，百家学术的形成发展演变，最终形成了儒道两大基本流派，且在中华文化的传承中绵延不绝，有力地说明了一定思维方式对一定文化形态发生发展变化的作用。

（二）象数思维的大众性与发展性

从儒家到墨家，从道家到法家，抑或阴阳纵横农杂名，诸子百家皆依托于象数思维而宏论天下，即使是十家

之外的兵家，也常用象数思维论其兵法谋略。

如《孙子兵法·作战》篇云：“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是言用阳入阴之战也胜，然一味直进之久战则阳爻钝挫锐气，阳爻攻入阴城之后则不能再进而力屈，阳爻长久暴力师进则自身爻时（国）内阳力不足而无可直进。

应该说，先秦文献普遍内含着象数思维，象数思维是那个时代人们普遍采用的思维形式，只有依托于象数思维的言论著文，才能被社会广泛接纳。所谓“百家争鸣”，实质上是人们依托于象数思维方式对社会政治问题、文化思想问题的不同观点的碰撞。在百家争鸣中，观点可以不同，只要是依于象数思维方式论述义理就可能自成一家。象数思维方式是百家学术的基础，各家争鸣的依托，是人们判定学派观点的基本依据。

《周易》内含的象数思维也并非始自《周易》，而是来自远古的中华文化源头。其实，这“中华”二字也是象数思维演绎的概念。于此借助易卦言之，阳动入阴为“中”，阴爻转化为“华”，“中华”者，阳爻入中于阴爻位而转其阴为阳也，喻示中国人是一个积极进取、自强不息、追求阳性光明的民族。所谓中国也是指入中于前、积极奋进之国，而非所谓自满自大的中央之国。这些自古而来的文名体现着中华民族自从盘古开天地以来就开始形成的基本理念，与《周易》义理一脉相承。

从这个意义上，与其说《周易·卦爻辞》是圣人

作，还不如说是那个时代的大众文学。因此，象数思维是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根基，是中华民族思维之心结。

从《周易》到“百家争鸣”，人们都是在运用象数思维，依托于阴阳类象对客观世界作定性式的认识，依托于数理法则演绎客观世界的变化方式。应该说，中华民族从结绳记事到“伏羲始画八卦”就逐渐形成了象数思维，《周易》时代只是对象数思维的进一步发展，是用文字表述其象数思维，而“百家争鸣”则是更多地运用这种思维方式处理主客关系，建立相应的价值观和哲学思想。

随着人们对客观世界认识的加深，思维水平的提高，人们逐渐地使用概念判断、推理论证，由形式逻辑思维发展到辩证逻辑思维，形成了“百家争鸣”中的“名辩”。但各家之名辩仍然是锁定阴阳类象和二进制数理，仍然是围绕这两个方面在定名思辩。名辩之时的两种思维形式（类型）交互运用，说明逻辑思维还处于初步的形成阶段，也说明象数思维还在进一步发展之中。名家之辩，形式上是对象数思维的超越，实质上是对象数思维的进一步肯定和发展，使象数思维进一步适应发展了的、更加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从而使象数思维发展到处理主客关系、形成价值观念、建立哲学思想的高级文化形态，使象数思维从形成、发展，走向成熟，使象数思维不仅是一个思维形式，而且是一种思维方式。

因此，诸子百家是古老易理的传承者和弘扬者，百家学说是易理在那个时代展现出来的恢弘内容，因而先秦时

期的百家争鸣成为中华文化的形成标志。

（三）象数思维的“思维定势”

“百家争鸣”中，其可真正成“家”者，大约也就是儒、道、墨、法、阴阳几家而已。“百家争鸣”看似纷纭繁杂，其实也就是围绕阴阳类象、进退数理、主客关系三个基本内容在辩殊立学。儒家尊阳，主阳进，崇主观性；道家贵阴，言遂亡，重客观性。其余诸子或傍儒或偏道，抑或儒道并蓄，以其某一显点而成其一家。

儒道两种不同的思想理念虽然反映着不同的思维路径，但却并居于同一个象数思维的认知方式和主客关系的处理模式之中。儒道两家珠联璧合，既全面地体现了象数思维方式的基本内容，又各有侧重地反映着人们运用象数思维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以及处理主客关系的价值取向，演绎出相反又相成的政治理念和哲学思想。因而儒道两家遂成为中国千百年来文化传承中的两大基本流派，儒道互补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

儒道互补是象数思维演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走向，是象数思维的思维定势，是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形成发展的逻辑自律。

（四）“文化基因”与“文化传承”

中华文化起源于远古先民结绳记事的文化初创，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象数思维方式。象数思维以其倚数类象

方法、主客关系理念、阴阳道德范畴酿造了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文化独有的发生论。

人类社会的文化创造有如生物体的生命活动，生物繁衍的导演是内含遗传信息的基因，而社会文化的承传，就其人的主观思维活动而言，主要是基于沉淀在人们心里深处、不易变更的思维方式。如果我们把象数思维方式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则有利于充分认识象数思维的文化地位和意义，但这毕竟是静态的解剖。如果我们以动态的眼光看，将象数思维看作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则有利于准确地把握象数思维怎样演绎了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帮助我们弄清楚中华文化继承与发展的机理。

象数思维作为思维方式，既有其形式的一面，也有其内容的一面。从名辩的启示中，我们可知象数思维形式是变化的，而建立在象数思维形式上的象数思维内容，却会随着一系列观念概念、思维范畴遗传下来。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基因，应是依据象数思维方式的倚数类象思维运行模式所形成的主客关系理念、阴阳道德范畴，或称之为阴阳辩证义理、道德追求精神。

当然，基因一说，毕竟是生物学上的概念，于社会文化是继承与发展问题。象数思维从《周易》到百家学说，就既有继承，也有发展。“百家争鸣”就是借助象数思维方式演绎出、发展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尽管秦汉以后象数思维的形式逐渐失传了，《周易》卦爻文辞也因此读不懂了，但象数思维的内容所创造的基本文化始终在

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长河中继承和发展着。简言之，中华文化源于象数思维的形式，却承于象数思维的内容；象数思维方式所演绎的阴阳理念、道德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传和统之所在。

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一个民族的基本精神，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文化根基，有着巨大的自我遗传和发展活力。继承是针对过去的传统文化，发展是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的结合。象数思维方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或基因，体现着中华文化特有的民族性，它的基本精神必然要被继承下去，也必然要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展现出不同的时代精神。

应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在“百家争鸣”以后，又经历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改造，许多内容与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文化建设已不融洽。但我们不能把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封建文化等同起来，中国传统文化比中国封建文化要悠久得多，中国封建文化仅仅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一个方面、一个层次，它不能涵盖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深层意涵。因此，我们应该在丢弃封建文化糟粕时，挖掘、继承民族文化精髓，以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文化建设。

从事实而言，尽管“五四”运动要“打倒孔家店”，建立“新文化”，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基本范畴仍然在新文化中生存着；尽管自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全方位经受着现代文化的冲击，但其基本的文化精神仍然

生机盎然。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完全是一个应不应该的理论问题，而主要是一个事实上传承着的实践问题。这里的关键是传统文化怎样熔铸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

易理以象数思维方式形成了《周易》与《道德经》交相辉映的经典文献，演绎了儒道互补的文化传统，后世所创立的太极图也是对这一易理思想、文化精神的高度概括。由此言之，从和谐易理角度认识古老易学，更能反映出易理文化的本质，更能把握住易学发展史之脉络与全貌。

从根本上说，“和谐易理”所打造的“阴阳和谐义理、道德追求精神”，与当今中国社会的“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科学发展，和谐统一”的主导思想、时代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应该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传统文化的阴阳理念、道德精神，无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必要的文化土壤，进而也为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奠定了良好的文化基础。有理由相信，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所形成的民族精神，必定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迎接全球化浪潮的挑战，提供积极的精神力量。

一个民族的振兴，必以文化的兴盛为基础。

附录

附录1 新编《先天序卦传》

编者按：

世传本《周易》的卦爻辞是以《序卦传》的卦序为依据排列卦爻次序的，其作者赋之以卦序一番义理，是要说明儒家说易解卦的理念，以及“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易理运作规则。

其实，《周易·卦爻辞》的原本的卦序是二进制数序，即所谓“先天卦序”，故本文以《周易·卦爻辞》的原本“卦序”为依据，仿照原《序卦传》的说文模式，新编一篇《先天序卦传》，以彰显“先秦易理”的原本说易解卦方法，以新的方式认识卦名与卦序的关系，从新的角度认识卦名在卦序中的含义。

新编《先天序卦传》，虽然有别于原《序卦传》那些“儒家义理”，但也可从“卦名”与“卦序”的相互演绎中看到更多的解读取向与义理意涵，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有兴趣者也不妨赋之以更多意趣的《序卦传》文辞。

(上 经)

1. 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万物之生，造于天而育于地，起于阳而合于阴也。然万物之长，序于数而明于理，动于德而行于道，是故受之以坤（䷁）。坤者，地势绵延，万物之母也。然一阳肇始而坤母乃孕，开天辟地而万物方生，是故受之以剥（䷖）。剥者，山压于地，剥而裂之也。然阴阳裂变，天地判分，必有交错以成文，是故受之以比（䷇）。比者，水泻于地，隐而密之也。然阳隐阴中仁爱相生，生而长之前景可瞻，是故受之以观（䷓）。观者，风行地上，观而察之也。然观前必思后，察下必辨上，是故受之以豫（䷏）。豫者，雷出地奋，象鼻上扬也。然扬鼻之意在于上，昂首挺胸利于进，是故受之以晋（䷢）。晋者，明出地上，如日东升也。然阳晋日出必有万物生长，物生而茂必有八方积聚，是故受之以萃（䷬）。萃者，泽积地上，草生茂聚也。然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物聚人分各不相属，是故受之以否（䷋）。否者，天地不交，以口言不也。否卦之时，不交则止，交则变通也。

2. 君子之否，隐身而动，躬身而行也，是故受之以谦（䷎）。谦者，地中有山，心中有敬也。然君子虚怀若谷谦居于下，必以静制动养心于上，是故受之以艮（䷳）。艮者，山重于山，止其直进也。然君子之心在于动，艮止之意在于难，是故受之以蹇（䷦）。蹇者，水绕山流，脚

跛难行也。然君子之蹇虽难越位直进，却可循序渐进，是故受之以渐（䷴）。渐者，风行山中，徐行慢进也。然君子蹇难而动，渐进而行，必以小进而求步步为营，是故受之以小过（䷽）。小过者，雷行山中，震过山顶也。然二阳仅过至于卦中，君子还行至于山外，是故受之以旅（䷷）。旅者，火行山上，人在旅途也。然阳爻之过周流六虚，君子之旅必有所终，是故受之以咸（䷞）。咸者，泽盖以山，皆之悉之也。然阳爻动行必进退相生，君子过旅必上下求索，是故受之以遁（䷗）。遁者，登天觅山，或迁或逃也。遁卦之时，胜迁败逃，舍生取义也。

3. 君子之行，进退之道，胜败之忧也，是故受之以师（䷆）。师者，地中流水，率师而行也。然败者封土于下，草生于土，是故受之以蒙（䷃）。蒙者，山下渗水，草生物稚也。然草蒙必吸水于下，物稚易受挫于前，是故受之以坎（䷜）。坎者，水下藏水，落水有陷也。然君子于坎必有所觉，有觉必生其智，是故受之以涣（䷺）。涣者，风行水上，风吹水散也。然水流为散，人散为分，是故受之以解（䷧）。解者，雷上雨下，上下判分也。然物散不齐，人分不济，是故受之以未济（䷿）。未济者，火水相背，阳不渡阴也。然君子不渡以避险，有渡必陷小人中，是故受之以困（䷮）。困者，泽下囚水，陷居窘迫也。然君子于困不可以倦，有困必有所争，是故受之以讼（䷅）。讼者，天水相映，进退相争也。讼卦之时，上下

互动，天道光明也。

4. 君子之争，上下之谋，升降之机也，是故受之以升（䷭）。升者，地中生木，向上攀升也。然升而必有所蓄，蓄而必有所藏，是故受之以蛊（䷑）。蛊者，山下生风，皿中藏虫也。然有藏必有所储，有储必有所养，是故受之以井（䷯）。井者，水下架木，蓄水之所也。然井中取水必有所入，以井养民必予其信，是故受之以巽（䷸）。巽者，风随风行，共同置入也。然有入必有所进，有进必有所退，是故受之以恒（䷟）。恒者，雷震风巽，弦动振荡也。然恒动之道存以常，恒动之德持以久，是故受之以鼎（䷱）。鼎者，火生于木，烹食宝器也。然鼎烹食熟其质已大变，社稷铸鼎天下必久安，是故受之以大过（䷛）。大过者，泽淹以木，业已大进也。然阳过阴地必有所归，君子进业务求善尽，是故受之以姤（䷫）。姤者，天下风行，或遇或隅也。姤卦之时，天健以礼，地变以忠也。

（下 经）

5. 有天地，然后有社稷；有社稷，然后有宗庙；有宗庙，然后有子民。然天地尊卑，上下礼义，往来有序也，是故受之以复（䷗）。复者，雷震地中，往而复回也。然物复必有所蓄，人复必有所观，是故受之以颐（䷚）。颐

者，雷复山上，举目视人也。然举目观颐自求口实，口中有食必有所养，是故受之以屯（䷂）。屯者，雷震云端，屯聚有难也。然草木初生之屯难，长而聚之也必盈，是故受之以益（䷩）。益者，雷震风巽，器盈而溢也。然物溢必有所泻，物泻必有所补，是故受之以震（䷲）。震者，雷震雷上，振之又振也。然物震趋盛，人振复兴，是故受之以噬嗑（䷔）。噬嗑者，雷电夹击，又食又言也。然有噬有嗑民生必旺，民旺必有所从，是故受之以随（䷐）。随者，雷震泽渊，跟从随从也。然跟者勿过，从者勿纵，过从必反，是故受之以无妄（䷘）。无妄者，雷震天溢，亡而乱之也。无妄之时，上下相较，动则有灾也。

6. 天地之变，交而不亡，序而不乱也，是故受之以明夷（䷣）。明夷者，明入地中，日照大地也。然地育万物以纳阳，日照万物以光辉，是故受之以贲（䷖）。贲者，日映之山，文饰之貌也。然人以贝文，地以卉饰，天地相饰而万物有成，是故受之以既济（䷾）。既济者，火煮水沸，已然相成也。然三阳既渡三阴之地，君子已至三十而立，是故受之以家人（䷤）。家人者，火炊风烟，居家之人也。然安家乐业必有所劳，有劳必有所获，是故受之以丰（䷶）。丰（豐）者，电闪雷鸣，食器渐盛也。然家居可业大，业丰可传子，是故受之以离（䷝）。离者，日明两作，分家立业也。然家离必有所新，有新必有所创，是故受之以革（䷰）。革者，火烤泽水，治皮去毛也。然革

其异必类其同，离于家必合其族，是故受之以同人（䷌）。同人者，日映于天，会心合德也。同人之时，天下归心，亡乱之反也。

7. 天地之会，自有其合，合而必予也，是故受之以临（䷒）。临者，泽入地下，以上至下也。然有临必有所得，有得必有所失，是故受之以损（䷨）。损者，泽浸山下，上有所失也。然一阳之失不足虑，阳陷阴中须止进，是故受之以节（䷻）。节者，泽上圉水，节制约束也。然节损必有所蓄，有蓄必有所解，是故受之以中孚（䷼）。中孚者，泽润风抚，上下孕育也。然物有解而必有所生，人有孕而必有所育，是故受之以归妹（䷵）。归妹者，泽托雷起，以妹相嫁也。然姐以妹嫁必有所异，有异必有所不合，是故受之以睽（䷥）。睽者，泽水映日，目不相合也。然姐妹易嫁不可以斗，不斗而必有所悦，是故受之以兑（䷹）。兑者，泽上积泽，劝说和悦也。然姐妹劝说必有所同，姐妹和悦必有所行，是故受之以履（䷉）。履者，泽映于天，足依而履也。履卦之时，归妹之悦，同人之行也。

8. 天地之交，相感而动，和悦而履也，是故受之以泰（䷊）。泰者，天地交错，滑利通畅也。然天地通泰必有所蓄，小往大来必积大德，是故受之以大畜（䷙）。大畜者，天入山中，大有所蓄也。然天地蓄大必逢其时，国泰民安必有所期，是故受之以需（䷄）。需者，天上有云，

待云化雨也。然调养生息可待天时，饮食之道才济民生，是故受之以小畜（䷈）。小畜者，天上有风，小有所蓄也。然蓄大需待时，蓄小则趋大，是故受之以大壮（䷡）。大壮者，天上雷动，向上振奋也。然壮大之时必有所得，君子之业必有所成，是故受之以大有（䷍）。大有者，天有丽日，大有作为也。然天阳在上必有所择，有择必有所决，是故受之以夬（䷪）。夬者，天上晒泽，分散处决也。然天地交媾，以阳决阴，必呈天阳独领风骚，是故受之以乾（䷀）。乾者，天外有天，纯阳上行也。大哉乾元，时乘六龙，一统天下也。

附录2 易理解读《三十六计》

内容提要：

《三十六计》是中国古代军事战术谋略，其言语论述广引《周易》经传文辞，本文运用“先秦易理”的“说易解卦方法”释解《三十六计》原文解语，以期说明先秦诸子之“兵家”也是运用《周易》象数思维方式推论、演绎兵法计谋的。

内容说明：

兵法“三十六计”，从古至今早已是家喻户晓，但作为《三十六计》的推论文辞成于何时，又如何解读，却又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有趣的是，《三十六计》广引《周易》卦爻文辞，并按《周易》原本象数解读方式进行推理演绎，这就为我们窥探“三十六计”的由来、解读《三十六计》的文辞提供了一条线索。

本文所用《三十六计》文本是依据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出版发行的、由张弓译注的《三十六计（秘本兵法）》。译注者在《序言》中言：“该书成书约在明、清之际，其作者……名姓现今尚无确考。”又言：“整理出版本书，完好地保存了原书原貌。”还言：“原书每计有计名、解语、按语，前后各有一段说明文字。”从版本而言，译注者所据之书有可能是成于明、

清之际，但从内容而言，书中之解语谳练地引用《周易》经传文辞以说理，应是先秦时期之文辞，而其按语部分因其以先秦以后的人物事件引证，应是先秦以后所形成的文辞，故而关于“三十六计”的计谋内容与成书编纂问题，应是滥觞于先秦时期而流转于后世各代。

《三十六计》开篇云：“六六三十六，数中有术，术中有数。”后人《按》曰“解语重数不重理”。也就是说，三十六计虽为谋术，却是以数理为依据来推论的，准确地说是以《周易》经传文辞内含的数理逻辑来推演的。只可惜《周易》原本“象数思维方式”自秦汉以后逐渐失传，人们不知《周易》的原本说易解卦方法，读不懂《周易》的卦爻文辞，当然也就读不懂《三十六计》的推论文辞。人们虽然可以用现代逻辑语义理解《三十六计》的文辞含义，用现代逻辑思维应用《三十六计》的计策谋术，但面对古人以《周易》经传文辞论述“三十六计”，就不知所云了。

本文以《周易》原本象数解读方法诠释《三十六计》原有解语文辞，以期人们对《三十六计》的推论方式有一番新的认识，了解先秦诸子之兵家也是运用《周易》“象数思维方式”演绎兵法奇谋的，同时也说明《周易》的“象数思维方式”不仅是用于占卜一路，而且是古人立学的“方法论”，是我们整个传统文化所内含的“思维方式”。

《三十六计》原文解语是一篇难得的先秦易文，其内容虽是据于儒家的解易理念，引用《周易》经传文辞以推

论，但没有儒易那么多的“道德文章”意味，却不乏兵家依于阴阳相交关系而论述兵法谋术之意念，因而本文的释解可作为阅读《周易》经传文辞的参照读物。

读者阅读本文，在解读方法上恐有些许难度，可参阅笔者有关怎样解读《周易》经传文辞的著述。但应说明的是，本文是从《三十六计》文辞的推论方式、解读方法角度着眼的，非专门论述兵法计谋，有请读者留意；谬误之处，也敬请斧正。

第一套 胜战计

第一计 瞒天过海

【原文】

备周则意怠，常见则不疑。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太阳，太阴。

【解文】

防备周密则容易意识懈怠，常常见到则容易不加怀

疑。机密之事隐含在光天化日的阳光下，而不被阳光对照公开。这是因为太阳（公开）与太阴（隐蔽）之间的关系是相反相对的、辩证转化的。

是言根据阴阳相互转化原理，公开做的事也可不被发现，这叫“瞒天过海”。

第二计 围魏救赵

【原文】

共敌不如分敌，敌阳不如敌阴。

【解文】

对付集中的敌人，不如对付分散的敌人。于易理，同类阳爻为友不为敌，阳爻动进不会敌入阳爻位，而是动入阴爻位，转阴为阳，消灭阴敌。阳入阴位，消灭阴爻，是一个爻位一个阴爻地分别进行，不是将众阴爻集中起来一次对付。一个卦时消灭一个阴爻，调动分散敌人力量，分而食之，史上“围魏救赵”是也。

第三计 借刀杀人

【原文】

敌已明，友未定，引友杀敌，不自出力，以《损》

推演。

【解文】

在敌人已经明确，而朋友仍未确定的情况下，应吸引、引导朋友站出来杀敌，不要自己去出力。这是以《周易》损卦（䷨）的爻动数理来推演出的道理，初九、九二爻时回蓄阳爻，已明确六五阴爻为转化对象，利用、引导上九动入六五爻位完成阳爻转化阴爻的任务。这是初九、九二爻时蓄阳借助上九动进之刀杀了六五阴爻之人，故曰“借刀杀人”。

第四计 以逸待劳

【原文】

困敌之势，不以战，“损刚益柔”。

【解文】

“损刚益柔”是《周易》困卦（䷮）之象辞，困之卦象是“泽上水下”，有三阳困陷阴中之象。阳爻解困之道是上体卦之九四爻时回蓄阳力，本卦时已蓄得九五阳爻，将由九五阳爻回蓄上六阴转阳。

故而九四阳爻处“困敌之势，不以战”，不向前战入六三阴爻位，而是“以逸待劳”，等待九五阳爻回蓄上六阴转阳后，形成上位阳爻推动九五、九四阳爻动行之时，再一并动进于前。三阳并进，阳进阴退，虽损失了原有三

阳刚，却益助了三阴柔退现。

第五计 趁火打劫

【原文】

敌之害大，就势取利，“刚决柔也”。

【解文】

“刚决柔也”是《周易》夬卦（䷪）之彖辞，夬之卦象“上泽下天”，有五阳刚决其一阴柔之象。夬卦虽仅乘一阴敌，但一阴却拖住了五阳动进，其害可大，故而五阳就（顺）其回蓄之势，夬决上六阴转阳而获取全胜，是谓五阳爻共同回蓄、“趁火打劫”。

第六计 声东击西

【原文】

敌志乱萃，不虞，坤下兑上之象，利其不自主而取之。

【解文】

“坤下兑上”是言《周易》萃（䷬）之卦象，其两阳似草根扎于土下，上阴爻犹草叶出于地上，萃之卦名取之于此。

九五、九四两阳爻虽有向前杀敌之志，但不能向前动

进，因为其身后有上六阴草作乱拖后腿。然“不虞”、无可忧，这种形势因上六阴爻不能自主命运，而利于九四、九五两阳爻回蓄而“取之”上六阴转阳。这是欲进于下而取于上，可谓“声东击西”之义。“东”喻阳，“西”喻阴。“声东”指九四、九五两阳爻按数进方向应直进于前；“击西”指九四、九五两阳爻在本卦时还不能直进，因而回头蓄阳于上爻位，将上六阴爻转化为阳爻。

第二套 敌战计

第七计 无中生有

【原文】

诳也，非诳也，实其所诳也。少阴，太阴，太阳。

【解文】

诳者，欺也。既诳又非诳，这本身就是一种诳，其实质还是诳。“少阴”，既非纯阴之“太阴”，更非纯阳之“太阳”，但“少阴”却是由“无”之“太阴”向“有”

之“太阳”转化的中间环节。正是：非也是也，是也非也，“无中生有”之象也。

第八计 暗度陈仓

【原文】

示之以动，利其静而有主，“益动而巽”。

【解文】

“益动而巽”，是《周易》益卦（䷩）之象辞。

“益”者，溢也，言其益卦上九、九五两阳爻由上盈溢而巽下入于六五阴爻位。但两阳爻之动巽，实为初九底阳回蓄所为，是初九回蓄之“示之以动”；初九蓄阳，自身静而不动，而由上九、九五主动溢巽，正是暗中度之也。

第九计 隔岸观火

【原文】

阳乖序乱，阴以待逆。暴戾恣睢，其势自毙。“顺以动豫，豫顺以动”。

【解文】

“顺以动豫，豫顺以动”，是《周易》豫卦（䷏）之象辞，言其动入九四爻位之阳豫将顺其动进回蓄之道回蓄

于上爻位。

阳爻动入九四爻位之后不能直接再次前进，于是阳爻乖张而回，原向前动进之序也乱，而上六阴爻正等待着阳爻逆蓄而来。这对于下体卦之六三阴爻而言，是隔着上下卦体之“岸”，在观看着九四阳爻回蓄上六阴转阳，从而使上体卦形成两阳夹一阴的离“火”卦象。但若阳爻“暴戾恣睢”，过分回蓄，即九四爻时蓄阳满位以后，则上体卦之三阳爻便会倚势溢泻而下，使“隔岸观火”之六三阴爻“自毙”而转阳。

第十计 笑里藏刀

【原文】

信而安之，阴以图之；备而后动，勿使有变。“刚中柔外”也。

【解文】

《周易》兑卦（䷹）之《象》曰：“兑者，说也，刚中而柔外。”是指兑卦之动爻九五阳刚在中、在内，而上六阴柔之爻在外；“兑”之为“说”，是言九五回蓄、劝说上六阴转阳。

九四、九五阳爻信守爻动数理而安止不进，上六之阴却在图谋九五阳爻回蓄过来；九五阳爻劝说而回头蓄阳、说笑回蓄之后便备（藏）动进之刀，但刀勿出鞘，否则动

进则变，阳进阴退而“刀”亡也。“兑”为说，说为笑，阳爻笑而回蓄，蓄而备进，故曰“笑里藏刀”。

第十一计 李代桃僵

【原文】

势必有损，损阴以益阳。

【解文】

《周易》损卦（䷨）是“山上泽下”，其去向数理为上九阳爻动入六五阴爻位，转其六五阴为阳，同时由于阳进阴退，上九也由阳转阴。

上九阳爻居上爻位势必动进入下，这既是阳动而损减阴爻，转其阴为阳，又是阳爻盈溢而下，从上爻位流动到六五爻位。益者，溢也。上九阳爻舍身而进，使得六五阴转阳，可谓“李代桃僵”。“僵”者，仆倒而毙也，喻上九之“李”仆而倒入六五爻位，“毙”而杀身以成仁，换来下卦时九五新阳爻之“桃”。

第十二计 顺手牵羊

【原文】

微隙在所必乘，微利在所必得。少阴，少阳。

【解文】

“隙”喻阴爻，阴爻在阳之上为“乘”，谓“少阴”；“利”喻阳爻动进会有所得；阳在阴之上必进，谓“少阳”；“微”为“少”。“少阴”之时，阴在上，牵动阳爻回蓄于上；“少阳”之时，阴在下，又引动阳爻动进于下。阴爻牵着阳爻走，可谓“顺手牵羊”。“羊”者，阳也。

第三套 攻战计

第十三计 打草惊蛇

【原文】

疑以叩实，察而后动；复者，阴之媒也。

【解文】

《周易》复卦（䷗）是“地上雷下”，其数理为初九阳爻入于底爻位，又震而回复蓄阳于上爻位。

复卦由姤卦（䷫）而来，姤卦之五个阳爻并进，一跃

而过五个爻位，路遥而生疑，疑之目的地何在，“疑以叩实”而入于底爻位，察实而后动，动而震回蓄上。初九阳爻回复蓄阳于上六阴爻位，是上六阴爻意欲纳阳之媒说引诱结果。姤卦五阳并作一阳动入底爻位，阳进阴退而有五阴退现而来，似一阳爻直击阴爻草丛而惊起底阳之蛇回头，所谓“打草惊蛇”是也。“蛇”喻阳爻。

第十四计 借尸还魂

【原文】

有用者不可借，不能用者求借；借不能用者而用之，“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解文】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是《周易》蒙卦（䷃）之卦辞，其义是言不是我九二父爻求上九子阳之“童蒙”，而是上九子阳“童蒙”求我九二父爻回蓄之力。九二阳爻只可回蓄，不可动进；只可用之以力，不可动身借出。

上九阳爻不能用之以蓄阳，但可用之于动进，故而九二阳爻“借”之。九二之“借”，乃上九动进入中于六五爻位，由于阳进阴退，实际上只能上九动而逝之“尸”（上六阴爻），而原上九动入六五爻位，转其阴为阳，事实上上九之阳魂还现于六五爻位，形成新卦时坎（䷜）之九五阳爻。阳进阴退，“借尸还魂”也。

第十五计 调虎离山

【原文】

待天以困之，用人以诱之，“往蹇来连”。

【解文】

“往蹇来连”，是《周易》蹇卦（䷦）六四爻辞，是言若阳动爻动往蹇行于六四爻位，需九五阳动爻回蓄阳爻于上爻位，而形成上九、九五两阳爻相连，才能直接往蹇于六四爻位。

对于六四阴爻而言，等待着从上面的阳爻动进而来，但上爻却是阴爻，九五阳爻因“困”于阴中而不能从“山”上动下，于是六四阴爻用九五之人回蓄上六阴转阳，以“诱”导二阳“离山”而下，正所谓“调虎离山”。

第十六计 欲擒故纵

【原文】

逼则反兵，走则减势。紧随勿迫，累其气力，消其斗志。散而后擒，兵不血刃。“需，有孚光”。

【解文】

“需，有孚光”，是《周易》需卦（䷄）之卦辞，是言需卦之时，有上六阴爻意欲纳阳、解阳、阴转阳。

“孚”为解孕；“光”喻阳爻。

从卦象看，九五阳爻有逼进六四阴爻位之意，但蓄阳未滿，应“反兵”蓄上，因为阳爻向前走进，便减弱其动进之势。

九五回蓄之上九阳爻，“紧随”于九五身后，切勿急迫九五向前动进，因为二阳一旦“散而”动进，便会劳累其动进之“气力”，“消其”动进之“斗志”。

二阳一旦动进，阳进阴退，动进于前的阳爻又将回头蓄阳、擒阳；阳爻回头蓄阳，则阳兵不入阴位，不见阴血。

总之，阳爻虽欲动进于前，但先放而纵之，等待回蓄阳力以后再进，故曰“欲擒故纵”。

第十七计 抛砖引玉

【原文】

类以诱之，“击蒙”也。

【解文】

“击蒙”是《周易》蒙卦（䷃）上九爻辞，言其蒙之上九阳动爻“击”而动入六五爻位。但上九阳爻之动进是同类之九二阳爻回蓄引诱的结果，由于阳爻动进是以阳进阴退的方式进行的，因此九二阳爻既引诱上九阳“玉”入来，又将上九阳转阴之阴“砖”抛之于后。“抛砖引玉”者，阳进阴退也。

第十八计 擒贼擒王

【原文】

摧其坚，夺其魁，以解其体。“龙战于野，其道穷也”。

【解文】

“龙战于野，其道穷也”，是《周易》坤卦（䷁）上六象辞，言其阳爻与阴爻交战于上六爻位之“郊野”。

“穷”为极，指卦体之高处，即上爻位。坤卦之数为0，是六十四卦的第一卦，是爻动数进的起始点，阳爻爻动数进是从上爻位开始的；“龙”喻阳爻，“野”喻外卦之上爻位。

“龙战于野”是阳爻爻动数进的破冰之始，既是初始之攻“坚”战，又是夺其上爻位之“魁”，一旦阳爻占领了上爻位，就预示着坤之纯阴卦体开始“解其体”了。故而阳爻动进，擒拿阴爻之贼，是“擒贼擒王”，抓住起始点、要害点。“王”喻阳爻。

第四套 混战计

第十九计 釜底抽薪

【原文】

不敌其力，而消其势，兑下乾上之象。

【解文】

“兑下乾上”，是《周易》履（䷉）之卦象。其卦义是指六三阴爻“不敌”上面三个阳爻并进入来之力，只能顺应时势，让三阳入来后（由于阳进阴退）自行消挫其动进之势。阳爻自消动进之势犹“釜底抽薪”。“釜”指上三阳爻，“底”指六三阴爻；六三阴转阳似“抽薪”。

第二十计 混水摸鱼

【原文】

乘其阴乱，利其弱而无主，随，“以向晦入宴息”。

【解文】

“随，君子以向晦入宴息”，是《周易》随卦（䷐）大象辞。随之卦名，其义是言初九向上回蓄得九四，九四也“随”之回蓄得九五，九五仍然向上回蓄以使上六阴转

阳。“晦”为月尽之义，喻阴爻。阳爻向着阴爻方向回蓄，阳入阴位便安息之。

从卦象看，本卦是三阴与三阳组成，三阴被二阳隔开，一阴在上，二阴在下，阴爻排列混乱。上六之阴虽“乘其”在九五头上，却乱了阴序，九五阳爻利用其上六一阴之“弱”势，将无主之阴转化为有主之阳。“主”喻阳爻。再从卦数看，二阳陷于三阴之中，是阳爻搅混了三阴之水，而九四、九五阳爻混于水中回蓄摸到了上六阴转阳之鱼。“鱼”为水中之物，喻阳爻，故曰“混水摸鱼”。

第二十一计 金蝉脱壳

【原文】

存其形，完其势；友不疑，敌不动。“巽而止蛊”。

【解文】

“巽而止蛊”，是《周易》蛊卦（䷑）之彖辞。皿中之虫为蛊，蛊名之卦义，言其上九阳爻动入六五阴爻位之中，阳入阴中有皿中虫之象。

“存其形，完其势”：言其在下体卦不变而“存其形”的情况下，上体卦之上九动进，阳进阴退，阳爻完成其动进之势。

“友不疑，敌不动”：“友”为阳爻之友，仍指阳爻，指九二、九三阳友不疑虑上九阳友动进；上九动进

六五爻位也“不动”及六四之阴敌。

上九阳爻动进六五阴爻位，阳进阴退，上爻位由阳转阴，犹卦体上位之“金蝉脱壳”。“金蝉”喻阳爻；“脱壳”指阳转阴，“壳”喻阴爻位。

第二十二计 关门捉贼

【原文】

小敌困之。“剥，不利有攸往”。

【解文】

“剥，不利有攸往”，是《周易》剥（䷖）之卦辞，言其上九动爻“剥”而往下动进，由于阳进阴退，阳动爻不利于像水流一样从上往下一泻攸往。上九阳爻居上爻位入门之处，一旦动进入下，阳进阴退，形成两阴夹其一阳的“关门”之势，阳爻从外闯入犹“贼”之进门，动而入于两阴夹困之中。“小敌”喻动入六五爻位之阳爻，“小”指力量弱小，指一阳之独进。“敌”指阴阳不同类为敌。

第二十三计 远交近攻

【原文】

形禁势格，利从近取，害以远隔。“上火下泽”。

【解文】

“上火下泽”是《周易》睽（䷥）之卦象。从卦象看，上九与九四两阳爻身下都有一阴爻，似乎两阳有竞相往下动进之意，故而睽之卦名义，言其两阳爻相违不相合之象。

从卦数言，本卦阳动爻应是上九动入六五阴爻位，故而处睽卦阴阳相错、“形禁势格”之时，利于上九阳爻近取、近攻六五阴爻，而远交相应六三阴爻，避免入于远处六三爻位而有害。故曰之“远交近攻”。

第二十四计 假道伐虢

【原文】

两大之间，敌胁以从；我假以势。“困，有言不信”。

【解文】

“困，有言不信”，是《周易》困（䷮）之卦辞。“言”者，说也，喻阳爻回蓄之事。“信”者，人言为信也；“不信”乃指阳爻已回蓄，上体卦改兑为乾。“有言不信”是言九四、九五共蓄上六阴转阳。

从卦象看，六三阴爻在两大阳爻之间，九二阳敌回蓄，九五、九四阳敌并进，胁迫六三阴爻服从阴转阳。而我之九四、九五回蓄以假借上六阴转阳之爻位路道，形成三阳并行伐进六三之势。故曰“假道伐虢”。“虢”喻六三阴爻。

第五套 并战计

第二十五计 偷梁换柱

【原文】

频更其阵，抽其劲旅，待其自败，而后乘之，“曳其轮也”。

【解文】

“曳其轮”，既是《周易》未济卦（䷿）之九二爻辞，又是既济卦（䷾）之初九爻辞，皆言一阳拖着二阳前行。“轮”乃动之物，喻阳爻。“曳”之主体于未济卦是九二阳爻，于既济卦是初九阳爻，未济之既济，由九二而至初九，乃阳爻向前动行之象。

一阳动而三阳皆动，阳爻“频更其阵”，由未济而成既济；由于阳进阴退，“抽其劲旅”，阳爻不能连续动进，阳爻“待其自败”，阴爻“而后乘之”，即既济卦之三阴乘骑在三阳身上。三阳进而三阴退，是以阳换阴，或曰“偷梁换柱”。

第二十六计 指桑骂槐

【原文】

大凌小者，警以诱之。“刚中而应，行险而顺”。

【解文】

“刚中而应，行险而顺”，是《周易》师卦（䷆）之《象》辞，言其阳爻之刚入中于九二爻位，九二阳刚行险于众阴中，却顺其爻动数理又将回应蓄阳于上爻位。

九二大阳虽凌压着初六小阴，却应警惕初六阴爻诱惑而直进初六爻位，故九二阳爻入于众阴坎陷之中，应“行险而顺”势蓄阳。九二阳爻虽直指初六爻位，却又顺势回头蓄阳于上六爻位，是指着初六之“桑”而骂着上六之“槐”。

第二十七计 假痴不癫

【原文】

宁伪作不知不为，不伪作假知妄为。静不露机，“云雷屯”也。

【解文】

“云雷屯”，是《周易》屯卦（䷂）之大象辞。从卦象看，九五阳爻将动入六四爻位，但本卦时应先回头蓄阳于上爻位。故而九五阳动爻宁愿“假装着”不知、也不为直进之事，因为九五不可直进六四爻位，不可假装假知而

去轻举妄动而直进。九五阳爻欲动而又不动，不露出动进之机，故曰“假痴不癫”。“癫”：倒也，指阳爻倒而入于下爻位。

第二十八计 上屋抽梯

【原文】

假之以便，峻之使前，断其援应，陷之死地。“遇毒，位不当也”。

【解文】

“遇毒，位不当也”，是《周易》噬嗑卦（䷔）之六三小象辞，是言九四阳爻往上回蓄了上九阳爻，而往下动进就会遇到厚众的阴爻，九四爻位不恰当直进于前。

《说文》释“毒”为厚之义。

九四爻时回蓄，假借上九动进之便，峻使上九向前动进六五爻位，由于阳进阴退，上九动进后断了阳爻援应之力，陷于阴中不能动进之死地。正是：回蓄阳爻于上爻位之“屋”，抽其动进于下之“梯”，使下卦时的九五阳爻上不上，下不下，是谓“上屋抽梯”。

第二十九计 树上开花

【原文】

借局布势，力小势大。“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也。

【解文】

“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是《周易》渐卦（䷴）之上九爻辞，言其上九与九五两阳爻像鸿之双羽飞入六四爻位。“鸿”喻阳爻，“陆”喻上九爻位。

从卦数言，九三阳爻借助上九、九五并进之势回蓄阳气，上九动进之力虽小，但动进之势却大，形成上体卦天翻地覆之变象，犹如下体卦之“树上开花”。

第三十计 反客为主

【原文】

乘隙插足，扼其主机，“渐之进也”。

【解文】

“渐之进也”，是《周易》渐卦（䷴）之象辞，言其上九、九五两阳爻并进动入六四爻位，形成新卦时的九四阳爻，是九三阳爻逐渐蓄阳之一步。

上九、九五两阳并进动入六四阴“隙”之位，“插足”其间，转其六四阴为阳，替代九三爻时成为回蓄动爻，“扼其”回蓄之主要机关。上九、九五本是动入之

客，入而“反客为主”。

第六套 败战计

第三十一计 美人计

【原文】

兵强者，攻其将；兵智者，伐其情。将弱兵颓，其势自萎。“利用御寇，顺相保也”。

【解文】

“利用御寇，顺相保也”，是《周易》渐卦（䷴）之九三小象辞，《说文》释“寇”为暴，喻用力过猛，作事过度；“保”为养，哺育、养育之义。言九三阳爻利用抵御上九、九五两阳爻的过度征进，便顺其爻动数理，与（由于阳进阴退）新产生的九四阳爻一起相互、共同回蓄、哺养新卦时的上六、六五阴转阳。

“兵强者，攻其将”：言上九、九五两阳爻并进为强，进而逼近攻其九三阳爻，“将”喻九三父爻；“兵智

者，伐其情”：言上九、九五两阳爻按爻动数理智进，动入六四爻位，伐其阴阳相交之情。

“将弱兵颓，其势自萎”：言其上九、九五两阳爻并行进入六四爻位后形成的新卦时九四阳将，因不能连续前进而“弱”，原上九、九五因阳进阴退而“颓”，两阳并进之势也自其萎靡。阳入阴，得其阴而自灭；阴纳阳，得其阳而新生；正是：阴爻以身相许，阳入阴而自灭，是为阴爻之“美人计”。

第三十二计 空城计

【原文】

虚者虚之，疑中生疑；“刚柔之际”，奇而复奇。

【解文】

“刚柔之际”，是《周易》解卦（䷋）之初六小象辞，言其九二阳爻回蓄已得九四阳爻，九四阳爻也呈回蓄之势；两阳同蓄，皆是阳刚与阴柔交换之际。“奇”之数乃回蓄之数，因为二进制数是逢二进一；两阳皆蓄，故而“奇而复奇”。

“虚者”指九二爻时内有阴虚之爻，“虚之”指九四爻时也需回头蓄阳；两阳皆需回蓄，故而“疑中生疑”。

“疑”者虚也，虚而疑之也。九二爻时因“虚”而回蓄得九四阳爻，九四阳爻也因“虚”而需向上回蓄，“虚”

者，空也。两阳爻时内皆“空”其“城”也，故曰“空城计”。

第三十三计 反间计

【原文】

疑中之疑。“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解文】

“比之自内，不自失也”，是《周易》比卦（䷇）之六二小象辞，言其九五阳爻自己“比”而入于上六与六四两阴爻之内，但居其阴中而不消失，仍谋求有所作为。

九五之作为，虽然终将直进于六四爻位，但需先回头蓄阳，因为阳入众阴之间而生“疑中之疑”，既“疑”是否被阴爻吞没，又疑直进于前。但“比之自内，不自失也”，反而离间众阴爻关系，所谓“反间计”也。

第三十四计 苦肉计

【原文】

人不自害，受害必真；假真真假，间以得行。“童蒙之吉，顺以巽也”。

【解文】

“童蒙之吉，顺以巽也”，是《周易》蒙卦（䷃）

六五小象辞，言其上九之“童蒙”顺其爻动数理动进巽入六五爻位而吉利。

“人不自害，受害必真”：言阳爻之人不会自己害自己，但上九动入六五阴爻位，由于阳进阴退，使九五阳爻陷于上下阴爻之中，这陷害阴中却是真的。

“假真真假，间以得行”：言其上九将陷入众阴之中是假，又确实是动而陷入了，但这样做是为了离间上下阴爻而得以行于其间，达到爻动数进之目的。这是以表面受害受苦的方式，谋取自己的实质利益，故曰“苦肉计”。

第三十五计 连环计

【原文】

将多兵众，不可以敌，使其自累，以杀其势。“在师中吉，承天宠也”。

【解文】

“在师中吉，承天宠也”，是《周易》师卦（䷆）之九二小象辞，由本卦由来数理言之，言其阳爻行师动进之吉利，是因为承接了由前卦遁（䷗）之上爻天位推动的几阳并进。

师卦之由来是四阳并进，是“将多兵众，不可以敌”。然因阳进阴退，四阳进而四阴退，阳爻“自累”而被杀其动进之势。几阳并进是几阳连环动进，故曰“连环计”。

第三十六计 走为上计

【原文】

全师避敌。“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解文】

“左次无咎，未失常也”，是《周易》师卦（䷆）之六四小象辞，“左”喻阴，“右”喻阳，言其六三及其以上阴爻辅佐九二阳爻一马当先，合于师卦由来数理，无咎也未失常。

因为师卦之九二阳爻是由前卦遁之四阳并进而来，由于阳进阴退，四阳并进之师全部由阳转阴。由遁卦而师卦，四阳遁隐，故言“全师避敌”，“走为上”策。

附录3 六十四卦爻动数进易理演示图

	地0	山1	水2	风3	雷4	火5	泽6	天7
地0	坤0	剥1	比2	观3	豫4	晋5	萃6	否7
山1	谦8	艮9	蹇10	渐11	小过12	旅13	咸14	遁15
水2	师16	蒙17	坎18	涣19	解20	未济21	困22	讼23
风3	升24	蛊25	井26	巽27	恒28	鼎29	大过30	姤31
雷4	复32	颐33	屯34	益35	震36	噬嗑37	随38	无妄39
火5	明夷40	贲41	既济42	家人43	丰44	离45	革46	同人47
泽6	临48	损49	节50	中孚51	归妹52	睽53	兑54	履55
天7	泰56	大畜57	需58	小畜59	大壮60	大有61	夬62	乾63

说明：

1.看图提示：遁“红爻”动态观之，“红爻”动行，进退有道。

2.“红爻”表示易卦的“阳动爻”，以演示易卦的“爻动数进”情形。

3.“红爻”动行轨迹：

从卦体看，是“阳动爻”在阴爻位中“周流六虚”；

从数理言，是“阳动爻”运行在“二进制序数”的进退轨道上。

4.“红爻”动行规则：阳动入阴，阴静纳阳，阳进阴退，动进回蓄。

5.此图所示“爻动数进”原理，既是《周易》“解卦系辞”的数理依据，也是易卦原本的文辞卦序，即前人所谓的“先天卦序”。

欲对“易卦”、“易传”文辞进行深入理解，敬请关注《周易守正2——[易卦]文辞释解》、《周易守正3——[易传]文辞释解》！